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谈歌作品集


e-BOOK
网络资源 非精英

城市警察

谈歌

—

杨清民所长连着几个晚上去抓看黄色录像的，昨天晚上又弄到下午 3 点才回来。一觉就死过去了。睁开眼，天光已经大亮了。老婆儿子早都走了。他赶忙爬起来，去厨房洗漱。门铃就唱歌。杨清民含着牙膏，满嘴吐着白沫去开门。所里的小张一脸惊慌地进来了，进门就喊：所长，朝阳街死人了。杨清民一惊，一嘴白沫差点喷到小张脸上。

小张说：您知道谁死了啊？何小顺。

杨清民听了一愣，嘴里含糊不清地道：他怎么死了。

小张苦笑：这个王八蛋死得真不是时候。他把那三万块钱给了咱们再死 qiu 的啊。

这家伙没干好事，让人家捅了十几刀。造人的那玩意也让人家给割了。冯志明让我来喊您的。您快点吧。我等着您。说着就把电扇开到最大挡，乱吹着，又抓起桌上的大蒲扇乱扇着，嘴里乱骂：这狗日的天气，热死活人了。所长您家也该弄个空调了啊？

杨清民含糊地说：你给钱啊？就忙着进了洗手间去漱口。小张跟进来，站在一旁叨叨：您的 BP 机也关了，电话怎么也总占线啊？

杨清民从饼干筒里抓了几块饼干塞进嘴里，边嚼边穿上衣服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准是上个星期抓的那个刘长江的舅舅给我掐了线。

小张升起一股无名火：真是见鬼了。这种人还当邮电局长啊。就跟着杨清民出了门。

上个星期派出所邮电局抓了一伙赌博的，当中有一个叫刘长江的是邮电局长的外甥，当天夜里，邮电局长就来找杨清民，说可以出点钱，让把刘长江放了，说刘长江正要入党呢，出了这种事不好听。可是这个刘长江已经犯了好几回了。分局的意思要重办一下。杨清民说要跟分局商量商量再说。杨清民心里想给这个邮电局长办办这事。可当时没敢答应。不料这个局长脾气挺大，没几天就把杨清民家的电话给掐了。开始杨清民还以为出毛病了，就找邮电局来修，可是人家不来，杨清民就明白事情出在邮电局长身上了。

所里的指导员大刘带人去帮着市局刑警队去破一件贩毒的案子了。去了快一个多月了。现在所里就剩下杨清民和小张小胡老孙三个人了。再加上十几个从各企业抽调上来的联防队员。负责着一条大街，十三个胡同和二十多个企业。就这几个人顾上头顾不上腩的，老孙的爱人还住院了，说是子宫长了东西。老孙在医院陪床，快半个月不照面了。

杨清民总在心里念叨着别出什么大事。真要是出点什么漏子，大刘又该有风凉话说了。

大刘跟杨清民闹不来，大刘是全省三八红旗手，还是省里十大杰出妇女之一。平常讲话总是粗门大嗓的，像嚷。杨清民就替她男人害怕，娶这么个媳妇可怎么侍奉啊。

杨清民在路上问小张：老孙的爱人怎么样了？这几天忙得腩都两半了，我也没顾上去看他。你去看过了吗？

小张苦脸说：怕是不好，我前天去了趟。怀疑是恶性的。老孙直掉眼泪。真要是，这老孙怎么办啊？两个孩子还小呢？

杨清民叹了口气。

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像是要蒸干地面上的水分似的。树叶子一动不动，枝头上的知了们求救似地叫成了一团。杨清民跟小张到了朝阳街，两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了。

分局的头头都来了。分局长冯志明过去是杨所长的手下，因为有文凭，前年就提拔上去了。他平常见了杨清民很客气。笑道：老杨，忙什么呢？电话也打不通。

杨所长笑笑，没说什么。就问案情。

冯志明说：死者叫何小顺，是开饭馆的，挺有钱的。

杨清民点点头，就往楼上走。在三楼的门口就看到了许多血迹。一进门，见何小顺平展展躺在客厅里。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浑身被扎成了血窟窿，裆里血乎乎的一片。两个法医正在忙着取样儿。杨清民一阵恶心。看了看，就转身出来。走到楼下，见冯志明正在跟几个刑警说什么呢。见杨清民下来了，就都不说了。冯志明朝杨清民笑笑：老杨，可是有人说你跟这个何小顺关系挺好啊。

杨清民苦笑道：我想从他身上弄出几万块钱来呢。这一下吹灯了。

冯志明跟他使了个眼色，两人走到一边，冯志明低声问：你那个饭馆进行得怎么样了啊？

杨清民摇头：还差十几万块钱没着落呢。

冯志明笑道：不过盖好了你们可不能经营。要交出去才行的。要不谁也不好向市里说话的。哪有派出所开饭馆的，传出去那才好听呢。

杨清民点头：我知道，事先就是这么想的嘛。盖起来之后，咱们花个什么钱的总是活络多了啊。现在真是穷兮兮的，连个外出办案经费也没有。

冯志明笑笑：这个何小顺也是你的赞助单位吧。

杨清民骂道：这小子死了，还赞助个屁啊。早知道他有这一天，我就该早罚他点了。

上次他赌博让我抓住就放了他，他答应给三万块钱呢。

冯志明皱眉道：谁知道这个何小顺得罪什么人了啊。凶手够狠的，连造人的那玩意儿也给他割了。听说他平常挺花花的。

杨清民笑道：我都说不清他现在是第十几个老婆了。你说他花不花吧？

冯志明叹道：怎么这人有了钱都这种德性啊。

杨清民道：都这德性。没什么好料。正在说着，杨清民腰里的 BP 叫了起来。他低头看看：这是谁孝敬我哪。就要过冯志明的无线电话拨号。是所里值班的联防队员小陈来的电话。小陈说：杨所长，七星公司的吴经理来找你谈饭馆的事，你是不是回来一趟啊。

杨清民忙说：让他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去。就关了电话。

冯志明在一旁听得清楚，笑道：那你赶快回去吧。别误了事。

杨清民问道：这儿离得开吗？

冯志明无奈道：你就别管了。这个案子我让分局接过来。分局现在也穷疯了，去年我出差的车票还没报销呢。我老婆垫了一千多块钱呢。为这事跟我吵了好几回了。说这一千多块钱要是存在银行里，一年光利息就弄一百多呢。

杨清民道：你就别念苦经了。你总算是分局一把手。别说你了，我去年出差还有三百多块钱没法报账呢。

冯志明笑道：走吧走吧。我替你盯着点儿。把饭馆弄成了，咱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杨清民道：那就拜托局长了啊。就骑上摩托跑了。

派出所的日子不好过，经费困难得很。去年外出办了几回案子，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几百块钱的票据没报呢。今年市里财政紧张，少给市局60万经费。于是，各分局就让派出所紧缩开支。一个派出所二十多个人，每个月的行政事业费就是每人一块钱。加起来也就是二十多块钱。就这点钱，还要用去破案，用去买这买那的，能干什么啊。没办法，靠企业吧，再平常罚点款什么的。凑合着瞎过日子。老百姓骂公安局乱收费，乱罚款。前几天，杨清民去抓赌，罚钱的时候，那挨抓的几个就肉疼地骂：你们都穷疯了？你们公安局都成了警察局了。还有一点人民警察的样子嘛。教育教育不就行了？干吗罚这么多啊？你们这就是行业不正之风。杨清民听了脸臊得通红，直想揍那个家伙。杨清民在电影上电视上看到警察动不动就是歌舞厅去一趟，酒水乱喝一气。阔得要死。就骂：那帮弄电影电视的，都是王八蛋哩。

今年，派出所想在院前临街盖个饭馆，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杨清民让手下去找辖区内的企业化缘。企业大都挺支持。说是警民共建，也算是精神文明建设。杨清民这些日子为款子的事东跑西颠的，前天找了变压器厂的于厂长。于厂长挺为难的。说现在企业没钱，连给职工发工资的事情都没着落呢。于厂长想了想说：你们要是有办法就先借着，帐记在我头上，我再有一年半的就能缓过劲来。杨清民就碰了软钉子，窝窝囊囊地回来了。前些日子找吴经理，总也找不到，明摆着躲了。今天吴经理主动送上门来，是甘心、让宰啊？还是犯了什么事了，有求于派出所啊？

杨清民进了派出所的院子，就看到吴经理那辆桑塔纳在院里停着呢。杨清民知道吴经理还有一辆奔驰，平常也不见他开来。吴经理是搞建材生意的，富得冒油，可这小子总是在自己面前装穷。就是怕割他的肥肉。

靠墙根蹲着三个男的，都带着铐子。联防的胖三正在训话。见杨清民进了院子，胖三朝杨清民笑了笑：所长回来了？杨清民也笑笑，问这三人是怎么回事？胖三说是刚刚在集贸市场抓住偷东西的。杨清民看那三个人真是贼眉鬼眼的，就说，你好好审审，最近集贸市场挺乱，怕就是这些人弄的。说着，就放了车子，脑子里就乱乱地算帐。如果吴经理能赞助两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了。那几户也都答应了。可吴经理一向抠门得很，不一定能放这么多的血啊。

杨清民进了门，见胖胖的吴经理正在跟联防队员小陈嘻嘻哈哈地说什么呢，见杨清民进来，就笑道：杨所长你可真是忙啊。

杨清民笑道：刚刚死了一口子，你听说了吧，何小顺让人给宰了。你们这些腰里有钱的款们可得小心点了。

吴经理笑道：那何小顺一准是死在女人身上了。

杨清民一愣，就笑：就好像你看到了似的。兴许还是别的什么呢。

吴经理摇头道：我要是说错了输给您点什么。不信您就等破了案子再说。八九不离十。光我知道何小顺就占着三十多个女人，有十几个想缠上他，被他给用了。人家都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拿刀杀了他呢。

杨清民不理睬吴经理话的准头，笑道：你小子也小心点吧，不定哪天

刀子就捅到你身上了，我看你们这些有钱的人都有点悬。现在好些厂子都开不出支来，人们眼睛都红得冒血呢。

吴经理笑道：我这人平常也不招惹谁，谁宰我啊？

杨清民笑笑，就转进了正题：老吴，你能赞助我们多少啊？

吴经理笑道：这不我正跟小陈说呢，我多了也没有，我给你们 5000 块钱，就算是我对社会治安的一点贡献吧。

杨清民嘴一咧：算 qiu 的了，你就掏 5000 啊，你也太抠门了啊。你都快撑死的了，多掏点多掏点。

吴经理笑道：真是不行哩，我最近手头实在是太紧巴，好些帐都要不回来。我都转不开了啊。要不你们就去替我要帐去，我外面该着三十多万呢？你们要回来，我赞助十万。

小陈就笑：吴经理，您可真是好意思说，我听说您刚刚给一个相好的买了一栋小楼，花了 40 万。

吴经理脸一红：别瞎说啊。没有的事，那是一个朋友买楼我帮助了点。现在找我拔毛的可是太多了。

杨清民笑道：我们也不跟你耍 40 万，你给个零头就行。

吴经理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再支持你们一些装修材料。什么瓷砖啊装饰板什么的，你们盖饭馆用得上的。

杨清民笑道：老吴啊，你可别拿一些次品哄我们这帮傻子啊。

吴经理叫起屈来：杨所长啊，您把我老吴看成什么人了？我那可都是上乘的好东西啊。不是咱们这份交情换谁我也不给的。

正在说笑着，民警小胡进来了，笑嘻嘻地说：所长，上个月大西街那起强奸案，让我抓住了一个小儿子，嫌疑挺大的。

杨清民看看在一旁的吴经理，觉得在吴经理面前说案子的事情不合适，给小胡使了个眼色，就朝吴经理笑道：老吴，你看我这忙的，要不下来我再找你谈。

吴经理起身笑道：不用了，我明天就让会计给你们划过 5000 块钱来。

小陈笑道：吴经理，太小气啊。

吴经理笑道：没办法没办法。就走了。杨清民送他出了门。见胖三不在，也许是上厕所了。院子里那三个男人正在嘀嘀咕咕地悄声说着什么。杨清民火道：都老实点。那三个男人又都低头不说话了。杨清民转身回来，就问小胡：说吧，怎么抓住的？

小胡端起小陈的杯子喝了两口。小陈急忙夺过来：你小子有病没病啊。我最烦你们这种人了。别传染上我艾滋病啊。小胡笑道：就你臭讲究，艾滋病你想得还没那资格啊。

那是款爷们的职业病。腰里没点美元什么的就别想。杨清民忙端过自己的杯子递给小胡：喝我的喝我的。快说说。

上个月，大西街出了一件强奸案。市歌舞团的演员边小玉跟男朋友看完电影回来，碰到四个流氓，把边小玉的男朋友给打晕了，把边小玉弄到一家小饭馆给强奸了。边小玉是市里挺红的演员，在全国文艺调演中得过奖，小有名气哩。歌舞团不干了，找到局里连着催破案。市委郭书记也批了字到局里，局里把冯志明找了去，冯志明回来就限期刑警队破案。大西街是杨清民这个派出所的管辖区，于是派出所也把这件案子当成了主要案子。根据边小玉讲，那四个男的都蒙着脸，好像是怕她认出他们。浑身酒气，好像是刚

刚喝了酒。其中有一个是光头。这些日子小胡就把找这个光头的事当成了大事。昨天，他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听说春风书店的老板秦建军在饭馆喝醉了说边小玉的身子多嫩多水。小胡就起了疑心。秦建军总是剃光头。可是秦建军不是一般人，秦建军的父亲是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小胡就找人问了秦建军那天的行踪。确定了秦建军那天跟朋友出去喝酒了。小胡就在秦建军回家的路上把他截住，带到所里来了。

二

杨清民听小胡说完了，就问：人呢？

小胡说：让我关了。

杨清民想了想：你抓紧审审他，能审出点问题来最好不过了。审完了，给刑警队老姜打个电话。不过我可告诉你，审讯要讲政策。这家伙不是别人，他还有个在市委当干部的老子呢。

小胡笑道：放心，我绝不动他一根毫毛。

正在说着，电话就响了。小陈接了，就笑：嫂子啊，您好，所长在呢。就把电话递给杨清民。杨清民接过电话，是老婆王玉芳打来的。王玉芳在电话里说：你赶快去我家一趟吧，我妈让人打了。

杨清民一怔：谁打的？

王玉芳急道：电话里不好说，说是让一个收废品的给打了，怕就是王强弄回的那些东西惹的事。

杨清民恨道：我早就警告过王强，别干那种事。多会儿出的事？

王玉芳说：我也是刚刚知道，你去看看吧。我们厂工人闹事呢，我忙着出不去。

杨清民说：你别管了。我一会儿就去。

王玉芳道：你别空着手去，买点东西。

杨清民道：我还不至于那样。就放了电话，对小胡和小陈说：我去看看丈母娘。秦建军的事情你俩办一下。还是那句话，讲政策。说完，就出来，骑着摩托车去岳母家。

一路上就生小舅子的气。

小舅子王强已经调了三个单位。都是杨清民给帮的忙，杨清民不爱求人，为王强的事情，他可没少跑道。倒不是他多么乐意帮助王强，而是王玉芳姐妹四个就这么一个弟弟，宠得厉害。也不省心。王玉芳还挖苦他说：你这个当所长的，朋友多，办点事情还不容易嘛。杨清民知道自己提这种事，谁都不好回绝。可也知道人家心里讨厌这种事，人家只是不好当面顶他罢了。

杨清民到了医院，岳母正往外走呢。小姨子王玉梅搀着岳母。见了杨清民，王玉梅道：没大事，就闹了个屁股蹲儿，吓了一跳，心脏脑子都查了，没事。我姐给你打电话了？

杨清民看看岳母：没伤着骨头吧？

岳母恨道：我算记死了那小子了，左脸上有块黑痣。清民，你一定得给我抓住那小子。狠狠收拾收拾他。

杨清民道：行，您放心，我要抓住那小子绝轻饶不了。至少扒下他两层皮来。给您报仇。

出了医院，杨清民招手喊过一辆出租车，让王玉梅搀着岳母上了车。自己骑着摩托车在后边跟着。到了家门口，老太太也不让人扶，自己就蹬蹬地上楼了。王玉梅对杨清民笑道：姐夫，您看咱妈，像70岁的人吗？

杨清民笑笑，就问是怎么回事？王玉梅叹口气，就说了事情真是出在弟弟王强身上。

王强在厂里的保卫科当干事，他上班的时候就在厂里乱转。这就是他的工作。他有一回抓住了一个工人偷车间里的废铁，审出了许多道道。他这才知道厂里的废铜废铁是很值钱的。王强想到厂长书记总到外边大吃二喝，就有气，工人偷点就偷点吧。就把那工人放了。由此王强算是开了窍，每天上班的时候，从厂里弄一点废铜破铁什么的带出来，他出入厂门口没人管他的。路过老太太家的时候，放下。再回家。于是每月老太太都有了二百多块钱的进项。有时候还能多一些。今年以来，收废品的行情看涨，上个月老太太一下子卖了五百多块。杨清民后来就听说了王强这种偷盗行为，很不高兴。说了王强几回，可是王强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一回，老太太本来也不该发生什么事。卖了就是了。可是老太太十分贪心。总嫌常常来收废品的那个小老头给的价钱低，就用小车推着上大街上去找。没想到碰到了个挺操蛋的家伙。给老太太分量不够。老太太心眼很多，每次卖给小贩，都是事先在家里用秤称好了。于是，老太太就说不卖了，就跟小贩吵起来了，那小贩就给了老太太几拳，把东西还抢跑了。

杨清民听了，就恨道：我猜到了。

在岳母家里呆了会儿，杨清民说所里挺忙的，就告辞出来。王玉梅就送他出来。一直送到楼下。杨清民就发现王玉梅脸上挺憔悴的。就说：你怎么了，注意点。别太累了啊。

杨清民觉得岳母一家人，就王玉梅是个好人。王玉梅在中学当老师，年年都被评上模范教师。在学校的口碑特别好。不像王玉芳，厂里有人背后说她是马屁精。有一次，杨清民跟分局的人去王玉芳的厂里办案，王玉芳跟在他身边跑前跑后的，杨清民注意到工人看王玉芳的目光。杨清民读懂了那种目光。是轻视的，是敌意的。杨清民就猜到了王玉芳在厂里积怨很深的。

王玉梅苦笑道：我今年带毕业班，学校收了钱，要是教不好，家长们还不得骂大街啊。

杨清民就笑：现在学校乱收费，社会上反映挺强烈的呢。

王玉梅苦笑：都这样，不收怎么办啊？老师们都穷兮兮的，没个财路，可不就往学生身上刮油水嘛。你们不是一样乱罚款啊？

杨清民也笑了，就告辞。

太阳软软地红在了中天，像一个破了口的西红柿，红红的汁液弄得天空挺狼狈。也软软地刮着，大街上粘粘糊糊地热。已经是伏天了。杨清民就想儿子明年该考高中了，儿子学习成绩不好，都怪自己没时间管他，要是考不上重点，还真得找王玉梅想想办法。

王玉芳在家里当甩手掌柜。自己当初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女人啊。要是娶了贺玉茹……唉，世上真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啊。杨清民一路乱想着，骑着摩托车在街上跑，发现身边有一辆警车跟着他，他回头一看，见大刘正在跟他笑呢。大刘停下了车。杨清民也下来。两人就在路边说话。是燥热的，杨清民一个劲擦汗，把衣领解开，嚷着：操蛋的，这破天儿。大刘浑身上下严严实实的，笑道：你这人，一点苦也吃不了。

杨清民发现大刘瘦了些。大刘其实长得不难看，就是说话走路横横的。杨清民笑道：我可比不上你的，女中豪杰。对了，你那边什么时候完事啊？所里都快拉不开栓了。

大刘苦笑：刑警队乱套，老吴刚刚上任，指挥不动。把我们都累屁了。

杨清民问：有点线索了吗？

大刘骂：咳，刑警队全是一帮吃货。我跟他们吵了好几回了。该抓的一个没抓到呢。

不说这个了。咱们那个饭馆的事情怎么样了啊？

杨清民笑道：不容易的，现在的事儿，你也知道，谁说个话都得听着啊。

大刘想了想说：老杨，这事情别让上边批咱们啊？派出所开饭馆，真是不好听呢。

我现在想，当初咱们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冒失了啊？

杨清民心里说：你不就是怕你这个破官吗？脸上笑道：我想了，盖好了咱们就请人经营，咱们不插手，谁还能说咱们什么啊？对了，你到底啥时能回来？杨清民不想跟大刘扯饭馆的事情。杨清民知道有些人你别指着他帮你，他不破坏你就算是烧高香了。大刘就是这种人。把头上那顶帽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大刘上了车，恨道：我也在那儿干得窝囊。我找个借口回来算了。两人就分手了。

杨清民中午回到家，儿子杨刚也放学回来了，就调侃道：爸，您可是不容易回来一趟的。咱家两人都积极，我一个人快成孤儿了。杨清民笑道：你这个小王八蛋白吃着老子，还发牢骚啊？杨刚笑：国家给您开着工资，就包着养我那一份额呢。杨清民笑：这也是你们老师教的？就忙着下厨做饭。快做好的时候，王玉芳也回来了，进门就说：清民，我妈怎么样了？杨清民说：没事，回头你得说说王强，别让他往你妈那儿弄那些破铜烂铁了。这么干他会出事的。厂里不开支，就想法干点什么。还能饿死活人啊。偷偷摸摸的算什么啊。王玉芳笑道：行，我回头说说他。对了，你得帮我办件事。

杨清民炒最后一道菜，就笑道：我能帮你什么啊？我还想求你帮我点忙呢。我那个饭馆还短好几万块钱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厂长说说，来个警民共建啊？

王玉芳笑道：你把这事办成了，我还真能给你想想办法呢。

杨刚笑道：派出所开饭馆，挺好，今后我吃饭有地方了。

杨清民来了兴趣，就把饭端到桌上，两人边吃边说开了。王玉芳就说了，他们三车间的工人闹事，把厂长打了。厂长想让杨清民弄几个民警去把那几个工人抓起来扣几天吓吓他们。

杨刚笑道：爸，抓几个人在您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杨清民瞪了儿子一眼，朝王玉芳说道：这可不行。哪能随便抓人啊。杨清民知道王玉芳厂的厂长。那家伙是个酒鬼。现在厂里好几个月不正常开支了。可是王玉芳每月都能拿回钱来。妻子在厂里是财务科长。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

王玉芳就不高兴：你这人真是没劲，这么点事也办不了啊？我是在厂长面前拍了胸脯的啊！

杨清民就苦笑：真是不好办的。我哪能说逮人就逮人啊。你以为是国民党的警察啊？杨清民拿王玉芳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总觉得王玉芳跟王玉梅不像姐妹俩。王玉梅身上总透着一种大家子气。王玉芳就像个二百五似的。上一回她们厂的工会主席的儿子因偷盗被抓了。王玉芳不定怎么在人家面前

吹牛来着。那个傻乎乎的工会主席，提着几瓶子酒和几条烟来给杨清民送礼，求杨清民给他通融一下，说他儿子犯得不重，就是从厂里偷了点铁。杨清民当真了，就说要真是这样，就跟刑警队说说，教育教育算了。小年轻的犯点事还是以教育为主的。就答应了，可东西死活没收。第二天，杨清民到局里一问，才知道那工会主席的儿子是一个盗窃团伙的头头儿。杨清民连提也没敢再提，回来跟王玉芳好发了一顿脾气。

王玉芳饭也没吃好，赌气地回屋睡了。杨刚吃完了朝杨清民做了个鬼脸，也回屋去了。

杨清民也挺上火的，把碗丢在了厨房，也不愿洗。就在客厅里看电视。看了一会儿，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刚刚做梦跟何小顺干什么呢，就有人按门铃。杨清民忙爬起来去开门，见是小胡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外。杨清民揉揉眼睛又出什么事了？

小胡气喘喘地说：徐大娘让人打死了。

杨清民吃了一惊：谁打的？

小胡答道：是两个卖冰棍的。占了徐大娘的地方，徐大娘不同意，就吵，就动手了，把徐大娘打死了。

杨清民脸黄黄着，边听着边穿好了衣服。说：咱们去一趟。

徐大娘是军属，儿子在前线死了。徐大娘当街道主任。跟派出所挺熟的。老太太平常爱管个事，得罪人也不怕。怎么好好的就让人打死了呢？

杨清民心急火燎地赶到了西大街，徐大娘正站在门口骂呢。旁边几个人正在劝她。

杨清民松了一口气瞪了小胡一眼：你不是说死了吗？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不是还活蹦乱跳的。小胡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刚有电话打到所里说徐大娘死了。杨清民就走过去，朝徐大娘笑道：徐大娘，出什么事了？

徐大娘就笑：杨所长啊，这事不用你们管，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吧。大老赵家的三小子卖冰棍，把摊子摆到街面上来了。影响市容。我说他几句，就推我，把我推了个跟头。就吓跑了。

杨清民笑道：您年纪大了，别出来管事了。

小胡笑道：徐大娘，您可别乱打电话了，刚刚可把我们吓死了，我还以为您为革命牺牲了呢？闹得所长觉也没睡好。

旁边一个老头说：徐大脚就爱吓唬人，你吓唬派出所的干什么啊？

天黑的时候，杨清民和小胡才回到所里。从西大街回来的路上，他俩又到轿子胡同看了看。前几天有人举报说那胡同口有个叫美食城的小饭馆，有几个卖淫的。杨清民和小胡去了，可是没抓住，那饭馆的老板拍着胸脯子说没事。就泄气地回到了所里。小张和几个联防的正在打扑克呢。小张脸上贴了好多纸条，杨清民就笑骂：你真是臭牌，给派出所丢人吧。玩牌也不看时候。

小张说：今天真是邪了，就是不来牌啊。算了，今天不玩了。就把牌一扔。难得空闲机会，但小张有眼力架，知道所长要办事了，就不玩了。几个联防的就嘻嘻哈哈地散了。

杨清民觉得又渴又饿，先抓过桌上大茶缸子，猛灌了一气，道：这晚饭又不能回家吃了。哪位请请我啊？

小张就笑：现在可正在反腐败呢，您可不能顶风作案啊。您不能公开

向部下索贿。

您是不是请我们几个啊？

杨清民笑道：今天真是没带钱，要不你先借给我。

小张笑道：您是不肯出血。

杨清民就问：秦建军交待曹刚的事了吗？

小胡骂：这小子学习李玉和呢。不坐老虎凳是不会讲的。

杨清民想了想说：咱们去县里跑跑吧，也许能找出点儿线索证据来呢。

小胡苦着脸说：那车都跑不动了，现在所里的油票也不多了，得赶快想想办法了。

不然有什么情况，咱们就得抓瞎了。

杨清民说：不是发达实业公司给咱们油吗。

小胡笑道：发达实业公司几个月前就换了经理。这个新经理不买咱们的帐。我跟他讲过几回了，那家伙总念苦经。

杨清民笑道：你跟人家说点好的嘛，这也算是警民共建的事情，让他支持一下嘛。

这家伙姓什么啊？

小胡说：姓黄。叫黄什么来着？反正说话挺牛的，听说跟咱们市里哪个头头儿还是亲戚。还是什么这代表那代表的呢。不买咱们的帐啊。

杨清民也按捺不住情绪骂：真操蛋了。咱们可没少给他公司出了力气啊。

发达实业公司在西郊，那一带挺偏，路灯总不亮。供电局不知道是跟谁置气，也不去修。去年冬天有一伙小流氓总在那儿劫道，还强奸了发达公司的几个女职工，闹得人心惶惶的。女职工们都不敢上夜班了。杨清民带人那蹲了二十多天的坑，才逮住那几个流氓，杨清民的脑袋还让人砸了一砖头，到医院缝了七针。当时发达公司的齐经理感动得不行，拍着胸脯子说：今后派出所有什么困难只管讲。齐经理还真给派出所弄过几吨油。换了黄经理竟是翻脸不认人了。

小胡说：要不咱们就抓他一家伙。这小子天天搓麻。抓他是一抓一个准儿的。

杨清民摇头道：算了吧。咱们派出所天天抓这个抓那个的，成了什么了？先跟姓黄的商量商量再说吧。

小胡说：怕是您商量不通啊？那个姓黄的好难说话的啊。

杨清民说：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就坐下拨电话，电话通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问：您好，找谁啊。杨清民问：请接黄经理家。女人又问：请问您是哪？杨清民说：我是朝阳派出所。说完，他就后悔了。谁愿意跟派出所的打交道啊。

果然，那女人似乎迟疑了一下，但很快就笑道：对不起，黄经理出差了。您有事跟我讲讲好吗？

杨清民心想，跟你说？你是他什么人啊？就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女人笑道：这可说不准。黄经理很忙的。

杨清民笑道：好吧。等黄经理回来，您转告他，说派出所姓杨的找他呢。

杨清民放了电话。小胡就气道：这家伙肯定在公司里。

杨清民苦笑道：咱们真是成了万人烦了。谁也不待见啊。就捉起桌上

的杯子去倒水，又道：今天晚上谁请客啊？

小胡笑道：您就放一回血吧。

桌上的电话就慌慌地响起来。小胡接了电话，声音立刻严肃了：行，行。我们就去。

就放了电话。

杨清民皱眉道：哪儿的电话？

小胡急急地说：月光歌舞厅让人砸了。小张让咱们快去呢。

杨清民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就往外走：谁这么大胆？敢砸歌舞厅啊？一屋子人就乱乱地跟出去了。

月光歌舞厅的老板是杨清民的老同学贺玉茹。杨清民去过几回，生意挺好的。贺玉茹也守法。贺玉茹是市里的知名人士，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般的社会混子也不敢去她那里捣乱啊。

小胡发动了车，率先冲出院子。杨清民跟在后边。夜色正浓，圆圆的月亮从东天升起来。杨清民突然想起他跟贺玉茹恋爱时的一些情节。

杨清民跟贺玉茹搞过恋爱。还真是差点成了好事。那时，贺玉茹的父亲在市文化局当局长。老头子门第观念挺厉害，不同意独生女儿嫁给刚刚转业回来的杨清民。为这事，贺老爷子犯了好几回心梗，吓得本来挺忠贞不二的贺玉茹打了退堂鼓。于是，后来贺玉茹嫁给了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干事。贺玉茹结婚之后，跟那个干事总也闹不来。三天两头打架，后来就只好离了婚，带着一个孩子过。后来贺玉茹又辞了职，开了这一个歌舞厅。

开业那天，杨清民接到了贺玉茹的请柬。他本来不想去，临到那天，贺玉茹打来电话：清民，我可是请你来给我压压阵势的。没别的意思。你可要来啊。杨清民笑道：我真是挺忙的啊。贺玉茹有点生气，说：你爱来不来吧。就把电话挂了。杨清民还是去了，还带着几个民警。后来，杨清民听说贺玉茹的生意不错的。没想到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三

杨清民进了月光歌舞厅，就见到里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贺玉茹在门口迎着他。雪亮亮的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纸。杨清民对小胡说：你们进去先把人弄开。别再折腾了。

小胡几个就进去了。

杨清民问贺玉茹：怎么回事？哟，你的脸怎么破了？

贺玉茹苦笑道：刚刚被那个李主任抓的。甭提了，你也快进去帮我维持一下吧。里边现在躺着十几个呢。我的两个服务小姐就给打坏了。

杨清民骂道：真是快赶上国民党了。你们没怎么着他吧。

贺玉茹苦笑：你说我敢怎么样他们啊。说着泪就淌下来了。

杨清民忙说：你哭个什么啊。你等着吧。就进了舞厅，就在暗处站定。看到几个男人在舞厅中间乱喊乱叫着。有一个还拉着一个小姐。那小姐脸上赔着笑，已经笑得不像是笑了。小胡小刘几个正在拉着那个李主任说什么。市经委李主任酒气熏天地骂着：让那个老板娘出来。我今天就要找她算帐。

杨清民火就冒上来，一招手，小张就过来了：所长，怎么着啊？

杨清民低低地骂了一声道：真气人。

小张火也冒起来：所长，我去教训教训他。我才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呢？

杨清民摇摇头：不行，你一动手，这事情就麻烦了。他狠狠地抽着烟。

小张愣了一会儿，道：您走吧，我让小陈胖三他们处理。就转身进去

了。杨清民忙喊住小张，低声说：那我先走了。告诉他们，可别胡来。弄出个好歹来，咱们也交待不了。小张笑道：您就放心吧。

杨清民回头见贺玉茹还在流泪，就说：别哭了，你跟我走。

贺玉茹问：去哪？

杨清民说：别问了，你赶快跟我走就是了。

贺玉茹就跟着杨清民下了楼。杨清民让她上了摩托车后座，就开走了。

杨清民把贺玉茹带到一家他管辖的宾馆，一个胖胖的女服务员迎上来，笑道：杨所长，有事啊。

杨清民笑道：我办一件案子，这是当事人。你们给我开一个空房间，让她在这里住一夜，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让见啊。

服务员忙说：行行，您就放心吧。打量了贺玉茹一眼，就去开门了。

贺玉茹瞪了杨清民一眼，低声道：你跟人家说什么呢。你干脆说我是人贩子算了吧。

进了一个单间，服务员笑道：杨所长，您还需要什么，只管说。

杨清民肚子叫起来，就看看表：麻烦你弄两碗面条上来，记在我的帐上。

服务员点点头就走了。

杨清民笑道：你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没有人能找到你的。

贺玉茹笑道：你把我拐到这儿，我那舞厅怎么着呢。

杨清民笑道：你就别管了。今天晚上，那个姓李的心里好受不了的。

贺玉茹叹了口气：我真不想干了，连这一起一共好几回了，我真是惹不起的。说着，泪就落下来。

杨清民看看她，想说句安慰的话，可一时找不到什么话。就点着一支烟。

贺玉茹看看杨清民，叹道：你当初没有跟我结婚，真是好事。我这人天生麻烦。

杨清民瞪她一眼：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

正在说着，门敲了一下，杨清民说进来。那个服务员就端着两碗面条进来，放到桌上。杨清民笑道：真是谢谢你了。服务员客气了一句，就出去了。

杨清民看看贺玉茹：一人一碗，你吃点吧。我看你晚上还没吃饭吧。杨清民就不管不顾地吃起来。

贺玉茹笑道：你快吃吧，我可是一点也不饿的。

杨清民边吃边说：不想吃也得吃。我最怕谁不吃饭了。哪怕你吃两口呢。

贺玉茹看看他，就顺从地拿起筷子，刚刚要吃又抬起头笑道：我看你在家也是个模范丈夫吧。她肯定挺幸福的。

杨清民把面条吃完了，掏出手绢擦擦嘴，苦笑道：你还有心思说这个啊。行了，你吃完了就歇着吧。明天早上我来看你。这房间里什么都有，24小时有热水。别忘了，这可是50美金一晚上的高级房间啊。你不享受白不享受的。

贺玉茹笑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多高级啊。50美金？值吗？

杨清民也笑了：反正不值50美金，也值50人民币的。说完，就出去了。到了楼下，就给所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估计舞厅的事情还没有完呢。

杨清民常常暗中拿妻子跟贺玉茹比较。总提醒自己没跟贺玉茹结婚是件好事。至少妻子比贺玉茹漂亮。今天他见到贺玉茹时，心里产生了一种爱怜之情。就发觉自己其实一直念念不忘贺玉茹的。他从宾馆回来的路上，脑子里乱乱地瞎想了半天。

杨清民拖着疲惫一天的身子回到家里，儿子妻子早睡了。他没敢开灯，就在沙发上躺下了。他估计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闹不好局里正在找他呢。他早就听说过，这个李主任是个舞迷，还挺色的。好些舞厅都怵他。上一回李主任在东城管辖的一家歌舞厅跳舞，就乱摸一个陪舞的。发生了口角，还动了手，把人家打了。那个女的不干，还是舞厅赔了那女的点医药费才算完事了。弄得东城派出所所长老陈跟杨清民私下骂：纯属是个流氓。杨清民听冯志明私下说过，这个李主任跟省里某个领导关系好。连市委一些领导也有点怵他呢。杨清民躺了会儿，黑黑地想了会儿贺玉茹。感慨自己当年要是跟贺玉茹结婚，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贺玉茹也不一定像现在这样挺孤单的。乱糟糟地瞎想了会儿，又放心不下，就去摸桌上的电话，想给所里再打个电话，就又想起家里的电话不能用了。自己的移动电话也放在了所里。全所就一部移动电话，杨清民不好自己带在身上，放在家里两次，儿子总是偷着打长途。他就不把电话往家带了。这经费真是紧张啊。他嘀咕了两句。就又跑出去，用街上的公用电话给所里打了一个。小张接的电话，小张笑道：所长，您去哪了。怎么您的BP机也不响了啊。杨清民笑道：我这些日子怕乱，给关了。怎么样了？快说说。

小张笑道：他们几个干得还行，胖三那几个家伙挺卖力气的，一进去就把那几个家伙给摆平了。等我和小胡几个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处理完了。

杨清民吓了一跳：他们把那个姓李的修理成什么样子了，别太对不起全市人民群众了啊？他怎么着也算是市委干部呢。

小张笑道：小陈把他捆在舞厅门口的电线杆子上了。这家伙不老实，一劲嚷嚷他是市委的。说是谁动他他就饶不了谁。小陈就装傻，说市委有你这种流氓吗。胖三教训了这家伙几下子，他才老实了。后来就一劲求饶。把我肚子都笑疼了。

杨清民苦笑道：我猜你们就得这么干。赶快放了他，事情怕是闹大了不好收场的。

小张恨恨地说：他把贺大姐那儿砸得也不像样子了。今天就按流氓整治他一回。现在小陈正在让他写冒名顶替市委领导的交待材料呢。

杨清民真急了：我的爷爷，见好就收吧。再闹就要出乱子的。你让小陈放了他。快放了。

小张笑道：行行，看把您给急的，我这就去让小陈放他走。

杨清民说：完了就让小陈和胖三他们躲几天，先别来所里了。

小张笑道：这我知道。

杨清民又问：局里找过我吗？

小张笑道：您沉不住气了。还跑得了您啊？我估计一会儿还不得有人找您啊？放心，就说您丈母娘病了。您去她那里了。

杨清民听到电话里微微弱弱地传出尖叫声。刚刚想说快放人，小张已经把电话放了。

第二天一早，杨清民先去了宾馆，进了贺玉茹呆的房间，贺玉茹早就起来了。一夜的功夫，贺玉茹似乎憔悴了许多。面色发锈。杨清民心中感慨，

到底是女人啊，不经折腾啊。就笑道：睡得好吗？

贺玉茹笑道：我好像是躲避敌人搜捕的地下党了。们什么时候打主任了？

小胡笑道：所长你要是敢当着局长的面说屁话，我请你吃饭。

杨清民道：小子，你别逼着我跟上级领导对着干啊。

杨清民问小张：什么时候放走的？

小张笑道：半夜就放走了。这半夜算是替老百姓出了一口气。这家伙都气蒙了。听说给弄到医院去了。头天亮市局何副局长来了，发了好大好大一顿脾气。嘴唇全紫了。

让您去市局汇报呢。

杨清民苦笑道：都急着让我去过堂呢。你们给我闯祸了。小张悄声问道：贺大姐在哪儿呢。杨清民没有好气道：谁知道她去哪儿了啊？小张一白眼：鬼才信呢。

杨清民又问：姓秦的那小子招了吗？

小张摇头笑道：这事是小胡负责的。

小胡忙笑：所长放心，今天我得使点招法了。不信小子不张嘴。杨清民严肃道：可别胡来啊，那小子的爸可不比一般人物。

杨清民没去市局，先去了分局，想先找冯志明摸摸底，他估计昨天晚上这一出不好收场的。一进分局，就在楼里被人堆住了，人们嘻嘻笑着说：你好大胆子啊，连市经委主任也敢碰啊。杨清民慌得摆手道：诸位，嘴上留情啊。人们就笑：你小子就等着挨局长的克吧。

杨清民进了冯志明的办公室。冯志明正在打电话，点头示意杨清民坐下。杨清民坐在沙发上，抄起一张报纸乱看着。

冯志明打完了电话，起身走过来，一把夺了杨清民手中的报纸，恨道：还有心思看！

我就担心你要出事。这些天我总做恶梦了。

杨清民笑道：局长也迷信啊！

冯志明皱眉道：怎么回事？你昨天晚上去哪了？老杨，你得跟我说实话。一定是你让手下人干的。

杨清民叫起来：局长，您可别冤枉我啊。我是今天早上刚刚在所里听说的，我已经把他们骂了一顿了。他们也都认识李主任的，要是认识，您就是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委屈了李主任啊。真是误会了。现在那几个联防的也都跑屁的了，惹了祸连面也不敢露了。

冯志明看了他一眼：老杨，人家可是有人昨天晚上在月光歌舞厅看见过你的。我还知道你跟那个女老板的关系很好。

杨清民不在场，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李主任怎么着啊，真正是市委的干部呢。

冯志明苦笑道：你这家伙，别跟我斗心眼儿了。杨清民笑道：我可不敢让局长作难啊。

冯志明想了想，说：你回去别乱讲了。这件事就这么着吧。让那几个联防的先躲躲。

市局这一回轻饶不了你的。你啊，一天找事。真是的，现在这些干部也不怕老百姓们骂，也是太敢胡来了。

杨清民问：何小顺的案子进行得怎么样了？

冯志明摇头说：有两个嫌疑犯到上海了，可是我们没钱去上海啊。

杨清民站起身说：那我先回去了。

冯志明送他到门口：你到医院去看望一下李主任。向人家道道歉。多说点好听的。

何副局长已经替你们先去道歉了。我一会儿也得去替你们挨骂。

杨清民忙说：我先回所里安排一下，马上就去医院。

杨清民回到所里，就给大家开会。先把冯志明的话讲了一遍。就说得去李主任那里慰问一下。

小张不高兴地说：慰问？那小子乱闹了还有理了啊。我就是不理解，这种烂人还当什么经委主任。要不老百姓心里有气呢？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杨清民道：谁说让你们去了，那个李主任要是看到了你们，还不得生吃了你们啊。

你们以为我愿去吗？我去替你们挨骂吧。又对小张说：把铁柜里留作机动的钱给我 50 块钱，我总也不能空着手去啊？

小张就开抽屉，嘴里嚷着：这种破人还给慰问啊。所长，咱们的钱可是就这几张了。

我正发愁这几天去哪罚点款呢。这回您自己出点血算了。

杨清民道：废话，我是代表你们去请罪的，让我个人掏钱，我疯了。少罗嗦，快点掏钱。50 块。就趴在桌上写了一张借条。

小胡笑道：50 块钱买什么啊？杨清民道：50 块钱能买好几口袋爆米花。就把借条递给小张。接过小张拿出的 50 块钱。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后天就是中秋节了，你们记着买点东西去看看邢师傅。可别忘了啊。

小张笑道：忘不了的。邢师傅还说请咱们吃饺子呢。

邢师傅是钢厂的退休工人，前几年市里搞综合治理，他主动要求发挥余热，来派出所帮忙，有一回晚上行动，跌进了沟里，把腰摔坏了。治好了，落下个阴天就腰疼的毛病。每逢过年过节，派出所的都去他家看看。

杨清民笑道：你可别放开肚皮猛造，邢师傅就那么点退休金，可架不住你们如狼似虎的。小张不高兴道：所长您说到哪去了啊，让邢师傅听到了，好像我们都是一帮吃货啊。

高兴了：局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这话要是叫我老婆知道了，我家就别想太平了。

冯志明也噗嗤笑了：我说你什么了？不错就不错嘛，你急什么嘛？

杨清民笑道：那个女老板真还是合法经营呢。我听说那个李主任挺色的。好几个舞厅都怕他呢。这事八成李主任也有责任。

冯志明怒道：你管人家色不色啊？长长叹了一口气，皱眉道：这件事你怎么这么不慎重啊。现在好些人都知道了。这市委的威信还要不要啊？李主任也不好工作了。何头儿刚刚在电话里骂了我个狗血喷头呢。

杨清民苦笑道：我真没在场，我要是——

杨清民笑道：你就再地下党一天吧。今天你那肯定乱套了。

两人一时没话说了。

杨清民起身道：我还得到所里去。你下午就回舞厅吧。收拾一下。看看损坏了多少。

贺玉茹苦笑道：怎么？姓李的还能赔我啊？

杨清民怔了怔，就笑了：先记个帐嘛。就开门走了。

四

杨清民一进所里，小胡就慌慌地过来说：所长，冯局长刚刚打来电话，发脾气了，让你去分局汇报呢。问怎么把李主任打了。

杨清民脑袋一歪：我们打了？屁话，我——

杨清民揣着 50 块钱先到农贸市场转了转。买了十几斤水果。心里又挺长气，就挑着大个的先吃了两个。就去医院。到了医院，就问了李主任的病房，一个描眉画了眼的女医生告诉了他。杨清民就去了病房，见一屋子人正在围着李主任呢。何副局长和冯志明也在里边，李主任正躺在病床上休息呢。额上还敷着一块毛巾。杨清民暗暗地十分解气，心头掠过一丝快感，冯志明看他进来，就给他使个眼色。杨清民忙在脸上堆出许多歉意，把一兜子水果放到桌上。就凑过去，何副局长看到杨清民就怒道：你手下的联防是怎么搞的？怎么连市经委主任也敢乱来啊？

李主任旁边的一个女人也不高兴道：要不老百姓意见大呢，都让你们这帮人搞坏了，把市委的干部当坏人抓了。真正的坏人你们可是一个也抓不住。

旁边又一个好像是市委的什么人搭腔：是啊，公安队伍是该清理一下了，群众意见现在真是太大了。

杨清民耐心地听着这帮人怒气冲冲地乱说着，脸上陪着笑。对李主任笑道：真是对不起了，那几个小子真是不认识您的。真是误会了，误会了。他们要是认识您，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把您带到派出所去啊。您放心，我一定严肃处理他们几个。那几个家伙现在都吓跑了，一时也找不到他们。找到了我一定严肃处理，真是对不起您了。

李主任说：是该教育教育你的手下了。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就不再理杨清民了。

杨清民干巴巴地呆了一会儿，又说了几句请李主任好好养着的话，就退出来。何副局长和冯志明跟了出来，三个人站在走廊上，何副局长对杨清民说：尽快把那几个联防的找回来。

杨清民笑道：局长，那几个虽然说是过分了，可都是各厂抽上来的工人啊。在厂里都是表现不错的同志啊。

何副局长没提防杨清民会拿这话噎他，怔了怔：至少做法就不对，要严肃处理才行，不然下一回还有人敢这么干。谁给他们这个权利了？

冯志明丢个眼色给杨清民，也说：就按何局长的指示办。讲什么条件啊？杨清民点点头：是。何副局长又问：我听说你们把秦占海的儿子也抓了？

杨清民装糊涂：哪个秦占海？

何副局长瞪了杨清民一眼：你一天忙什么呢，好像没睡醒似的。市委秦部长的儿子。

秦建军。

杨清民醒悟道：对了，是抓了一个姓秦的，好像是跟一件打架的事情有关系。他是秦部长的儿子啊？真是不知道。

何副局长恼怒地瞪了杨清民一眼，没好气地说：我真不明白你天天干什么呢？就这样吧，没什么大事就赶快把人放了，秦部长两口子都找到我家去了。

杨清民点头：我回去就办。

何副局长又说：我听说你要开什么饭馆？有这事吗？

杨清民心里有点慌，他不知道这事怎么传到何副局长耳朵里去了。就看了一眼冯志明。冯志明朝他眨眨眼。杨清民忙笑道：现在办案经费紧张，我想搞点副业。

何副局长摇头：不行。你别再瞎闹腾了。哪有公安局开饭馆的啊？清民，你跟我许多年了。我劝你一句，你干事情要稳着点，可别让人家抓住什么？局里就要考察干部了，你心里有点数啊。

杨清民心里就有点感动。何副局长原来对杨清民不错的，杨清民刚刚转业的时候，何副局长在市局当办公室主任。一直对杨清民挺关照的。是杨清民自己暗中有点看不上何副局长的为人，才跟何副局长远的了。他记得有一回商场徐经理的儿子把人打坏了，徐经理找过何副局长两回，何副局长就让下面派出所把人放了。那年春节杨清民去何副局长家拜年，见徐经理搬着一大箱好酒给何副局长送礼。

杨清民点头笑道：谢谢您提醒我，我最近是有点乱，家里事情也多。

何副局长想了想：你回去吧。先写份检查。冯志明一旁说：要写得深刻些。写完了先交给我。我再交市局。

杨清民不敢笑，也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走到街上，杨清民狠狠吐了一口唾沫。就骑着摩托车在街上跑起来，就见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在买月饼。杨清民想起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就想起应该看看乔秀珍了。就在街上下了车，买了四斤月饼，去了乔秀珍家。

乔秀珍过去是棉纺厂的工人，当过市里的先进标兵，还到省里参加过劳模大会。挺是红过一阵子。退休后当了街道干部。她男人死得早，就方凤池一个儿子。方凤池顶替她进厂当了工人，却不学好，工作不好好干，谈恋爱谈出了事。他追车间的一个女工，人家不同意，他就用刀把人家扎了，还好，没扎多厉害。人家把他告了。前年派出所从家里把方凤池带走的时候，乔秀珍昏死过去了。杨清民把她背上车，送进医院的。乔秀珍一路上紧紧抓着杨清民的手，尖尖的手指甲抠进了杨清民的肉里。杨清民至今能体会出当时乔秀珍那种绝望的心情，身上还有那种疼痛感觉。

乔秀珍住的平房，听说今年就要拆迁了。进了门，乔秀珍正坐在院里浇花呢。一院子红红绿绿的，十分爽人眼目。杨清民就笑：乔大娘，您这儿快成花园了啊。乔秀珍抬头见杨清民进来了，放下水壶就笑道：我猜你今天就得来看我。快到屋里坐吧。就递给杨清民一把扇子。

杨清民接过扇子，呼呼地扇着，笑道：早说来看看您的，可是总是瞎忙，抽不出空来。回到家又累得不想动，一看电视就看进去了，更不想动了。说着就哈哈笑了。就随着乔秀珍进了屋子。

乔秀珍笑道：可不是嘛。我晚上没事干，也是看电视的。

杨清民把那盒月饼放到桌上。就笑：乔大娘，我给您送点礼可不是行贿啊。

乔秀珍也笑：你来就来吧，买什么东西啊。快坐吧。忙吧？就给杨清民倒了杯水。

杨清民接过来，笑道：忙得我都找不到东西南北了。

乔秀珍叹道：这年月工作真是不好干了。我们街坊老周家的老二，厂子快一年不开支了呢。

杨清民苦笑道：工人们要不意见大呢。他暗暗想起了王玉芳，厂里也

是好几个月不怎么开支了，可是王玉芳月月都能领回好多钱来。这真是的。他一时没话了。就干干地看着墙上，墙上还贴着几张奖状，都是过去好些年事了。杨清民就想起了一些往事。

就乱乱的，不再想，笑道：中秋节了，您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的吗？退休费发了吗？

乔秀珍说：发了。我们厂还行。杨所长啊，您就放心吧，我过得挺好的。

杨清民笑道：我替您问过了，凤池在里边改造得挺好，要是能减减刑，一两年就回来了。

乔秀珍眼睛一红：出来也晚了，媳妇也跑了。这家早就让这个混蛋……

杨清民说：乔大娘，别这么说，凤池出来了也许就懂事了。

门外响起了吵嚷声。乔大娘苦笑道：这阵子，这几家街坊闹意见呢。有人偷电。都怀疑是老吴家干的。老吴也是，爱小。我出去看看。别一会儿动起手来啊！

杨清民笑笑，就起身告辞了。

杨清民回到派出所，小胡几个人正在哈哈笑着说什么呢。见杨清民进来，小胡就说：所长，秦建军那小子都招了。

小张小陈都笑道：小胡这一下可算是立了功了。

杨清民笑道：你用什么招法让他招供了啊？

小胡笑道：那小子不招，我也不能打他，就让他坐在椅子上想。他头上是两个大灯泡，照着他。没一个钟头，那小子就满头大汗，眼珠子都红了。乖乖地全招了。

杨清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小子从哪学的这损招啊？

小胡笑道：我从书上看来的。还有好几招呢。

杨清民猛地黑了脸：小胡，你小子今后注意点，别弄这套鬼花样。什么啊？闹电的事，悬乎。真要是把人整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小胡说：还真是逮住了一条鱼，您猜谁带的头啊？曹刚。

杨清民吓了一跳：曹刚？他不是曹副书记的儿子么？

小胡骂道：不是他还是谁？谁这么大胆子啊？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就打开抽屉，把秦建军写的交待材料递给杨清民。

杨清民看了材料，脑子一阵空白。他真没想到是市委曹副书记的儿子干的这事。还有两个也是市里干部的儿子。

看杨清民发呆，小胡就问：所长，怎么办啊？动不动曹刚啊？

小张笑道：怕是不好说，市委副书记的儿子，咱们长了几个脑袋啊？

杨清民也笑了：你们还别激我。

小张问：所长，这事不行就交刑警队算了，反正秦建军也招供了。抓曹刚的事让他们去办。抓不抓，跟咱们没关系了。

小胡瞪了小张一眼：不行，先别交刑警队。

杨清民就点着一支烟，在屋子里乱走。

几个人都看着杨清民。杨清民停住脚：先别跟刑警队通气呢。先抓住曹刚。

小胡说：曹刚可能在漫成县。他在那里开着买卖呢。

杨清民想了想：对。他有可能在那里。

小张说：可是咱们的车现在连油都没了。得先想办法搞点油啊。

杨清民无奈道：黄经理不买咱们的帐啊。

小张说：这姓黄的是啥好鸟啊。我听说这小子不是打麻将就是搞女人的。这种人还当啥企业家啊？

杨清民瞪了小张一眼：你管人家是啥鸟啊？你不就是想搞点油嘛。你总得有个点子啊。总不能上人家公司里去抢吧？

小张笑道：所长，您有气别朝我身上撒啊。

杨清民想了想，问小胡：咱们抓姓黄的一回赌，有把握吗？

小胡来了劲：当然有了。就看你所长敢不敢动他了。他可是跟谁都敢叫劲的主儿啊。

杨清民道：我管他跟谁叫劲啊，让我抓住就没好事。

小张笑道：这才像所长说的话啊。

小胡说：所长，现在公司里的职工都快恨死这家伙了，人家说给盯着点，一有动静就告诉我。刚刚又来了电话，说黄经理几个今天晚上搓麻。咱们去堵他的窝子。抓了他再说。

杨清民想了想：这事情得慎着点，姓黄的可是省优秀企业家呢。还当着啥这个委员那代表啥的？事情弄大了怕是要有点麻烦。不像何小顺那种胡同串子。问题简单多了。

小张笑道：所长你真是的，姓黄的要是赌博，就更不够啥代表了，还省优秀企业家呢。都是拿钱哄来的。

杨清民笑道：倒也是。要不你们去，我就不露面了？

小胡不高兴：所长，每次你都干这个，好像你怕啥似的？

杨清民一拍桌子：我伯个屁啊。走。先找个地方填肚子，半夜行动。

小胡笑：这才像个领导的样子嘛。该出血了。

众人就说笑着往外走。

风停了，世界一时静得死热。树上的知了乱叫。像是乱了阵脚。

进了聚友酒家。正在饭口上，老板许建国正在一个桌上跟一帮子人乱说乱笑呢。杨清民就喊一声：老板呢？

许建国抬头一看派出所的这帮人，就起身笑着：是你们几位啊，好些日子不来了。

小胡笑道：许老板，今天是我们杨所长请客。你就往死里宰吧。

杨清民笑道：老许，你可要手下留情啊。你要是太黑了，我可是要带着全家来你这饭店赖着吃一年。

许建国笑道：我宰谁也不敢宰您啊。走，到雅间？我就怕有事，天天都留下一间雅座。

众人就进了雅间。空调嗡嗡地开着，真是凉爽。杨清民就笑：真是享福啊。

五

杨清民跟老许挺熟的，他俩相识还有一段故事。那年杨清民刚调到派出所当所长，那天晚上他去办一个案子，回来晚了，就去街上吃饭。杨清民就进了许建国的饭馆。那天许建国正在跟几个哥们喝酒，天也晚了，没几个吃饭的。杨清民进去要了两个菜，一瓶啤酒，就吃，吃着吃着，就觉得牙咯了一下，就从盘里挑出个大沙子粒来。杨清民挺不高兴，就端着菜去了柜上，问这是怎么回事。按说服务员说两句好话杨清民也就没事了，可那天杨清民没穿警服，又是刚刚到郊区办案回来，一身泥泥水水的，服务员就没把他放

在眼里，说就这样，爱吃不吃。杨清民有点生气了，就说：我不要这盘菜了，你给我换一盘。服务员说都下班了，换不了。你一句我一句地就吵起来了。正在雅间喝酒的许建国听到吵嚷声就出来了，许建国喝得多了点，就朝杨清民喊道：你小子乱嚷什么，不吃就滚蛋。许建国的几个哥们就从里边冲出来了，就揪着杨清民的脖领子往外推，杨清民还挨了几拳几脚，许建国还冲过来打了杨清民一个大耳光。杨清民看到这帮人都喝多了，就忍了，掉头走了。第二天，杨清民就带着派出所的小张去找许建国。许建国正在柜上，见杨清民进来，就愣住了。杨清民冷笑着看许建国：你酒醒了吗？许建国吓得脸都白了。小张骂道：你胆子也太大了，敢打杨所长？许建国扑通一声就给杨清民跪下了：我混蛋，我不是人。自己扇了自己两个大嘴巴。杨清民忍不住笑了，一把扯起许建国：算 qiu 的了，你这算什么啊？昨天那威风劲都哪去了。由此，许建国对杨清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许建国就让服务小姐上冷饮。又掏出一包红塔山扔在桌上。众人就一人一支地吸，抓过冰镇汽水猛喝着。杨清民笑道：建国，我请你给我画的那图纸怎样了？

许建国笑道：早画完了，打了几回电话您也不在。什么时候动工啊。

杨清民苦恼地说：我就是为这事找你来的，最近局里的领导一劲点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给我们捅出去了，说我们是不务正业。这事怕是要黄。

许建国笑道：管他们呢。您就盖您的，盖好了再说。

菜就上来了。杨清民笑道：我们还没点菜呢。你乱上什么啊？小胡笑道：上，上，不能让所长点。所长抠门儿，净点那些通俗歌曲。

许建国笑道：你们就吃吧。今天就算我请你们了。

小胡就笑：许老板拍杨所长的马屁啊。

夜色浓浓的。一行人去了黄经理的公司。到了公司的外面，小胡指了指一座楼：所长，就是那间屋子，看见没有？拉着绿窗帘那间。

杨清民顿时来了精神，看看表，刚刚过了 12 点。就说：开始行动。

几个人就轻手轻脚地进了楼。一个看门的男人过来问，小胡朝他一摆手，掏出证件让那男人看了看，那男人就忙躲到一边去了。

上了三楼，就听到一间房子里稀里哗啦的洗牌的声音。还有嘻嘻哈哈的说话声。杨清民近前听了听，就一招手。小胡小张几个人就到了门前。杨清民就抬手敲门。里边就有人问：谁呀？

小张笑道：开门吧。里边登时没了声音。

杨清民喊道：开门开门。里边就乱响起来。旁边的小胡耐不住了，一脚就把门踢开了。众人冲进去，就见黄经理几个人正在脸白白着收拾满桌子的麻将。地上掉着好多票子。小胡大喊一声：不要动，都把身子转过去。有一个人还想讲句什么，小胡瞪了那人一眼吼道：靠墙站着。

小胡就过去把桌上的钱收了。几个联防的就把那几个人都带出来了。上了汽车。开到所里去了。小胡上了杨清民的车，笑道：所长，有好几万呢。够咱们盖饭馆用的了。

杨清民笑道：你尽想好事。到了所里。杨清民让小胡把黄经理几个人带到禁闭室去。

黄经理忙喊道：杨所长啊，我有话要对你讲的。我这可是业务关系啊！

杨清民嘿嘿笑道：黄经理，怎么说你这也是赌博。就转身走了。身后黄经理急急地喊：杨所长啊，你别走嘛！杨清民头也不回地说：你先想想吧。

小胡不耐烦地说：嚷嚷什么啊。走吧。就把这几个人赶到禁闭室去了。

杨清民打了个哈欠：混蛋的，真是困坏了。今天我得回去一趟了。没事别喊我啊。

就骑着摩托车走了。

进了家，王玉芳和杨刚睡得正死。杨清民贼贼地在沙发上躺了。把电扇开了，乱吹着。蚊子挺多，闹得他一时睡不着，就想贺玉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又想这个饭馆怕是开不成了。大刘那天在路上的话，他后来才悟出是有来头的。秦建军这案子怎么办？就是查出来，也是一件麻烦事。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杨清民做了一夜梦，乱七八糟的，一会儿跟冯志明吵架；一会又跟贺玉茹吵架；一会又是开饭馆当老板了……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儿子老婆都走了。他忙爬起来，到厨房弄了两包方便面，开水冲了，草草吃了，就往所里跑。

进了所里，杨清民就先扒着那禁闭室的窗子往里边看了看，见那几个人都蹲在墙根儿眯着眼睛睡觉呢。杨清民心里好笑，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刚刚提起电热壶想烧点水喝，小胡就进来了，两眼熬得通红。杨清民就知道他干了一夜。杨清民就笑道：怎么样了？都软了吧。

小胡笑道：所长，姓黄的那小子沉不住气了，要咱们千万不要把这事公开。还主动说每年给咱们几吨油呢。这种家伙真是敬的不吃吃硬的。

杨清民烧上了一壶水，想了想：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好？

小胡狠狠地说：依着我，把油要来，再把他这事捅到他公司里去。什么玩意儿啊。

杨清民摇头：那可不行，日后咱们还怎么跟人家见面啊。再说这些企业家谁没点破事啊？都抓起来，那不乱套了嘛……

小胡骂道：不给这种人点厉害看看，真是不知道国法了。

杨清民叹口气：这帮人，知道什么国法啊？昨天我直想揍他们，我一个小学同学就在他们公司上班，都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这些王八蛋赌起来几万几万的，真不像话啊。

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越说我越有气，吓唬吓唬放了 qiu 的吧。你跟他去公司里取油。

取回来，咱们就去县里。现在要紧的是找到曹刚。

小胡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胡又进来了。苦笑道：那个姓黄的想见见您。

杨清民摇头：你就说我不在。小胡笑着就出去了。

杨清民刚刚喝了一杯水，电话就响起来了。他抓起电话，是王玉芳打来的。王玉芳在电话里火冒冒地说：你来一趟吧。我们这里的工人闹得厉害。

杨清民苦脸说：我这真是忙得很哩，脱不开身。

王玉芳恨道：你要是不管，我就到你们局里告状了。我们厂的治安归你们管辖嘛。

痛快快点，你到底来不来？别觉得离了你们我们还没脾气了啊。

杨清民苦笑道：那我们就去一趟。就放了电话。回头对小张说：小张，我老婆厂的宣厂长给一个工人打了。让咱们去一下。你带人去看看吧。

小张骂道：这个姓宣的欠打。他总是整治工人，工人们恨死他呢！嫂子怎么管这事啊。

杨清民笑道：你去看看，带着几个联防的。总归是咱们管辖范围嘛。我随后就去。

小张笑道：这又是姓宣的走嫂子的后门，这个王八蛋啊。就穿上衣服开门走了。

小张带人去了红星厂，果然宣厂长头上缠着绷带，小张就去车间找工人问情况。工人们就七嘴八舌地跟小张诉起苦来了。小张不耐烦地说：你们谁打的。痛快点吧。

杨清民这时进来了。小张说：所长，就是他打的。

杨清民看看那个工人就笑：我是王玉芳的爱人。你认识吧？

那工人就笑，说：谁不认识啊？厂长天天拿你吓唬我们，说跟你是铁哥们，谁不老实就抓谁进局子。

杨清民笑道：那是屁话。我老杨可不是你厂长雇的打手啊。

工人们都笑了。杨清民说：你们再占理也不能打人的。如果真是把你们厂长打坏了，你们谁也跑不了的。

一个工人笑道：我们可是等着你杨所长抓我们进局子呢。

杨清民哈哈笑了：我刚刚了解过了，你们反正打人是错误的。当然宣厂长也动手了。

这事情就得两边接受教训。动手的写个检查吧。认识深刻点。

那工人就笑道：你不抓我，姓宣的不是白白请你来了吗？王科长回家也不会饶您的啊。

杨清民笑道：诸位，我爱人身上不少毛病，如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就请多多担待了。我先谢谢大家了。就四下里抱拳。

杨清民这一个举动，弄得工人们都愣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杨清民就走出来，苦笑道：小张，咱们回去。

两个工人突然追出来喊道：杨所长。

杨清民回过头笑道：有事啊？

工人笑道：你真是个好人啊，以前我们对您误会了。

杨清民心里一热，眼睛就有点湿了，他笑道：大家别这么夸我。今后有事，按道理来，别动手，真要是把人打坏了，真是麻烦事。总是有共产党管着嘛。是吧。就掉头走了。

王玉芳正在厂门口等着，见杨清民出来，就问：都抓了？

杨清民看她一眼，心里挺难受的，淡淡地说：抓个屁。你们那个厂长真是够呛的。

说完，就上了汽车。

王玉芳追上来：清民，怎么回事啊？

杨清民道：就是打架的事，算个屁啊？我让他们给宣厂长写个检查，认个错就行了。

其实，错也不一定就在工人们身上。你们宣厂长也太有点那个了。

王玉芳急道：那怎么行？不处理处理他们，他们要反了天呢？

杨清民突然感觉妻子特别没劲了。一时没有了跟她说话的兴趣，就淡淡道：就这样吧，今后这种事你少管点。麻烦不麻烦啊？

王玉芳嚷道：你这人就是不办事的。

杨清民猛地火了：你让我办什么事？我告诉你，我要是你们厂的工人，我也得打那个王八蛋的。小胡，开车。

小胡忙笑道：嫂子，别说了。我们所长这几天情绪不好。

杨清民吼道：谁情绪不好了。少废话，开车。

王玉芳恨道：不就是个破所长嘛。你不办，我还不相信没有人办了。转身就走了。

杨清民突然感觉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他呆呆地看着王玉芳屁股一拧一拧地进了厂子，他不觉朝天望望，空空地长叹了一口气。

所里连着忙了几天，先是带着分局刑警队的到县里跑了好几趟，也没抓住曹刚。杨清民家里已经乱了套。一天到晚来说情的人不断场。都是给秦建军说情的。吓得杨清民乱躲乱藏。王玉芳好几天不回家了，为厂里的事真跟杨清民生了气。住了娘家。儿子也跟了去。杨清民天天吃方便面。今天刚刚上班，冯志明一个电话把杨清民喊了去了。

几天没见，冯志明好像瘦了许多。杨清民想跟他开句玩笑，话到嘴边又没了心思。

冯志明问：曹刚的事情怎么样了？

杨清民苦笑道：还没什么进展。

冯志明又问：秦部长的儿子还拘在你们那里呢，有人找你说情吗？我听说找你的人不少啊？

杨清民苦笑道：别提了，说客盈门。这些天从早到晚的说情的少则十几个，多的时候三四十人。我上班就躲，人家跟踪追击，我想办法就开会，不见客，可是你不能总开会吧。人家就在会议室门口等着。你回家吃饭，人家跟着你，你上厕所人家在外候着你。

路上有人截着你说，回家有人等着你说。真是焦头烂额。局长，你说……

杨清民突然不说了，他发现冯志明苦笑着看着他。他猛地也笑了：局长，你的情况比我还糟糕吧。

冯志明哈哈笑了：你猜也猜得到嘛。

杨清民骂道：这世道出了毛病了，明明是坏人，硬是有人来说情。还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六

正说着，刑警队老吴就进来了。老吴朝杨清民笑了笑：来了。就看着冯志明：局长，这案子还办不办啊？市局何副局长来电话一劲让放人呢？

冯志明黑着脸说：谁说不办了？不放！

老吴看看杨清民：你们可真是能整，整出个秦建军不说，还弄出个曹刚来。乱不乱啊？

杨清民苦笑道：我们替你们找了线索还不对了？桌上的电话就响了。冯志明接了，嗯嗯地应了几声，就放了电话。

冯志明闷闷地摆摆手：你俩先回去，我去跟市局领导交换一下意见再说。

杨清民就跟老吴退出来。老吴发牢骚说：这年头工作真他妈的不好干。

杨清民苦笑：不好干也得干啊！老吴，你这次要是不好好整出点事来，你可真窝囊了。

老吴骂：妈的，你还别激我。我就不信抓不住曹刚这个王八蛋。就转身走了。

杨清民摇头苦笑笑，也推起车就走了。

杨清民回到所里，刚刚把车停在院里，小胡跑进来嚷道：所长，月光

歌舞厅出事了。

于所长把歌厅封了，还把贺大姐带走了。

杨清民一下子跳起来：你说什么？

小胡骂道：一定是李主任让干的。

今天上午，小胡去西城取秦建军的证，路过贺玉茹的歌厅。想进去喝点水，就看到贺玉茹被丁字街派出所的几个人带了出来。贺玉茹衣服乱乱的，好像脸上还有点伤。小胡吃一惊。刚刚要问，车就开走了。小胡进去看，正在封门的两个民警就对他讲了，说这里有色情服务的嫌疑。小胡就看到歌厅里乱乱的。就连证也没顾上去取，忙回来跟杨清民汇报。

杨清民一听就火了：他老于凭什么去贺玉茹那里找事啊。那是咱们所的管辖区啊。

小胡说：我听说是那个李主任找老于去出气的。

杨清民问：他们把贺玉茹弄到哪去了？

小胡说：我知道。你要发话，我就把贺经理抢回来。

杨清民苦笑：你抢什么抢？你以为咱们是帮会火并呢？我去找找老于。那小子也真敢拍马屁啊。就忙着戴上头罩走了。

杨清民骑着摩托去了丁字街派出所。一进门，见于所长正在给谁打电话，口气唯唯诺诺的。于所长见杨清民进来，就示意他坐下，又指指桌上的烟。杨清民笑嘻嘻地坐下，就趴在于所长的办公桌上，看玻璃板底下的照片。是一张于所长家的全家福。于所长的老爹老妈都在。就他一个独生子，现在住得挺挤，局里分房子也没分上，老于闹了好一阵子情绪。

看起来，人都有难过的事啊。

于所长放了电话，笑道：老杨，怎么有空跑到我这儿来了。拿起桌上的烟，抽出一支扔给杨清民。

杨清民笑道：老于，你也太黑了吧，怎么跑到我的管辖区抓人啊？贺玉茹怎么了？

于所长不愿说出李主任插手，笑道：我也是碰巧路过那里，给你打电话你又不在于所里。我就只好越权处理了。我听群众举报，说贺玉茹的歌舞厅有色情服务。找她来问问情况。

杨清民知道于所长撒谎，就笑道：我觉得这事你做得有点冒失了。如果都像你老兄这么搞，那非乱套不可。

于所长不在乎地笑：有什么啊，碰到事情咱们还分得那么细啊。

杨清民笑道：老于，你告诉我，这件事市经委李主任插手没有？

于所长脸就红了，忙说：没有没有。老杨，咱们可别乱说。

杨清民笑道：他没插手就好说了，我可告诉你，这件事情复杂着呢，市委领导都挺重视的，你可别在里边搅浑水哟。

于所长听了一愣，脸色就变了，嘴里却硬道：我怕个 qiu 啊。

杨清民笑道：你不怕归你不怕，这不是看着咱俩的关系不错嘛。我是怕你吃暗亏，那个贺玉茹可是市里的名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乱七八糟一大堆头衔呢，她跟市委张书记走得还挺近的。你找她的难看，你自己体会体会这事吧。

于所长怔怔地看杨清民，笑道：老杨你可别吓我哟，你知道我胆小。

杨清民不高兴地说：你看你这人啊，我唬你干 qiu 啊？你爱信不信，三天之后你要是太平无事我请你吃饭。说罢，起身就要走的样子。

于所长忙笑道：别走啊，真是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里边的名堂。这事该怎么办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了。

杨清民笑道：反正这事情你是不在理的，你也不为个什么，就把人家抓了？人家要是告了，还能有你好果子吃啊。你不知道党中央正抓反腐倡廉，现在整顿行业不正之风正在节骨眼上？你可是真会看时候，市委要是为这事把市局的头头弄一顿，头头们还能饶了你啊？

于所长脸就白了，就笑道：你给兄弟指条道。这事总得让我下个台阶啊。

杨清民看了他一眼：你赶快去给贺玉茹道个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完了。说着，就转身走了。

于所长追出来笑道：别走啊，我今天晚上请你吃佛跳墙。

中午的时候，杨清民猜想贺玉茹已经回去了，就给贺玉茹打了个电话。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口气。贺玉茹果然回去了，接了电话，就笑着：你有空就来一下吧。

我有点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呢？

杨清民笑道：你请我吃饭啊？贺玉茹悠悠地叹了口气：你来啊。我真是有话跟你说的。就放了电话。

杨清民怔了怔，放了电话，觉得贺玉茹的口气不对劲。就想去一趟。刚刚说走，就见市局组织处齐处长进来了。

杨清民就笑道：齐处长，您今天怎么有空了。

老齐跟小张几个说笑了几句，就问杨清民：你去哪了？呼你也不回话。

杨清民笑：我这电蚰蚰早就坏了。也没钱去修呢。有事啊？

老齐笑道：没事我还找你啊。走吧，到你办公室去说。两人就进了杨清民的办公室。

老齐把门关了。

杨清民笑：你们这些搞人事的，总是跟特工似的，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

老齐笑笑：冯志明让我来找你，问你想到哪个部门？

杨清民一愣：怎么？要调我走啊？

老齐笑道：你都把李主任得罪了，还能不走啊？你不走，冯志明怎么交待啊？

杨清民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道：太突然，让我想一想。

老齐起身笑道：你小子，真敢干的，行了，因祸得福，到分局里去干吧。省得在下边没日没夜的。冯志明的意思让你去办公室，先帮忙，等风声过去了，弄个副主任，提半个格。你先别跟别人乱讲啊。

杨清民苦笑道：我得去找冯局长谈谈呢。就站起身。

老齐笑道：你还不走啊？你又搭错哪根神经了？

杨清民进了分局，脑子乱乱的，门也没想起敲，就推门进了冯志明的办公室。冯志明正在跟两个副局长说话呢，见杨清民进来一怔。杨清民也觉出自己唐突了，就尴尬地想出去。冯志明笑道：你别走，我正要找你有事。冯志明就起身送两个副局长出门，又在门外低声说着什么。杨清民闷闷地坐下了，就无聊地四下看着，发现这屋里的墙皮已经老化了，裂着好几道缝子，还有水迹渗出来。杨清民就想，这房子至少也有几十年了，好像是建国初盖的呢。冯志明推门进来了，看看呆头呆脑的杨清民，就笑道：怎么了，提拔

你还不高兴啊。

杨清民苦笑道：谢谢领导上对我的提拔。可我真是有点舍不得朝阳派出所。

冯志明纳闷道：你别是有病吧。现在想调上去的排大队呢。

杨清民想了想就问道：局长，咱们开那个饭馆的事您又不同意了啊？

冯志明看了他一眼：我不同意？市局领导不同意的。

杨清民笑道：咱们也不违法，找人承包了就是。这事情咱们不都报告了嘛？

冯志明笑：局里一劲批我呢。也不知道是哪个快嘴给捅出去了。周局长一劲训我，说你们还嫌不乱啊？说现在老百姓对咱们的工作意见大了。再开上这个饭馆，让人家怎么说啊。人家不定猜疑你们挣了多少黑钱啊。非让老百姓骂咱们了。

杨清民苦脸说：咱们也是想挣点钱，工作也好开展嘛。

冯志明说：算了算了，这件事不说了，你就准备一下吧。先别跟所里讲呢。明天我和老刘去所里宣布。

杨清民挺别扭地站起身来：大刘什么时候回来？

冯志明笑道：局里已经通知她了。那个急性子，一会儿就得回来，她肯定不愿让你走的。这几年你们俩配合得不错。

杨清民苦笑道：还不错呢，我跟她总吵了，她不定跑到局里告了我几百回呢？

冯志明笑道：你可别瞎说，大刘真是一回也没说过你的坏话啊。

下午的时候，大刘回来了。进了办公室，就跟大家嘻嘻哈哈乱笑了一阵。就来到杨清民的办公室。大刘笑道：大家还不知道你要走啊？杨清民苦笑道：冯局长不让我说呢。

大刘不再笑：怎么非调你走啊。是不是跟李主任的那事有关系啊？

杨清民笑道：我也说不准。反正这下好了，省得没黑夜没白天的了。

大刘笑道：真是舍不得你走啊！说着就盯着杨清民看。看得杨清民挺不好意思，就笑道：你看我干什么啊？

大刘叹口气：老杨，这次你调走真是跟我没关系的。咱俩虽然总吵架，可是我心里挺服你的。你这些年总让着我，我心里知道，你……算了，不说这个了。大刘的眼睛就红了。转过身去了。

杨清民一怔，没想到大刘会动感情。心里就热了一下子。心想这大刘还是挺好的一个人。呆了呆，就笑道：有什么事喊我一声。我调局里了，办事更方便了。

大刘笑一笑：老杨，我这人毛病多。再来一个，怕是没你这样好脾气的了。

杨清民笑了笑，就想起贺玉茹的事，就说：大刘啊，有件事你得帮我办一办，贺玉茹是我的朋友，最近有人总找她的茬，你帮我照看一下。

大刘笑道：我在局里听说了，不就是老于那小子嘛？那小子是拍马屁不知道怎么拍了。他要是再找贺玉茹的麻烦，我就当面骂他。我可是谁也不怕的。

杨清民苦笑道：老于也有他的难处，他想求那些人帮他办事，就得听人家指挥了。

他家的房子还没解决呢。不像我谁也不求，又臭又硬的。没人理。

大刘笑了：你这人，饭馆的事就别干了。你一走，我也没心思干那事了。反正挣了钱也不是咱们所一家用。活该的。穷着点好。

杨清民也笑：可不是吗？不干了。分局也不让干了啊。

大刘笑道：听说咱们弄了曹刚的事？

杨清民一惊，心想这事怎么这么快就传到大刘的耳朵里了。就笑：都交到分局了，跟咱们没关系了。

大刘站起身，笑道：你都要走了，咱们两人出去喝点，我请你，算给你送送行。

杨清民笑道：那就明天一锅烩吧。局长一宣布。我还不得请大家的客啊？把大家全叫上，对了，还有老孙呢。他爱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今天得去看看了。

大刘说：我昨天路过去看了看，没事了。不是恶性的。吓了一跳。走吧，我今天真是实心实意请你的啊。

杨清民笑道：真事啊？行嘛？别让你家先生看到了吃醋啊？

大刘笑道：你老婆不吃醋就行了。我听说你特别怕老婆。

杨清民笑道：怕老婆不是毛病。不怕老婆倒是有毛病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一回，跟你吃一顿。走吧，去贺玉茹那里。

杨清民和大刘进了贺玉茹的歌舞厅。贺玉茹正在服务台忙着，见两人进来，就迎过来，笑道：你们闲在了？

大刘笑道：早就听说你这里挺上人的，过来看看。

杨清民就笑道：中午接了你的电话，刚刚想过来，就让人给搅了。我该调走了，今后有事就找大刘吧。

贺玉茹怔了一下，笑道：是不是让我牵累了你？

杨清民笑道：没有的事，正常调动。给我们上菜吧。价钱可别太黑了啊。

贺玉茹笑道：宰你们这样的没什么大油水的。就转身走了。杨清民怔怔地看着贺玉茹的背影发呆。

大刘笑道：贺玉茹真是好命，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杨清民一怔：我们俩可是一般关系啊，你可别瞎猜乱想的。

大刘声音软软地：我没说你们什么啊。我只是说你这人还挺男人的。真的。就端起酒杯饮了。

火辣辣的阳光从窗子泄进来，屋子里的人都似乎被阳光烧红了。杨清民看着大刘的脸，红扑扑的格外好看。杨清民就低声说了一句：大刘，你真是漂亮啊。大刘没听清，笑道：你说什么？

大厂

作者：谈歌

早上一上班，厂长吕建国就觉得机关这帮人都跟得了鸡瘟似的，这年过得好像还没缓过劲来呢。就恨恨地想，今年一定要精减机关。在走廊里，工会主席王超见面就跟吕建国诉苦，说厂里好几个重病号都住不了院怎么办？吕厂长您得想法弄点钱啊。吕建国含含糊糊地乱点着头说，行行，就往

办公室走，心里直骂娘：我他妈的去哪偷钱啊？

进了办公室，吕建国发现窗子没关，早春的寒风呼呼往屋里灌着，窗台上的那两盆月季花都打蔫了。吕建国忙着关上窗子，才发现窗子的插栓坏了，就又忙着找铁丝想把窗子拧上。厂里越来越不景气，日子长长短短地瞎过着，已经两个月没开支了。前任许厂长让戴大盖帽的带走了，据说是弄走了厂里好几十万块钱，工人们恨得牙疼。吕建国上台一年多了，也没闹出什么起色来，春节前倒闹出来两件大事。

一件是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着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让公安局抓了。今年郑主任要跟吕建国订一千多万的合同呢，所以吕建国叮嘱老郭，姓郑的要干什么，你就陪着他干什么，只要哄得王八蛋高兴，订了合同就行。郑主任是个酒色之徒，那天喝多了，非要找鸡玩玩。

老郭傻乎乎的就真去找了两个鸡，也闹不清是正嫖着还是刚刚嫖完，公安的就踹开门进来了。要是乖乖地让人家逮走，关上几天，再罚点钱，也就没什么事了，偏偏那天老郭和姓郑的都喝多了，跟公安局的动手打起来了。那个郑主任可能是练过几下子，还把两个警察给打坏了，一个打成了乌鱼眼，个打得下巴脱了钩，还一劲瞎嚷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问题就严重了。人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呢。郭主任的老婆又哭又叫，天天到厂里来找，要求厂里快快把老郭保出来，老郭是为革命工作去陪客的，是为革命被捕的。闹得吕建国乱藏乱躲，像个地下党。

第二件是厂里唯一的一辆高级轿车丢了。前任许厂长买了不少高级轿车，吕建国一上台都卖了，就留下一辆车为了跑业务，怕被客户们瞧不起。春节前，市里管计划生育的钟科长的儿子结婚，说要用用车。厂里管计划生育的老吴不敢得罪钟科长，就死乞百赖地跟吕建国求情，把车借出去了。谁知道开车的小梁那天接了亲就没回来，让人家留下喝酒，等喝完了酒，晕乎乎地出来，车就没了。

不光这两件窝心的事，还有那一大帮要帐的，住在厂招待所里不走，嚷着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这帮人吃饱了喝足了睡醒了打够了麻将，就到厂里乱喊乱叫各办公室乱串着找吕建国要钱，有几个还在吕建国家门口盯梢，跟特务似的。吕建国实在藏不住了，就和党委书记贺玉梅在饭店请这帮爷吃了一顿。这帮爷一边吃一边骂，说欠帐不还是什么玩意啊？贺玉梅陪着笑说：我们已经撒出去大队人马要帐了，一回来钱，马上还大家。吕建国也满脸堆着笑说：我姓吕的也是要脸的人，也不愿跟各位耍滚刀肉啊，实在是没钱啊。不瞒各位，我刚刚回来点钱，也得给工人们发工资啊。就快过节了，我要是一分钱不给职工发，我这个厂长还是人嘛？求各位替我想想，我给各位磕头了，说着就四下作揖，揖着揖着就泪流满面了。弄得这帮人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山东的老刘苦笑道：吕厂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算球的了，我们先回去过年吧。于是，这帮爷们就忙着回家了。吕建国算是松了口气，也忙着没头没脑地过年。

吕建国年也没过好。大年初一，郭主任的老婆又找上门，进了门就嚎，吕建国急不得恼不得，连蒙带劝把她哄走了。大年初二，厂里的总工袁家杰来拜年，又说起他想调走的事情。袁家杰是吕建国的同学，现在是技术上的台柱子。吕建国好话说了一火车，袁家杰阴着一张脸也没说不会走的话。吕建国心里起火，就一下子病了好几天，发高烧，厂卫生所还没药，说现在除了量体温血压什么的，别的都不行。吕建国的老婆刘虹在电厂上班，慌着把

电厂的医生请来，给吕建国打了几天针，才算好些了，可嗓子眼还是肿肿的。

好不容易过了年，吕建国一上班，就把丢车的事交给秘书方大众办去了。方大众有个同学在派出所，想求那个同学卖卖力气，快点把车找回来。吕建国则去公安局说好话，先得把那位郑大爷弄出来再说啊。本想拉着贺玉梅一块去，可是贺玉梅回老家看老娘了，吕建国只好自己去，可是去了几趟都让公安局的呛回来了，公安局的说：你还是厂长呢，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啊？你还有脸找？嫖娼不说，还敢打我们，不好好治治要造反了哩。吕建国没办法，就又到处找关系。昨天晚上，吕建国跑了好几家，可找谁谁都嘬牙花子，都说不好办，吃了什么了？撑得敢打公安局的？弄得吕建国灰溜溜的。昨天贺玉梅上班了，吕建国就让贺玉梅去找找梁局长，请梁局长找人把那两个混蛋弄出来。吕建国最近跟梁局长关系挺紧张，有一次开厂党委会，吕建国说局里就知道天天开会，不干正事。不知道这话让谁捅给了梁局长，还给歪曲了，说吕厂长说梁局长不干正事，梁局长见了吕建国就直翻白眼。局里有跟吕建国不错的就告诉了吕建国，吕建国气得牙疼了好几天，可又不能跟梁局长解释，这种事越描越黑。贺玉梅跟梁局长关系挺好。贺玉梅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跟着当时还是科长的梁局长当科员。后来梁局长当了局长，就把贺玉梅提拔起来当局团委书记，去年厂里换班子，她就来了当了党委党书记。

吕建国找了根铁丝，把窗子拧上。屁股还没坐稳，财务科长冯志文就苦着一张刀条脸进来了，朝吕建国嚷嚷着：我这个科长不当了，厂长您另派别人吧。

吕建国笑道：你是不是过年吃多了，还没消化呢，乱叫唤什么？

冯科长骂道：赵明不肯交钱，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去找他，他还想动手打人呢。我这个财务科长成什么了？我不当了。

吕建国脸上就硬了：他不是说过了年就交钱的嘛？说话是放屁呢？这事你别管了，我去找他。

冯科长苦笑：您去？怕是您也要不回来的，他就听齐书记一人的。

吕建国说：我就不相信他赵明没钱。对了，现在有回款的没有？

冯科长摇头叹气：也就是回来仨瓜俩枣，现在谁还钱啊？节前撒出去十几个人，要回万把块钱来，还不够差旅费的呢。这月的工资也还没影呢。

吕建国想了想：催催市里的几家，四海商行该咱们六十多万呢，弄回来够开工资的了。

冯科长摇头笑道：四海商行的赵志高是个地痞，怕是更不好要了。我去了好几趟，连人影也见不到。说完冯科长起身走了。

吕建国就给方大众打电话，想问问那车找得有没有眉目了。方大众不在。吕建国想了想就给袁家杰拨电话，想找袁家杰谈谈。他不想让袁家杰走，现在厂里的技术还真得靠老袁呢。袁家杰办公室也没人，吕建国骂了一句就放了电话。门一推，党委书记贺玉梅进来了，脸上血拉拉的好几道子。吕建国吓了一跳：怎么，又干仗了。

贺玉梅叹口气，眼睛就红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坐下闷闷地叹气。

贺玉梅两口子最近总干架。爱人谢跃进原来在局里当办公室主任，前几年下海开了个公司，听说挺挣钱的。谢跃进有了钱就不安分，贺玉梅管不了，两人总打架。她是个挺要强的人，好几回想离婚算了，可又下不了狠心。吕建国也做过工作，说你刚刚当了书记就闹离婚就不怕别人说你什么嘛？贺玉梅活得真是挺难的。

吕建国叹口气，他想不出怎么劝贺玉梅。班子里，他跟贺玉梅挺团结，纪委书记齐志远和赵副厂长几个都跟他尿不到一个壶里。老齐和老赵原来都憋着要当书记当厂长的，恨吕建国抢了饭碗，总跟他弯弯绕。贺玉梅家里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天天脑袋耷拉着，心不在焉。

吕建国就觉得自己挺孤立，就后悔不该当这个球厂长的。

吕建国就问：你去找梁局长了吗？他怎么说？能保出来吗？

贺玉梅苦笑：我昨天晚上找他了，他说给试试。看样子他不想给使劲的，谁让你说他坏话来着。

吕建国骂：就是老齐那家伙乱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的？

贺玉梅笑道：反正你是洗不清了。你这两天找公安局怎么样？

吕建国叹道：一下半下不好说的，那两个公安局的躺在医院不出来，听医院的偷偷告诉我，两人都不在医院睡觉，早就好了，每天到医院去一趟就是乱开药，什么鳖精啊太阳神啊的乱开一气。昨天又交给我两千多块的药条子，让报销呢。

贺玉梅恨道：真黑啊。

吕建国皱眉道：先不说这个了。老袁找你了吗？他坚持要走，得想办法留下他啊。

贺玉梅苦笑：你留不下他。换我也走，我听说那家乡镇企业一月给他两千块，还不算奖金。现在咱们厂都快开不出支了，有点本事的都想往外蹦呢，袁家杰这算是开了个头啊。

吕建国叹了口气：我想再找他谈谈。

贺玉梅摇头说：谈也没用，别看你俩是老同学，关系又铁，现在这社会都认钱了。

两人就闷闷的，觉得没什么话说了。都感到挺压抑。

贺玉梅站起身：我去车间看看。三车间那点活挺吃紧呢，别误了工期啊！

吕建国想起赵明的事，就说：刚刚老冯来了，说赵明欠承包款还不给，还骂人，这事真是难办了。我想终止这小子的合同，你看呢？

贺玉梅想了想：还是跟他谈谈，咱们得关着点他姐夫的面子啊，总是常用人家，慎重点的好。

吕建国皱眉道：可这小子也太给鼻子上脸了。我去找他谈谈，他要是硬不交钱，就停了他算了。有的是人想承包呢。不然工人们还觉得咱们吃了他多少黑心钱呢。

贺玉梅笑笑：那你可得注意点，那小子是个二百五。说完就走了。

吕建国心说你贺玉梅是不是激我啊，你以为我怕他赵明啊。操蛋的，我偏找他试试。他抬起屁股就要去找赵明，桌上的电话急急地响起来了。

电话是妻子刘虹打来的。刘虹说：咱们村的志河来了，想弄点废钢材，你就给他弄点吧，也算咱们老三届支援贫困地区了。

吕建国苦笑道：你说得容易！我倒是有啊？志河是当年吕建国和妻子下乡那个村的团支部书记，这几年在村里开工厂，闹腾得挺欢势。每年都给吕建国送土特产，什么地瓜干儿啦，玉米碴儿啦小米啦绿豆啦，吕建国就有点烦了，集贸市场有的是，还送这干什么啊，还得知他们的人情，这老乡们是越来越精了。

刘虹不高兴道：我就不相信你办不了这事？刘虹要面子，当年的老乡

们一找她她就帮人家。

吕建国想了想：他要多少？我这儿可也不好过呢，还到处找米下锅呢。

刘虹笑道：他要不多，看把你吓的。你回来一下吧。跟志河坐坐。咱们找个饭馆吃点得了。

吕建国为难地说：我真是脱不开身啊，现在我正找人忙着往回弄车呢。

刘虹笑道：找回来也没有你一个车轱辘啊，志河可是等着你呢。

吕建国恨不得给妻子磕头了：你就替我解释解释吧。我真是脱不开身啊。

刘虹无奈地说：那我先陪志河喝着吧，你要是有空就来一趟。就放了电话。吕建国就拔脚去找赵明了，

这几年厂里效益不好，在厂门口盖了一个饭馆。来了业务在那儿招待，方便，也比在街上吃便宜。盖好了就让销售科承包了。谁知道，饭馆弄得不像样子，价钱还挺宰人。厂里再来了客人，还是得到市里的饭店去吃，饭馆就冷清了。前年，销售科就又把饭馆转包给了赵明。赵明是个滚刀肉，厂里没人敢惹他。前年的承包费就没交，说是赔了。前任许厂长屁也没敢放一个，就算拉倒了，去年吕厂长上台，就重新找人承包，可是赵明把价钱抬得高高的，几个想承包的都吓跑了，于是还是给赵明承包了，讲好每年向厂里交十万块钱。春节前，赵明赖着说没钱，过了年一定给，这又不给了。吕建国心里窜火，就准备亲自去找赵明谈谈。

吕建国走到厂门口，突然又停下了，他想自己去找赵明要是谈崩了怎么办，那小子仗着他姐夫是市委常委，谁的帐也不买。这年头反正有点背景的，都鸡巴硬硬的。吕建国就多了个心眼，在门卫给保卫科打电话，保卫科有人接了电话，听出是吕建国，就忙说：我给您找徐科长啊。吕建国听见电话里边吵吵嚷嚷的，心里就烦。这些日子厂里总丢东西，年前四车间还丢了一台电机，保卫科长老徐从各车间抽调上来十几个人，夜里乱转，徐科长的两眼熬成了猴屁股，也没逮住谁。可东西还总是丢。

等了一会，徐科长接了电话。吕建国说：你来一趟。就低声说了去赵明饭馆的事情。老徐笑道：行，我就来，这小子欠钱不给，还挺牛的。厂长，这事你是该出马了。

贺玉梅进了三车间，见工人们正在扎堆说什么呢，就笑道：上班扎堆聊天，小心我扣你们的工资啊。工人们就轰地笑起来，有人说：贺书记，您扣什么啊？都两个月不开支了。说着就散了。

车间主任乔亮说：贺书记啊，您来得正好，您看这事怎么办啊？章荣师傅病了，他儿子刚刚找来了，跟我大吵了一通，说厂里卸磨杀驴，他爸爸干不动了，也没人管了。还骂骂咧咧的，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要不是看在章师傅面上，我真想揍他。

贺玉梅问：章师傅怎么了？

乔亮苦笑道：还是他那老病。去年老汉有两千多块钱的药条子没报销，不是厂里没钱嘛！这回老汉说什么也不去住院了。

贺玉梅就心里乱乱的。章荣是厂里的老劳模，还出席过全国的劳模大会，也是市里的知名人物了，现在弄得药费都报不了。这事传出去，让人家怎么看啊！贺玉梅硬硬地说了一句：你到章师傅家把那药条子，要来，我去找吕厂长签字，报销。

乔亮苦笑：厂里不是没钱吗？

贺玉梅说：有钱没钱也得给章师傅治病。他那些年没日没夜地干，累了一身的病，老了老了，连病也看不了，日后谁还干活啊！我听说财务刚刚进了一万多块钱的回款。

乔亮看看贺玉梅，眼睛就潮了：贺书记，我不是当面奉承您，您这话叫话。现在真是没人好好干活。您知道，现在连工人阶级都不叫了，叫什么？叫工薪阶层。厂长不叫厂长，叫老板。真是操他妈的，都成了打工的跟资本家的关系了，还有鸡巴什么主人翁责任感？工人们都骂，说办公室老郭带人去OK，还嫖，给抓起来了。厂里用的这叫什么鸟人？

贺玉梅不耐烦道：行了行了，别乱说了，你那嘴整天没个准头。那个姓郑的想嫖，老郭不带着去行吗？咱们指着人家的合同呢。这个月的活能按时完成吗？

乔亮苦笑道：看看吧，我也吃不准，现在大家都憋着要工资呢，没钱大家不愿干。这半年多，我可是让人骂着过来的啊。

贺玉梅笑道：少哭穷，你上个月卖废铁的钱都哪去了？听说你卖了好几千呢。

乔亮吓了一跳，心说这车间里有汉奸呢，嘴上就叫：冤死了。好几千？我偷去啊？

贺玉梅笑道：你急什么？我又没说没收你的。反正你能让工人干活，我就不管你。

乔亮笑道，您真是开明领导，不像吕厂长天天黑着脸。

贺玉梅笑说：你小子当着我骂吕厂长，当着吕厂长骂我。迟早我和吕厂长得当面对质。

你忙不忙？要是不忙，跟我去看看章师傅。

两人就骑着自行车出了厂，到了街上，进了一家食品店，买了几听罐头两袋奶粉出来。

刚刚上了车，贺玉梅就听到有个女的喊她，回头一看，就跳下车来，笑了：袁雪雪，你打扮这么漂亮干什么啊？

袁雪雪穿得挺洋气，骑着一辆大摩托车，赶过来就停住，笑道：老远看着就像你们。袁雪雪是袁家杰的妹妹，原来是厂里的车工，嫌累，前几年辞了职，跟男人去开饭馆了。听人说她钱都挣海了，还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套商品房呢，有人去过，说里边装修得跟宫殿似的。

袁雪雪看看乔亮手里提的东西，问：你们这是去哪破坏党风啊？

乔亮笑说：章荣师傅病了，我们去看看他。

袁雪雪皱眉道：我听说他病得挺厉害的？就掏出一百块钱说，你替我给章师傅吧。贺玉梅忙说：我可不给你带这个，要去你自己去吧。

袁雪雪就笑：怎么，还怕我脏了谁啊？就骑上摩托嘟嘟地跑了。

贺玉梅看着袁雪雪的背影，就苦笑道：袁总一肚子学问也赶不上他的这个小学没毕业的妹妹啊。

乔亮笑道：现在谁出去干都比在厂里傻干强。要不袁总也要走呢。

贺玉梅看看乔亮：你也听说袁总要走的事情了？

乔亮笑道：这种事还能瞒住谁啊？厂里都嚷嚷动了。

吕建国和徐科长去了赵明的饭馆。进了门，没几个人吃饭，可能是刚刚过了年的原因。

两个打扮得花大姐似的服务员正跟一个大胡子男来人乱逗呢。那个大

胡子吕建国认识，是赵明的一个哥们，姓蔡，市委秘书长的外甥。

蔡大胡子起身笑道：吕厂长啊，哟，徐科长也来了。有饭局？

吕建国问：赵明呢？

蔡大胡子笑道：赵老板两天没来了，有事跟我说一声吧。

吕建国说：他去年的承包费还没交呢。什么时候交啊？

蔡大胡子笑道：这事啊，不瞒您说，现在真是没钱。

吕建国冷笑一声：没钱？鬼才相信。你告诉赵明，不交钱，厂里就把这饭馆封了。

蔡大胡子脸上就硬了，恶笑道：吕厂长，你也太凶了点吧。

吕建国火往上撞：凶？我今天就是要凶一凶了。我要是让你们坑厂里，我这个厂长就不是厂长了。老徐，把门给他们封了。

雅间的门就开了，赵明走出来笑道：吕厂长，有话慢慢讲嘛。

吕建国看了他一眼：你好看容易露头了。什么时候交钱啊？

赵明嘿嘿笑道：烦不烦啊？不就是那点破钱嘛？都催了几回了？我不是不想交，可眼下真是没钱。这事我已经跟齐书记讲过了。齐书记也答应了。

吕建国一愣，没想到赵明把球踢到齐志远那里去了。

赵明一脸不耐烦：吕厂长，都是公家的事，您真是何必呢？

吕建国道：那好，我跟齐书记核实一下再找你。老徐，咱们走。就转身出来了。走出好远，老徐苦笑道：厂长，就这么算了？吕建国眼一瞪：算了？我先看看老齐是怎么乱答应的！就大步走了。

吕建国去了齐志远的办公室，齐志远不在，在走廊里迎面碰到了袁家杰。吕建国笑道：我一上班就找你，去哪了？

袁家杰皱眉说：我去四车间了，我想走之前把这批活弄完。

吕建国笑道：谁说同意你走了。真事似的。

袁家杰不笑：厂里真要是不同意，那我就辞职。

吕建国怔住，呆了呆，就问道：你真是铁心了？

袁家杰看吕建国一脸凄楚，就叹了口气，动情地说：建国，你跟我一块走吧。这个破厂有什么呆头啊？你这个破官有什么当头啊？

吕建国摇摇头，空空地一笑：家杰，我可真不是舍不得这个破官。说实话，自上台那天起，我就后悔得肠子都疼了。我是没脸走，厂里现在这种样子，两千多工人还指着咱们这几块破云彩下雨呢。我现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啊？就算是今后发了大财，我也没脸见大伙儿了。

袁家杰一愣，冷笑一声：你是说我吧？就生气地转身走了。

吕建国愣愣地看着袁家杰的背影，一时想不出自己哪句话说错了，苦笑一笑，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刚坐下，门一开，齐志远笑嘻嘻进来了。吕建国忙说：我正找你呢。

齐志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笑道：找赵明了吧。我刚听老徐说了。

吕建国看了齐志远一眼：我正要问你呢，你答应赵明不交钱了？

齐志远笑道：我是他什么人啊？我替他担保啊。没有的事。

吕建国说：那我今天就停了这小子，把门给他关了。

齐志远忙说：厂长，咱们不能跟他来硬的啊，他姐夫是市委常委，咱们惹不起啊。

吕建国看看齐志远：老齐，咱们都穷成这样了，还怕什么常委不常委的？这十万块钱，够全厂发奖金的了。我去告诉赵明，他要是两天之内不把

钱交来，就叫他滚蛋。

齐书记脸一红：你别火，我去跟他说说，也许这小子手里是没钱。

吕建国说：他爱有钱没钱，没钱就去给我借，反正得交。

从章师傅家里出来，已经快中午了。贺玉梅和乔亮半道上分了手，在小饭馆吃了饭，她就去了谢跃进的公司。这几天谢跃进真是给鼻子上脸，有时半夜也有女人往家里打电话，弄得贺玉梅心里起火。昨天晚上两个人吵起来，还动了手。她知道谢跃进的公司里有一个叫方晶的女孩，最近跟谢跃进打得火热，整天粘粘糊糊的。贺玉梅决定去公司看看，顺便问问妹妹贺芳。

贺玉梅想来个突然袭击，轻手轻脚进了谢跃进的办公室，谢跃进正躺在沙发上打呼噜，嘴角还淌着口水，挺难看的睡相。脑门上两道子伤痕，那是昨天晚上让贺玉梅抓的。贺玉梅正要悄悄出去，就听到有人在她背后笑道：姐，你来了。

贺玉梅回头一看，是妹妹贺芳。贺芳手里拿着一张电报，看看躺在沙发上的谢跃进，就把电报放在了谢跃进的办公桌上，回头低声对贺玉梅说：有事啊？

贺玉梅就转身走出去，姐妹俩进了贺芳的办公室。贺芳前几年在农村干得不耐烦，就进城投奔姐姐，贺玉梅给她找了份临时工，又让她上夜大读书。她读完了夜大，就来姐夫这里当了公关部主任，天天打扮得花大姐似的，跟刚进城那会儿判若两人。贺玉梅常常感慨这城市真是把贺芳同化了。

贺芳给贺玉梅冲了一杯热奶。贺玉梅笑道：我喝不了这东西，你还是给我冲杯茶吧。

贺芳笑道：你总是赶不上潮流，这东西美容。

贺玉梅接过贺芳递过的茶，呷了一口，笑道：你上次见过的那个怎么样啊？也不给个信，人家都等不及了啊。

贺芳笑道：我早就把他忘了。他长得什么样来着？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说着就咯咯地笑起来。

贺玉梅就不大高兴，都二十八岁了，见过的男人快一个排了，没有一个看上眼的，也不知道她心里憋着嫁给谁呢？她好像也不着急，真让人摸不透。刚刚进城几年，就比城里人还城里人啊。为这事贺玉梅跟谢跃进说过好几回了，让他帮着贺芳找一个。谢跃进答应得挺好，可就是没动静，对这个小姨子的终身大事似乎没放在心上。

贺芳问：你找谢总有什么事。

贺玉梅笑道：什么谢总谢总的，他是我男人。

贺芳脸一红，也笑了：我几乎都记不得你们是两口子了。

贺玉梅想问问谢跃进最近的情况，可是张不开口，这种事不好跟妹妹讲的。可要是不问问，心里又放不下，就说：小芳，你姐夫是不是跟你们公司一个叫方晶的挺那个的啊？

贺芳一愣，就笑：挺哪个的啊？你说什么呢？

贺玉梅就皱眉道：你姐夫那人爱花花，你可替我盯着点啊。

贺芳脸一红，说：姐，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姐夫干的是生意，生意场上的事离得开吃喝玩乐吗？你真是的，那个方晶是什么层次啊，亏得你还能想到她身上去，真是抬举她了。

贺玉梅就笑：嗨，嗨，我这才说他几句，你这个当小姨子的就吃劲了。不说了。就站起身说：我今天是有事找他，明明的学习最近下降得厉害，学

校找了我好几回了。我想让他去学校一趟，跟老师说点好听的，哄哄人家。

贺芳就笑道：姐夫天天忙得恨不得长出四只手来，这事你还烦他啊！你自己去办办不就行了嘛。

贺芳送贺玉梅下了楼就回去了。贺玉梅拐弯去了百货公司，想去给自己买一件风衣，上次她看中了一件，浅绿色的，一千三百块钱。她想买，又怕穿出去让厂里人说闲话。最近她咬咬牙，还是想买下来。谢跃进开的这个公司，也没见他怎么费劲，可钱就挣得流水似的了。贺玉梅知道，实际上是市委的头头在后边撑着腰呢。贺玉梅恨得不行，厂里的工人们死干活干，也挣不来多少，钱就都让谢跃进这些人挣左了，这世道可真是有点不讲理了啊。谢跃进月月提回好些钱来，开始贺玉梅还挺高兴，后来就害怕了，她担心迟早谢跃进得让抓进去。

贺玉梅到了百货公司二楼，售货员说那种风衣早卖完了。贺玉梅心想这年头有钱的还真是不少呢，就快快地出来。走到存车的地方，刚刚把车子推出来，就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她回头看，就笑了。

吕建国中午在厂食堂吃了点，躲过了饭口。他怕跟志河喝酒，那家伙太能喝，每次都把吕建国灌醉。吕建国不喝，志河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理直气壮地不高兴，还使性子。儿子吕强背后就骂，说农民都这样，你越对他客气，他就越上脸，就敢在你家地毯上大模大样地吐痰。开始吕建国不爱听，可渐渐地也特别烦村里那帮乡亲，尤其烦志河。进了家，浑身酒气的志河正躺在吕强的床上，四仰八叉地呼呼大睡，大脚片子朝着门，袜子也扒了，一股汗臭在屋里弥散。吕强没在家，一定是躲出去了，大概又跟女朋友跳舞去了。吕强大学没考上，小小年纪开始乱搞对象了，气得吕建国没话说。刘虹还挺惯着吕强，两人就这么一个儿子。

桌上留着刘虹写的一张条子，说她有事到厂里去了。吕建国看了就轻手轻脚地躺到沙发上，闭着眼想厂里的乱事。想着想着，脑袋就沉了起来，刚要睡着，就有人敲门。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方大众就满头大汗地跑进来，笑道：厂长，车找到了。

吕建国马上精神了，压着嗓子问：真的？你这个同学还真办事。

方大众朝吕建国伸手：厂长来根烟抽。我的烟扔在派出所了。

吕建国忙打开抽屉，掏出一包红塔山，扔给方大众：奖给你了，快说说。

方大众低声说：妈的，就是结婚时来的那帮人中一个小子偷的，把车卖给下洼村了。真他妈的胆大，把牌子换了就开出来了。也该着，派出所的去调查的时候，那辆车就在村边停着呢。

吕建国说：现在怎么着呢？

方大众说：派出所让去看车呢。

吕建国急道：那你就去一趟吧！

方大众笑：那我就去一趟。不过得请派出所的一顿吧，人家挺辛苦的。

吕建国说：行。你就看着办，也别太那个了，咱们是穷厂，工人们挣钱血苦的，不容易。财务上也就一万多块钱，还是刚刚追回来的呢。

早春的太阳明晃晃的，可风还是挺寒的。吕建国一路上打了好几个喷嚏，就觉着今天又不顺。他这些日子挺迷信的，总觉得要出点什么倒霉的事。他昨天晚上在家里跟志河喝了一场，又差点被灌趴下。志河一身高档服装，

要不是那口土话，真像个城里的大款。志河一劲夸吕建国，说当年村里那些知青，就数吕建国有出息。吕建国听得挺受用，就迷迷糊糊地喝多了。志河就提出要十吨钢材，吕建国就醒了些，说这种事他一个说了不算，得跟书记商量商量。志河就有点不高兴：你当厂长还说了不算啊。刘虹也在一旁说：建国你就给办办嘛！

吕建国不好当着志河的面顶刘虹，就说过两天我给你话吧。现在厂里有几件烂事，等我处理出个眉眼来。志河就取出一个大信封，厚厚的往吕建国怀里塞，说是让吕建国买几包烟抽。

吕建国酒就全醒了，忙说：咱们不闹这个，还不定办成办不成呢，要是来这个就成经济的事了。志河就尴尬地看刘虹，刘虹笑道：志河啊，建国可不是当年在乡下偷鸡的时候了，现在看不上这几个钱了。吕建国嘻嘻笑，没说话，心里骂刘虹爱小便宜，自己干这个要是传扬出去，在厂里就没法呆了。

吕建国早上起来，已经把志河的事扔到脖子后头了，上班的路上就想着今天要拉上贺玉梅去找梁局长。梁局长总不能不给贺玉梅点面子吧。局里的人都知道贺玉梅跟梁局长好得不行，闲话委实不少。梁局长的爱人跑到局里闹过好几次了，为这事，才把贺玉梅放下来当书记的。可跟贺玉梅相处了这一阵子，吕建国又觉得这个人挺正经的，不像传说的那样啊？

一进贺玉梅的办公室，就看到贺玉梅和工会主席王超正在说些什么，吕建国笑道：说我坏话呢？

贺玉梅抬头看看吕建国，说：正好，要找你呢。五车间一个工人的女儿病了，想借点钱呢。

吕建国连连摇头：不借不借。不是规定了嘛，私人一律不借款。

贺玉梅道：这次特殊。老王，你跟厂长说。

王超就说五车间小魏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要做手术，得好几万块钱。小魏女人的厂子没效益，小半年不开支了。小魏还是车间的生产骨干呢。吕建国听完就闷住了，呆呆地抽烟。

贺玉梅想了想说：老王，工会能不能救济救济啊，你们不是还有工会经费呢嘛？

王超苦笑道：那才几个钱啊。下个月就是三八妇女节了，我正在发愁给女工们发点什么呢，还想让厂长赞助我点钱呢。

吕建国摇头叹道：厂里真是没钱啊！这可怎么办啊？

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了，空气中有一种让人压抑的味道在弥散着。吕建国看着窗台上，那几盆花实在是该浇水了，叶子都蔫蔫的，好像要枯萎的样子。

王超想了想说：算了，我先跟医院说说，先让孩子住院啊。现在医院没押金不收。我小姨子的婆婆在医院当副院长呢，我先找找她吧。

贺玉梅笑道：太好了，有这个关系你怎么早不说啊。你快去吧。

王超走了。贺玉梅叹了口气：厂长，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啊？

吕建国痛苦地摇摇头：玉梅，我最近好像傻乎乎的，什么事都没主意。眼瞅着……算了，先不说这事了。先说怎么把那姓郑的小子弄出来吧，我都愁死了。操他妈的！

贺玉梅苦笑道：你跟我乱骂有什么用嘛。

吕建国也笑了：我是急得不知道怎么好了。咱俩去找找梁局长吧，真

得让他说话了。他认识人多，找找人把那混蛋放出来，哪怕破费点呢。我得罪了他，我去跟他说好话。

贺玉梅道：就怕梁局长不管这事。梁局长滑着呢，这种破事他躲还躲不及呢，他肯往泥里踩啊？

吕建国一瞪眼：他是主管领导，不管怕是说不过去吧。

贺玉梅摇头叹道：厂长，你真是实在。行，咱们去一趟。现在就去？

刚刚出门，徐科长急步走来了，喊着：吕厂长，贺书记。

贺玉梅问：什么事？

徐科长说：昨天晚上抓住了，四车间的，六个工人，年前那台电机也是他们偷的。

吕建国大怒：人呢？

徐科长骂：几个王八蛋都让我关在保卫科了。我让人接着审呢。

贺玉梅忙说：老徐，你可不能打人啊！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徐科长说：厂长，您是不是去看看啊。开除他们算球了。

贺玉梅说：开除不开除，你说了不算。老徐，你接着问。我得跟吕厂长去找梁局长。有事呢。

梁局长正在开会，吕建国和贺玉梅就在办公室等着。等了一会，吕厂长不耐烦，就溜到会议室去扒着门缝听。就听到里边正嘻嘻哈哈地说笑话呢。梁局长有声有色地说他们家楼上的市委宣传部长老孙，天天给老婆按摩，按摩得他老婆性起就乱叫，就跟老孙复习夫妻功课，复习得老孙面黄肌瘦，天天跟犯了大烟瘾似的。众人就乱笑。吕建国听了半天，没一句正经的，就气嘟嘟地回来了，见贺玉梅正看报纸，也拿起一张报纸看，也不知道看的是什么。

过了一会，走廊里乱响。吕建国知道散会了，忙站起来。梁局长端着个大茶杯走进来，朝两人笑笑：这会开的，学邓选，学着学着就扯开了不正之风。乱七八糟的，也没学多少。

你们喝水不？

贺玉梅忙笑道：不喝。您快坐吧。我们就是那点事，请您去帮着跑跑。您答应了我们马上就走。

梁局长苦笑道：这事情你让我怎么跟人家张嘴啊？

吕建国赔笑道：不管您怎么去讲，反正您得赶快把人帮我们弄出来，那小子手里有咱们一千多万合同呢，不能为这事泡了汤啊。

贺玉梅也说：是啊，局长，厂里今年还指望这一千多万活命呢。

梁局长皱眉道：嫖妓这事就够操蛋的了，还打警察。你们怎么让老郭干这种事啊，找个理由推了就得了嘛，打打麻将什么的，跳跳舞什么的，再不行去洗洗桑拿浴，也挺过瘾的嘛！说着，就嘿嘿地笑。

吕建国红着脸说：您现在说什么不是也晚了嘛。

梁局长叹道：你们总是找麻烦。我去试试，可不一定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对了，那车有信了吗？

吕建国答道：派出所说有点眉目了，看看怎么办吧。就说了方大众的消息。

梁局长道：找到了就好，不过，这年头我有个经验，凡事太顺了，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不定还出什么妖事呢，你们也别高兴太早了。

吕建国笑道：局长说得是。心里骂，你盼着我们出事才高兴呢。

梁局长看看表，就站起身：就这样吧，我抽时间去公安局找找。你们也别太指着这块云彩下雨啊，这年头的事情真是不好办呢。再说企业早就转换经营机制了，什么事局里不管了，你们今后别再跟局里找麻烦了。边说边送贺玉梅和吕建国出来，他走在前边，眼角的余光看到梁局长好像在贺玉梅的腰上拧了一把。贺书记脸上笑着没吭气。吕建国就想传说梁局长和贺玉梅有那种事一定是真的了。

从梁局长那里回来，一路上贺玉梅皱眉想着，突然说：老吕，我想起来了，找老齐啊，公安局陈副局长是他党校的同学呢。我这脑子，真是乱了。

吕建国苦笑了：我早就知道，可是找老齐不如不找，他恨不得咱们出点事才好呢。有些人你就别指着他给成事，他不给你坏事你就算是念佛了。

贺玉梅笑道：你这人就是太倔，把人想得太绝对。我去跟他说。

吕建国笑道：你就去试试。

保卫科关着那六个偷铁的，吕建国老远就听见徐科长沙哑着嗓子乱吼乱喊：我操你们八辈祖宗！谁带的头，说！

六个人低着头，谁也不吭气。

说话啊！徐科长又炸雷似地吼了一声。一个小个子站起来，沮丧地说：“徐科长，反正事情犯了，您就看着处理吧，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徐科长把揪住小个子的脖领子，狠狠打了一个耳光：你他妈的还嘴硬。

小个子栽倒在墙角，血就流下来。老徐怒气不息地冲过去，还要打。这时，吕建国进来了，伸手挡住老徐。

小个子就吼起来：姓徐的，老子犯了法有国家处理，也轮不着挨你小子的黑打。吕厂长，你都看到了吧。

吕建国骂道：怎么，你们不该打是怎么着？厂子穷兮兮的你们还鸡巴偷，偷谁啊？打得你们轻！

有人就低低地说：现在干活也没钱，总不能让人饿死吧。

吕建国冷笑：就你们怕饿死啊？全厂两千多人都不怕啊？你们看看你们自己那样子，送进公安局判个几年也不冤。

几个人就胆小了，领头的问：厂长，还真送啊，我们退赔还不行啊？

吕建国黑下脸来：先把东西弄回来再说。你们……

话没说完，门就开了，方大众探进头来，朝吕建国说：吕厂长，您出来一下。

吕建国吩咐徐科长：让他们每人都写交待材料，等候处理。转身就出来了，徐科长忙跟出来：厂长，怎么处理啊？开除吗？吕建国恨道：往哪开？都开到社会上去？他们找谁吃饭啊？吓唬吓唬算了。徐科长笑笑，就进去了。

方大众正在门口等他，吕建国笑问：弄回来了吗？

方大众气呼呼地骂道：操他妈的，真不像话，车是找到了，可是开不回来。

吕建国纳闷道：你没带司机去啊？

方大众说：“司机也没去，老百姓把车轱辘都卸了，还差点把咱们的人给打了。人家说得也有道理，这车是我们花钱买的，我们不知道是偷来的啊。”

吕建国皱眉道：派出所的怎么说？

方大众说：派出所也没办法，李所长跟我说，不行厂里就掏点钱，赎回来算了。吕建国火了：赎？操蛋，我丢了东西还没理了？不赎，就跟公安

局要，我就不相信，东西找着了还弄不回来了。跟派出所的去找他们县长。

正说得热闹，宣传部的叶莉一脸惊慌地跑来：厂长，您快去看看吧，四车间的一帮人在财务科乱砸呢。

吕建国急了：怎么回事？

叶莉皱眉道：听说是为小魏借款的事，冯科长说没钱，就吵了起来。四车间就来了一帮人，说为什么有钱让姓郑的去嫖娼，工人的孩子有了病倒没钱了。就动手打起来，把财务科砸了。

吕建国骂道：反了球的了，我看看去。撒腿就跑。方大众忙跟上去。

财务科真是乱套了。几个工人把冯科长推搡到墙角，冯科长挨了几下子，头碰到桌子角上，血都冒出来。工人们开始乱砸，冯科长头上淌着血，嚷着：别乱来，别乱来啊。没人听他的，一会工夫，财务科已经一片狼籍。

吕建国赶到的时候，楼道里塞满了人，都是看热闹的。有人还起哄喊着：打啊。吕建国气得心里直哆嗦，眼睛红红地吼了一声：都干活去！有什么好看的！

众人忙让开一条道，吕建国进了财务科。就听到有人喊：厂长来了。

吕建国先把倒在墙角的冯科长拉起来，火冒冒地吼道：你们要造反啊？又对身后的方大众说：你先把老冯送卫生所去包一包。方大众就架着冯科长去了。

工人们都不吭气了。有人悄悄地从地上拣起帐本放到桌上。

吕建国红着眼睛喊道：咱们都穷成这样了，你们还折腾？能折腾出钱来也行，我跟大家一块折腾！有事说事，这是干什么？谁带的头？站出来，有汉子做就有汉子当。

没有人吭气。

吕建国冷笑道：刚才的勇气都哪去了？砸了就是砸了，怕个球，站出来！

车间主任于志强红着脸走出来：厂长，是我带的头，你别骂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就是恨有些当官的不能一视同仁。

吕建国看着于志强，就愣了，于志强

平常给他的印象挺不错，小伙子干活肯卖力气，刚刚提了车间副主任。

吕建国黑了脸：于志强，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于志强闷在那里。有人嚷嚷起来：这事不能怪于志强，是我们一块来的。

吕建国看着于志强：你要是相信厂里有钱，你要是相信我姓吕的看着小魏的孩子住院不肯掏钱，你就当着众人打我吕建国的耳光！

于志强被吕建国说愣了，呆住了。

吕建国看看大家，难受地说：我这个厂长没本事，你们打我就打，想骂就骂，可别砸东西啊。咱们厂经不起折腾了。小魏的女儿得了白血病，你们以为我心里好受啊？我……可是……

吕建国声音就涩住了。他顿了顿：我说句没出息的话吧，现在大家指望不上厂里，咱们自己帮帮自己吧。于志强，你负责给小魏募点钱。说着，就从兜里乱七八糟地掏出一把钱来，几个钢镚蹦蹦跳跳地跑到桌子下面，吕建国弯腰捡起来，又把手表搞了，放到于志强手里，颤声说：志强，我就这些，算是带个头，大家也捐一点，就算厂里动员大家了。说着，就弯下腰去，深深给大家鞠了个躬。

屋里一片死静。吕建国转身出来，他听到有人哭了，呜呜的。

起风了，这个季节是个乱风的季节。浑浑黄黄的大风生猛地扬起来，烈烈地扑打着窗子。太阳软软的，像一个破了口的西红柿，鲜血般的汁液，在西天上弄得一片狼狈，一片零零乱乱地红。

贺玉梅今天决定继续跟踪谢跃进，看看他到底去哪？

那天他在百货公司门口碰到了贾小芹。贾小芹原来是局团委的干事，跟贺玉梅一起干了好几年，前年放下去当了副厂长。可那破厂子不行，一年多不开支了，厂子就放了长假，贾小芹找贺玉梅说了说，就去谢跃进的公司打工了。贾小芹告诉贺玉梅，公司现在有好几个女人整天缠着谢跃进，让贺玉梅小心些，现在这些小姐们可是不像咱们做姑娘的时候了，疯着呢。贺玉梅听了心里就更乱了。

今天谢跃进早上起来说：我中午不回家吃饭了，有客人。贺玉梅道：你最好天天有客人，我可省饭钱了。谢跃进苦笑道：我现在都吃怕了，真想天天回家吃点素的，贺玉梅心里好笑，就说：我们厂办主任老郭就跟你一样的，天天陪客吃白食，还卖乖。什么吃得太痛苦了，好像让你们去受刑似的。谢跃进笑笑，提着包就下楼了，贺玉梅感觉谢跃进已经出了楼门，就给吕建国打了个电话，说家里有事晚去厂里一会。放下电话，就跟了出来。

太阳亮亮的，街上没有风，真是一个好天气，街道两边的柳树都悄悄地抽条了。贺玉梅远远尾着谢跃进，拉开一百多步的距离，就看到谢跃进在路边招手喊住一辆出租车。贺玉梅也忙喊住一辆出租，上了车，司机是个大胡子，问道：“小姐去哪？”贺玉梅说：跟着前边那辆黄车。大胡子看看贺玉梅，笑笑，就尾着那辆黄车跑起来。

谢跃进进了一家酒店。贺玉梅急忙下车跟进去。大胡子在后边喊她，她才记起没付钱呢，忙掏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让大胡子找。大胡子磨磨蹭蹭地找钱，贺玉梅急道：“快点啊师傅。”等大胡子找完了钱，贺玉梅已经看不到谢跃进的影子了，就在酒店里乱转着，转得眼花缭乱，觉得酒店就像一个装满了各种杂物的衣兜，谢跃进被装进去，就很难一把再掏出来。一个服务小姐走过来，朝贺玉梅笑道：您好。找人吗？

贺玉梅忙笑道：请问东方公司的谢跃进经理在哪儿？

服务小姐笑笑：请跟我来。就款款地走进了一个雅间。贺玉梅跟进去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正搂着谢跃进的脖子喝交杯酒呢。贺玉梅气得声音都颤了，怒喝一声：谢跃进！

谢跃进猛地回过头来，惊讶地张大了嘴：你怎么来了？

贺玉梅嘿嘿冷笑道：我怎么就不能来啊，就看看那个女人，那女人嘴唇抹得刺眼红，满不在乎地看着贺玉梅。一桌人也都呆呆地看着贺玉梅。

贺玉梅恶笑道：谢跃进，我搅了你的兴致了吧。你跟这种臭女人在一起也不怕着上点什么病啊？

那位小姐拉下脸问谢跃进：谢总，这人是干什么的？

贺玉梅骂道：滚一边去，你他妈的算干什么的？

谢跃进气得浑身哆嗦，他吼道：贺玉梅，你还像个有知识的人吗？我这里谈业务呢，你……

贺玉梅嘿嘿笑道：谈业务？我今天就让你业务业务。一伸手，把桌子掀了，响起一片瓶子盘子的碎裂声。满桌子的人都慌得四下散开，谢跃进气急败坏地过来跟贺玉梅抓挠在了一起。人们都傻傻地看着两个人打，这时慌

慌地进来一个白胖白胖的男人，使劲把贺玉梅拉开了。贺玉梅认识这个白胖子，这人是这家酒店的老板，姓马，去过贺玉梅家。马老板气喘喘地陪着笑，贺小姐，贺小姐，消消气啊。

贺玉梅冷眼看了一眼马老板：你刚刚叫我什么，小姐？这年头婊子才叫小姐呢。转身就走。

下午一上班，吕建国先去了贺玉梅的办公室。进门就说：玉梅啊，你昨天不是说老齐公安局有熟人吗？咱们去求求他吧。他突然发现贺玉梅脸黄黄的，惊问道：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病了？

贺玉梅强笑道：没事。

吕建国问：是不是又跟老谢生气了？

贺玉梅笑道：像你这样天天咒我，没事也让你咒出事来的。

吕建国笑了：没事就好。怎么样？咱们是不是去求求老齐啊？

贺玉梅说：就怕他不办事，还看热闹。

吕建国叹道：试试吧。

贺玉梅站起身，突然又想起什么，就开了抽屉，拿出一个纸包递给吕建国。吕建国问：什么啊？

贺玉梅说：这是一万块钱，我放着也没用，谢跃进能挣。就捐给小魏的孩子看病吧。你别说是我捐的，省得工人们说闲话。

吕建国呆了呆，忙说：这不行，太多了，老谢挣钱也不容易的。

贺玉梅苦笑道：屁，他们挣钱跟玩似的，算了，不说这个了，越说越上火。

贺玉梅说：“你只当是打土豪了。”吕建国看看贺玉梅，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拿着那钱苦笑道：那我就处理了！就转身去办公室把钱锁了，然后两人就去了齐志远的办公室。

一进门，齐志远正在给宣传部的叶莉看手相呢。

叶莉这女人长得太妖，总让男人色迷迷的，又特别爱跟男人犯贱，有事没事总往齐志远的办公室跑。她原是车工，上了两年文科函大，毕业后就想进机关，前任许厂长看中了她，调她到宣传部搞党员教育，机关里关于她和许厂长的闲话特别多。许厂长下台后，她又搭上了纪委书记齐志远，两人混得挺热乎。去年宣传部长老李退休了，齐志远就提议让叶莉上，贺书记没同意。吕建国还想着今年机关精减把她减下去呢。

齐志远抬头见厂长书记两人进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我最近正在研究周易，拿小叶练练技术。你们二位不算算？

叶莉忙站起身：齐书记算得真是准哟。

贺玉梅笑道：小叶，你就让齐书记骗你吧。全是胡说八道，没一句是真的。

叶莉笑道：是说得准呢。又对吕建国笑道：厂长，刚刚市委宣传部打电话来，说省报明天有两个记者要来采访，关于国有企业如何走出困境的话题。你见不见啊？

吕建国苦笑道：我现在就困境着呢。你就说我不在。

贺玉梅说：不见。不怕人家笑话，现在咱们真是饭都管不起了。

叶莉笑道：那就算了。转身走了。吕建国就坐在齐志远对面：老齐，我听说公安局陈局长是你的党校同学。你是不是求求他，把那个姓郑的王八蛋弄出来。

贺玉梅笑道：老齐你真得出山了啊。

齐志远笑道：厂长，姓郑的这种鸡巴人，就该抓进去，蹲上几年。咱们还给他跑这事啊？算了吧。

吕建国就苦笑说：老齐，不是我这人犯贱，他手里不是有咱们一千多万的合同吗？

贺玉梅也赔笑：就是，老齐，就找找你的那个老同学吧。

齐志远摇头道：真是，我不想为这件破事去求人。不够丢人的呢。

吕建国看看齐志远一脸不肯通融，就说，那就算球了。转身出去了。贺玉梅走在后面，突然又回过身来，问：老齐，说实话，你是想看老吕的笑话吧。

齐志远窘住了：贺书记，别瞎说啊。

贺玉梅笑道：别不说实话，你和老赵都想让老吕早点滚下台呢。其实，老吕也是瞎操心，要是换上我，就不为这么个半死不活的破厂操心，谁人家的啊，还让别人暗着解气。说完，掉身就走。

齐志远脸就红了，笑骂道：贺书记，你怎么也跟吕厂长学坏了，嘴里也吐不出好话来了啊。

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吕建国给四海商行打电话要钱。一劲在电话里说好听的，最后泄气地把电话放了，骂道：操他姥姥的。

齐志远贺玉梅一前一后进了吕建国的办公室。

吕建国淡淡地看了齐志远一眼，问道：有事？

齐志远笑道：老吕，我跟我那个同学说了，今天晚上在鸿宾楼谈谈放人的事。

吕建国一怔，喜道：老齐，真是得谢谢你。这事还得你出马。

齐志远笑道：怎么说也是咱们厂的事情。我要是不办，大家都得骂我。再说真是要发不出工资来，我也是一份啊。

吕建国没想到齐志远一下子变得这样，竟怔住了。

齐志远笑道：厂长，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啊？

吕建国忙笑：看你说的。

贺玉梅苦笑道：老齐，这一桌子得多少钱？咱们厂可是真没钱了。你这个同学好不好打发啊？

齐志远想了想：我去组织部借点党费吧。财务是没钱了，说完就出门走了。

吕建国苦笑：党员们要是知道咱们拿着党费去吃喝，而且还是给嫖娼的去走后门说情，不定骂咱们什么呢。

鸿宾楼是市里一家很有名的餐馆，据说请的是京城的名厨，价钱也很厉害，但是每天仍然食客如云。齐志远带着吕建国贺玉梅到了鸿宾楼。贺玉梅说：老齐，你来过不少回了吧。

齐志远笑道：反正只要有人请，我就吃。齐志远在市委党校进修过，同学大都是头头脑脑的，平常总爱搞个小聚会，到处乱吃，乱找地方乱报销。进了餐厅，服务小姐好像跟齐志远很熟悉，微微笑着把他们三人让进了一个雅间。

陈局长还没来，三个人就坐着喝茶。吕建国笑道：老齐，这地方来一家伙得多少钱啊？

贺玉梅笑道：厂长你别害怕，钱不够，就把老齐押在这儿。

吕建国就看墙上挂着的一张画，一个外国女人，全身光光的，挺招人的眼神看着他们三个人。吕建国就笑骂：操蛋的，好像是干那个的吧。

齐志远就笑：厂长，您这叫什么眼神啊？这可是艺术品啊。

正要再说笑，就听到外边有人说话。齐志远忙站起身：来了。就迎出门去，引进来陈局长。

吕建国和贺玉梅忙站起来跟陈局长握手。

陈局长看看表，笑道：真是紧赶慢赶，还晚了十分钟。东城下午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贺玉梅惊讶道：又杀人了？

陈局长骂道：这两年事出得太多，操蛋的。头春节到现在，我几乎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

齐志远笑道：我也没见你瘦了。

一个婷婷玉立的服务小姐进来，微微一笑：几位点菜吗？贺玉梅笑道：点。就把桌上菜谱递给陈局长：陈局长，您点。吕建国也忙说：陈局长，点吧。

陈局长笑道：随便吧。不好让你们破费了，听老齐说，你们厂也太穷了。

吕建国就笑：再穷也不能穷了嘴，再苦也不能苦了胃。点。陈局长，咱们是头一回，一定得好好喝喝。

齐志远笑道：厂长，算了吧，你这话要是让工人听了，非得挨揍不可。老陈总在外面吃，今天就是坐着说说话，我来点。就拿过菜谱点了起来。

贺玉梅笑道：老齐你真是的，让陈局长点几个嘛，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啊？

齐志远笑说：今天听我的。就点了几道便宜的菜，又要了两瓶古井贡。然后对服务小姐说：先吃着，不够再说。

贺玉梅给陈局长倒了杯茶，四个人闲扯社会治安。吕建国就想着怎么开口讲放人的事。

菜上来了，齐志远起身忙着开酒瓶子。贺玉梅说不能喝，想喝饮料。陈局长笑道：不喝饮料，坐在一起就都喝一样的，现在女同志更能喝，都是改革改的。大家就笑。贺玉梅笑道：那我今天就舍命陪陈局长了。

四人连着干了三杯。吕建国就说了求陈局长放人的事。桌上的气氛有些紧张，齐志远看着陈局长：老陈，帮个忙吧。

贺玉梅叹道：真是没办法，我们还指着那小子吃饭呢。

陈局长对吕建国说：这人我们真是不好放，放了他，就等于给社会上的一些王八蛋长了志气，以后我手下的还不得让人随便打啦。换了你，你肯干吗？

吕建国苦笑道：陈局长，我也知道不该来找您，可是我实在没办法。刚刚贺书记也说了，我们厂两千多职工还指着那个王八蛋一千多万的合同过日子呢。现在外面欠我们好几百万，也弄不回来，工人们等着吃饭啊。那天几个工人找到我问，厂长，我们要是没干活也行，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还是一分钱也拿不到，这叫什么事啊？吕建国眼圈红了，说不下去，猛地喝了一杯酒。

齐志远赔笑道：老陈，你就给我一点面子吧。我们真是不容易啊。现在都说当企业家的能捞，你是没到吕厂长家去看过，穷兮兮的。他这个破厂

长当的，别提多窝囊了。

吕建国心里一热。没想到齐志远能说出这样几句话来，他感激地看了齐志远一眼，接过话头：真是像齐书记说的，陈局长，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得你们枪毙了那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这……说着泪就淌下来。吕建国抬手去擦，可流得更猛了。吕建国就转过脸去，贺玉梅的眼睛也红了。

陈局长目光就软下来，叹口气：老吕，我看你这人也是个实在人，不像是那种不管工人死活的东西。你别急了，人，我想办法给你弄出来。掏出无线电话，拨通了，就说：刑警队吗，我是陈志雄，找杜洪。杜洪啊，那天打咱们人的那几个怎么处理的？什么？这么快？嗯，行，我下来再找你吧。陈局长脸灰灰地放了电话。

齐志远忙问：怎么回事？

陈局长叹道：不好说了，案子报到省里去了。怕是……

吕建国怔了怔，苦笑道：陈局长，您尽了心了。您的人情我领了。

陈局长想了想：我再想想办法。吕厂长贺书记，你们别着急。操蛋，这事也就是晚了一天，我一准给你们办了。就仰脖干了一杯酒。

齐志远苦笑道：老陈，你这酒可不能白喝啊！你还是再想办法啊。

吕建国看看齐志远，心里热了一下，觉得老齐这人还是挺好的，自己不该跟他闹不团结的。

回到家里，刘虹刚刚吃过，见吕建国进了门，就说：志河走了，人家可是放下话了，过两天就来车提货呢。到底有戏没戏啊？

吕建国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快别烦我了。

刘虹不高兴道：全世界就好像你一个人忙似的，不就当了个破厂长吗？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就沉下来，三口人呆呆地吃饭。吃完了，刘虹就进屋了，吕建国就去洗碗。吕强忙过来说：爸，您歇会吧，我来干。吕建国一愣，看了吕强一眼，吕强朝他笑着。吕建国心里一动，感觉儿子长大了，懂事了，就笑笑：好，好。就退出来，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还没看出中央领导跟哪国的贵宾亲切友好地谈话呢，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是方大众从派出所打来的。方大众气呼呼地说：我们刚刚从县里回来，那辆车的事还是挺不好办，跟农民讲不出理来。那个县的县长就向着他们，说是要保护农民利益。那个操蛋的乡长更不讲理。厂长您说这事还怎么办啊？操他妈的地方保护主义！

吕建国恨道：你就别乱操了。明天我去看看吧。把电话放了，又给厂汽车队打了个电话，明天一早要车去县里。先找他们的乡长。

一路上风景真是不错。田野里的麦子都探头探脑地钻出来了，绿绿的让人爽眼。吕建国想起当年下乡帮老百姓拔麦子的情景，就骂出声来：怎么这年头老百姓也都学坏了啊。

方大众笑道：您骂谁啊？老百姓还骂呢。这年头好像谁都不高兴，真是邪了。

吕建国想起来：您带上钱了吗？弄不好咱们得请兔崽子们一顿呢。

方大众苦笑：人家吃不吃你的请还是回事呢！

三十多里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车子拐进了韩庄乡政府，就见一群农民正在乡政府门口吵吵什么呢，一群鸭子呱呱乱叫着，在院子里乱跑。

方大众把吕建国领到乡长办公室，门虚掩着，方大众敲敲门，里边传

出一个细细的嗓音：操蛋的，敲鸡巴什么啊？

门开了，一个白胖子一脸不高兴地走出来，见到方大众，就说：你又来了？

方大众忙说：谭乡长，这是我们吕厂长。

吕建国忙上前跟谭乡长握手。谭乡长笑笑：屋里坐吧。

吕建国走进屋里，闻到满屋子酒气，就看到了办公桌下边一堆酒瓶子。屋里挺乱的，墙上挂着几面奖旗，什么先进之类的。

吕建国坐在靠墙的沙发上，笑道：谭乡长，我是来讨我们厂那辆车的，还请您多多帮忙啊。

谭乡长笑道：昨天方主任和两个公安的同志来过了，真是不好办啊。我们那家企业也是受了骗啊。

吕建国说：谭乡长，这车我们一定要带回去的，我们是个穷厂，还指着这辆车干活呢。

现在国有企业也真是不容易啊。

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个缝，一个妇女探进头：乡长，还开会不了？

谭乡长嘻嘻笑道：开你娘那脚，都把你们计划了。等着去吧！那妇女就笑着跑了。

谭乡长说：吕厂长，您也不容易，这我知道。可是老百姓也不容易啊，好容易攒俩钱，买辆车，你说是赃物，就弄走，真要是死两口子人咋办啊？您也替我想想。换换个，您能不管不顾去把车弄出来就让人家带走吗？

吕建国看着这个白白净净的乡长，总觉得他像某部电视剧里的太监，直想骂，可是脸上还得陪着笑：谭乡长，真是请您帮帮我们，我们厂真是太穷了。

谭乡长噗哧笑了：不能吧？穷厂还能买这种高级车啊？

吕建国叹口气：这不是图个脸面嘛。人是衣裳马是鞍嘛，不买车，人家看不起你，谁还跟你谈生意啊？

谭乡长看看表，起身说：吕厂长啊，您看这事是不是下来再商量，我还有个会，真是不好意思了。就坐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乱找，也不知道找什么，嘴里还一个劲骂着脏话。

吕建国强笑道：好的，下来再说，您忙吧。就退出来。

上了车，方大众问：咱们去哪？

吕建国说：上县委，找那个鸡巴县长去。

贺玉梅听吕建国说了去要车的经过，就笑：你真是行，没让人家打一顿就算是便宜了。

吕建国骂：打人？我还想打人呢。那个姓门的县长简直就是个混蛋，你跟他说东他说西，最后还发脾气，说他不管这些破事，说完就躲了。操蛋哩！正说着，王超进来了，笑道：两位领导都在，市工会知道了章荣的病，体谅咱厂的困难，拨下来三千块钱，让给章荣看病。

吕建国高兴道：真是不错。给章荣送去了吗？

王超苦笑道：章师傅不收啊，让把这钱交到卫生所，给卫生所进药。可人家市工会说，这是特批款，专款专用的。

吕建国说：那当然，章师傅是省管劳模。走，咱们一起去看看他。

章荣住的还是厂里的旧宿舍，本来早想把这破楼拆了重盖，可总是没钱。楼道里的墙皮都已经剥落了，露出灰灰的水泥，还用粉笔写着某某小王

八大王八之类的骂人话。吕建国记得，章荣早就应该搬进厂里的新宿舍，可是章荣让了几回，就一直没有搬成。吕建国心里酸酸的，现在像章荣这样的老工人真是不多了啊。

进了章荣的家，一股呛人的中药味扑得吕建国要呕。

章荣的儿子章小龙迎出来，懒懒地点头道：领导们来了，屋里坐吧。

屋里光线挺暗，窗帘拉着。章荣正躺着，就睁开眼问：谁来了？章小龙忙说：厂领导来看您了。就过去把窗帘拉开，太阳光软软地漫进来。吕建国看到玻璃坏了两块，用纤维板钉着呢。灰灰的墙上贴着好些奖状，纸都泛着黄，有些已经看不出日期了，吕建国感觉那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了。

章荣撑起身子，笑道：快坐啊，小龙，给领导们拿椅子，沏点水来。章小龙就出去了。

王超追出去：小章，别忙了，我们不喝。

吕建国凑到床前，笑道：好些了吗？整天瞎忙，也没顾上来看您。

章荣笑道：没事的，让领导操心了。老球的了，不中用了。想起咱们搞大会战的时候，就跟昨天似的。

吕建国笑道：可不是嘛！一眨眼，我都快五十岁了。

章荣笑笑：您那次为了赶活，出了废品还不想返工，我扣你的红旗分，你还哭鼻子哩……说着，章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立刻涨得通红。

章小龙忙过来给他捶背。吕建国摸摸章荣的额头，吓了一跳：章师傅，你发烧呢。

章荣笑笑：没事，一会泡点姜汤就行了。

贺玉梅说：章师傅，还是去住院吧。厂里都联系好了啊。

章荣说：我这病住院也不行了，就在家呆着吧。我是真怕死在医院里。说着又咳嗽起来。

王超急道：章师傅，市工会拨给您的特款，让您住院的，您还是去吧。这不，厂长书记都来劝您了。

章荣摇摇头：不去了。我都这样了，干啥还糟蹋那钱啊。

吕建国看看章荣，眼睛就红了，叹道：章师傅，说什么还是要住院的，你是咱厂的老模范了，你不去，工人们要骂我们的。

章荣叹道：算了，厂长，是我自己不去的，谁骂你们啊。厂里对我挺好的，我满意着呢。现在厂里这么紧张，我这破病还治个什么劲啊？不给厂里添乱了。

吕建国说：您看病这点钱还是能挤出来的，再说市里也给了些钱专门给您看病的。

章荣还是摇头：不行，我知道厂里那点钱，都是工人们一分一分挣来的，我不能全扔在医院的病床上。市里要是真给点钱，就给咱厂的卫生所进点药吧。我听说现在卫生所连感冒药也没了，这怎么行啊？……

章荣说着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吕建国再也忍不住了，泪就流了满脸，说了声：章师傅，您歇着吧。就起身告辞。

章荣突然喊住吕建国：厂长，你站下，我、我有话说。

吕建国一脸泪水地回转过身：章师傅，您说，

章荣看看吕建国和贺玉梅：我老了，有今天没明天的，肚子里有句话，你们当领导的比我想得长远，我说得对不对的，就……

贺玉梅忙扶住章荣：您慢慢说，有什么困难就提。

章荣吃力地摆摆手：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顶住这一段困难，什么事情也有个潮起潮落的，别觉得天都要塌了，我说得不好，毛主席怎么说来着……

吕建国心头一阵痛热，他一下子抓住章荣的手，颤声道：章师傅，您说得对。您……吕建国的泪唰唰地流下来。

从章荣家回来，几个厂领导闷闷地坐在办公室，吕建国突然抓起电话，让徐科长来一下。不一会，徐科长就颠颠地跑来，一进门看出气氛不对，小心地问吕建国：厂长，有事？

吕建国恶恶地说：老徐，你明天就把赵明的饭馆给封了。告诉他，三天之内把十万块钱交来。

徐科长看看齐志远。齐志远望着窗外，不说话。窗外灰灰的，天渐渐阴死了，太阳胆怯地躲进了云层。

徐科长问：他要是真不交呢？

吕建国恶笑一声：你就让他滚蛋。你告诉他，就说这话是我姓吕的讲的。

徐科长答应一声就出去了。贺玉梅想了想：厂长，四海商行的钱也该再去要要了。

吕建国想了想说：我去一趟四海商行，找找那个姓赵的混蛋。这六十几万不是个小数啊。

贺玉梅叹道：怕是不好要啊！

吕建国说：不行就跟他打官司吧。

齐志远苦笑：赵志高那小子是个人精。他现在有好几个企业，跟咱们有关系的那个四海商行早就是个虚名了，法院就是查封，也掏不出几个儿子来，他盼着跟咱们打官司呢。再者，我听说他表姐夫就是法院院长。

吕建国骂：我操他妈了。这叫什么事啊？

一上班，贺玉梅就进了吕建国的办公室，进门就笑：厂长，你猜我找到谁了，这回准能治了那个姓谭的。

吕建国笑道：除非你找到了他爹。不过他听不听他爹的，也难说哩。

贺玉梅笑道：他不听他爹的，他得听县太爷的。

吕建国摇头苦笑：算球了，那个县长我上次就碰过了，也是个混蛋，根本不讲理。他能向着咱们说话？

贺玉梅坐下喝了口水，笑道：三车间乔亮告诉我，他们车间岳秀秀是那个姓门的县长的亲外甥女，我见岳秀秀了，岳秀秀说没问题，她姨夫肯定给办。她刚刚给姓门的打了电话。

吕建国一下来了精神：操，真这么简单啊。

贺玉梅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说简单就真简单。

吕建国说：那你去一趟吧，上次我跟姓门的差点吵起来。我一去，别再把事情办砸了屁的。

贺玉梅到县里的时候，正是中午。贺玉梅想，正好把门县长请出来吃顿饭。到了门县长的办公室，门县长正跟几个人说话呢，见到岳秀秀就忙让那几个人走了，跟岳秀秀嘻嘻哈哈笑着，聊着家长里短。岳秀秀说了要车的事，门县长笑道：你怎么管这事啊？岳秀秀说：我在厂里负责呢，我不管谁管啊？门县长笑道：真的啊，早知道是这样一个关系，我早就让他们把车放

了。说着，才看到贺玉梅。岳秀秀介绍了贺玉梅，贺玉梅笑着说：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办不了，只好麻烦您了。就说了谭乡长的态度。

门县长骂道：操，还挺牛的哩。放心，这事我给你们办了。对了，你们还没吃饭吧，咱们先吃饭去，就喊来一个瘦男人，门县长说：李秘书，你去打电话把老谭给我喊来。李秘书转身走了。贺玉梅笑道：不忙，咱们先吃饭吧。

门县长说：不是我着急，我上次开会听他们念叨了几句这件事，你们厂一个姓方的和一个姓吕的也来找过我。要是不赶紧找老谭，他们就敢再给你卖了球的。到时上哪找啊？

贺玉梅心里一紧张，脸上笑道：那真得快点，这年月什么都讲改革速度，真要是卖了，我们可就惨了。

门县长就带着岳秀秀贺玉梅去了县委门口的饭店。进了门，老板慌慌地迎上来：县长，您吃饭啊？门县长笑道：临时来了几个亲戚，在你这闹一顿吧。老板忙笑道：平常请也请不到您呢，我说昨天晚上做梦听到喜鹊叫呢，敢情今天有贵客来啊。门县长哈哈笑；操蛋的，你可真会说好话。几个人就进了雅间。门县长也不看菜谱，乱点了一气，老板就让人把菜端上来，又端上两瓶五粮液和两盒红塔山，客气了几句，就退出去了。贺玉梅心里就害怕，怕一会结帐钱带得不够。小岳撒娇说：姨夫，这事您可真是给办了啊，要不厂长可得扣我的工资啊。

门县长笑道：外甥女的事，我还能不管啊。来，贺书记，喝酒喝酒。我这个外甥女你可得照顾着点啊。贺玉梅忙笑道：您放心好了。

吃过饭，贺玉梅忙去结帐。门县长拦住她，笑道：贺书记，到我这地面上还用你结帐啊。就对老板说：先记在农业局吧。老板笑道：您甭管了。就忙着送他们几个出来。

贺玉梅觉得喝得有点多了，头晕晕的，就笑着说：看起来，真是当个县长好，一方土地，说了算啊。

门县长笑笑：您是没见我受治的时候呢。

回到县委，刚在门县长屋里坐了，李秘书就进来说：县长，谭乡长来了。门县长点点头：让他进来。

李秘书出去，一会，谭乡长就进来了，进门就笑：县长，您真是改革作风啊，连饭也不让我吃好啊，今天您得请我。又朝贺玉梅小岳笑笑。

门县长哈哈笑了：你小子还用我管饭啊。坐吧，这两位找你有事呢。这是贺书记。就掏出烟来扔给谭乡长一支。

谭乡长点着烟，傻怔怔地笑问：县长，什么事啊？

门县长瞪眼道：什么事？你还好意思说，偷了人家的车，还不给人家。咱们县的脸快让你们丢球的光了。

谭乡长笑道：刚刚李秘书跟我讲了，县长，不大好办啊。谁知道是贼车啊，要知道是贼车，白给也不敢要啊。现在也不能说拿走就拿走啊，吴大水那个楞头青还不得跟我玩命啊？

门县长笑道：谁敢跟你玩命啊，说得吓人乎拉的。

谭乡长说：门县长，这事真是不好办。那车是吴大水花三十万买来的，手续都全，硬给他拿走，他真怕是接受不了。

门县长哈哈笑了：屁话。三十万？哄鬼呀？吴大水那个鬼精，我还怀疑他给钱没给钱呢！别废话了，这事你去办吧。这是我外甥女的车，你去告

诉吴大水，他要是不放车，就是不给我老门面子，我还真就不要了。

谭乡长尴尬地站起身，朝贺玉梅笑道：上次您厂里的那位吕厂长找过我的，您能不能出几万？五万行不行？

贺玉梅心想这个姓谭的真够难缠的，笑了笑，刚想说几句没钱的话。门县长就火了：贺书记，你别理他，这小子见谁都想割一刀的。

谭乡长哈哈笑了：县长，我真是斗不过您的。好吧，既然县长发话了，我料定吴大水屁都不敢高声放一个的。我明天把车给您开到县委来。就朝贺玉梅笑笑，出门走了。贺玉梅有点愣，没想到这事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开着玩笑就办了。

门县长朝贺玉梅笑道：那您就住一夜吧。明天一早他就送车来。

贺玉梅笑道：还是您面子大。

门县长说：大个屁，我要不是县长，他们才不理我呢。

岳秀秀笑问：姨夫，他们明天要是不来呢？

门县长眼睛一瞪：敢？过明天中午我都饶不了他们。

吕建国正在给那几个要帐回来的人开会呢，贺玉梅在门口探头。吕建国忙起身出来，贺玉梅笑道：车开回来了。就把事情跟吕建国说了个大概。

吕建国高兴道：行，真是有你的。你先回去歇歇吧，我看你累得也够呛。

贺玉梅笑说：我真得歇歇了，那个姓门的可真是个酒桶，昨天真把我灌坏了。

贺玉梅进了家，就想躺下睡一觉。躺在床上，又给妹妹打了个电话，问问谢跃进这两天的行踪，自上次在酒店闹了那一回，谢跃进就没回家。

贺芳不在公司，一个女的接的电话，说贺芳住院了，两天了。贺玉梅吓了一跳，忙问贺芳怎么了。那女的说：我知道怎么了？我又不是她妈。你愿去就去看吧，妇产医院。

贺玉梅更是吓坏了，就问：妇产医院，她住妇产医院干什么？

那女的好像跟贺芳有深仇大恨似的，干硬硬地冷笑道：你这人好烦啊，你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嘛。

贺玉梅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慌慌地跑到街上叫住一辆出租就朝妇产医院去。一路上没头没脑地乱想，越想越怕，直到进了病房，看到谢跃进正坐在贺芳床前，她仍是没有反应过来，脑袋木木的。贺玉梅急急地问贺芳：怎么回事？你怎么住这儿了？

贺芳脸色苍白，朝贺玉梅笑笑：我没事。你怎么知道的？

贺玉梅喘着气说：我出差刚回来，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又看看一旁的谢跃进，贺玉梅心里突然跳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看看贺芳，再看看谢跃进，贺芳头歪向边，流下泪来。贺玉梅猛地搞清楚什么了。

谢跃进尴尬地站起身，笑笑：玉梅，你呆一会吧。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病房里只剩下了姐妹两个了，空气有点发紧。贺玉梅低低地叫了声：小芳。贺芳回过头来，两人呆呆地互相望着。

贺玉梅叹口气：芳芳，你都让我糊涂了。你和谢跃进到底怎么回事？

贺芳突然不哭了，冷笑一声：姐姐，你既然全知道了，还说什么蒙在鼓里。你让我说什么？我喜欢他。但我并不想在你们中间惹是生非，否则，我决不会打掉这个孩子的。

贺玉梅叫起来：什么？你真的有了孩子？

贺芳淡淡地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他跟你离婚的。

贺玉梅只觉得头疼得厉害，全身颤抖。她怒吼起来：你不该这样啊！你知道谢跃进在外面搞着多少女人吗？

贺芳冷冷地说：你别乱吵乱嚷。他没有欺骗我，是我情愿的。你别恨他，是我自己对不住你。

贺玉梅静下来，看看贺芳：好吧，你先住院吧。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小芳，也许他在你眼睛里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我眼睛里他很不值钱，你愿意跟他，我拱手让给你。就摔门出去了。听到病房里传出贺芳的哭声，贺玉梅脚步迟疑了一下，还是大步走了。

到了医院门口，看到谢跃进正在那里推着摩托车抽烟呢，似乎是在等她。贺玉梅没理他，取出自行车就要走。谢跃进跟上来：玉梅，你听我说。

贺玉梅哽声道：你还想跟我说什么？

谢跃进苦笑道：事情闹到这一步，我还能说什么？

贺玉梅冷笑：你到底跟芳芳什么时候有的这种关系？

谢跃进道：一年前。你就看着办吧。

贺玉梅冷笑一声：我看着办？你把芳芳毁了，还问我怎么办？说罢，扬手给了谢跃进一个耳光，掉头就走。

就听到谢跃进在她身后冷笑道：别把自己装成修女的样子，你跟姓梁的事谁不知道啊？

贺玉梅身子一颤，她回过头来，盯着谢跃进，突然笑了：你也相信这事。谢跃进，我真是白白跟你过了这些年了！

谢跃进就骑着摩托车走了，就剩下贺玉梅呆呆地站在那里。阴阴的天空落下了几丝雨，夹着软软塌塌的雪花，冰冰的。贺玉梅仰起头，看着散散的雨夹雪，就记起上大学时一位老师讲过，这种东西叫做霰。

王超来找吕建国，说小魏的女儿明天要开刀了，问吕厂长是不是去看看？

吕建国说：去，厂领导们都去看看。

王超发愁说：职工们给小魏捐了五万多块钱，可还不够。医院要十万押金啊。怎么办啊？

吕建国叹道：下来再说吧，咱们先去看看。

两人起身出来，就听到楼道里一阵乱吵，赵明骂骂咧咧地走过来。

赵明喝得醉熏熏的，身后跟着蔡大胡子。方大众跟在他身后陪着笑：老赵，有意见慢慢讲嘛。赵明一把推开了方大众：滚你一边去。你他妈的就会拍马屁，我找姓吕的说话。

吕建国黑着脸站在走廊里，冷冷地问：赵明，你来交钱了？

赵明抬头看到吕建国，就恶笑道：吕厂长，你凭什么封我的门？

吕建国不想跟他在走廊里吵，就转身进了办公室，赵明跟了进来。吕建国说：我正要找你，正好你来了。我就要你一句话，你到底交不交承包费。

赵明点一支烟，吐了个烟圈：我不是告诉你了嘛，现在没钱，先记着，年底一块算，少不了厂里一分钱。说完就往沙发上一躺，把脚蹬在了沙发扶手上。

吕建国摇头：那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厂里决定，你的承包合同就此终止。

赵明把烟在手里捻死了，狠狠摔在地上，跳起来：你姓吕的两片嘴一碰就完了？你不让我干，要包赔我的损失！

吕建国愤怒地站起来：赵明，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

赵明眼睛冒出火来，向前一步，一拳打在吕建国的脸上，吕建国鼻子就冒血出来。

王超和方大众呆住了，扑过去抱住赵明，赵明跳脚骂道：姓吕的，老子今天非打残了你不可。门外冲进来几个人，赶忙去扶吕建国。

吕建国摆摆手，对众人说：放开他，让他过来，我不相信他敢打死我姓吕的。

赵明愣住了，他不明白吕建国为什么不跟他急眼。

吕建国擦擦脸上的血，淡淡道：赵明，你小子用良心想想，如果你真是没钱，就算我姓吕的操蛋了。现在厂里穷得锅都揭不开了，好几个病号都……，小魏的女儿白血病就在医院躺着，等着钱用。还有章荣，不说了，这你都知道。你该着厂里的钱不给，你要是有一点人味，你能不能这么干？我怎么也想不透，你也算是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了。你……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就是想惹急了我，让我也动手，你就可以赖帐了吗？我就是当着这个厂长就算了，我真是连宰你的心都有了！说完，转身就走，走到门外，又转过身来，恶恶地骂一句：赵明，你是个王八蛋！就啪地一声把门摔上。门又弹开了，走廊里渐渐远去了吕建国生硬的脚步声。

一阵风生猛地刮进来，凉凉的寒风中，已经没有了严冬里那种尖厉的寒气。这是冻人不冻冰的季节了。

众人都愣在那里，呆呆地听着风呼呼地刮着，十分的单调。

赵明呆呆地，蔡大胡子一旁低声问道：“赵哥，咱们……”赵明低声吼道：明天把钱交给姓吕的！一跺脚转身走了。

吕建国到医院的时候，毛毛刚刚醒过来。厂里好多人都呆呆闷闷地坐在走廊里，吕建国看到袁家杰也来了。

吕建国进了病房，毛毛眼睛艰难地睁开了，看看吕建国他们，笑了：谢谢叔叔们。

吕建国笑道：毛毛，就会好的。就会好的。

毛毛额头上淌着细细的汗珠，她艰难地说：还是让我出院吧。别再让厂里的叔叔阿姨们给我花钱了，治不好了，我知道的。谢谢叔叔阿姨们关心我。我现在点都不疼了。

吕建国眼睛潮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转身走出了病房。

病房外面，一帮人正在劝慰小魏。小魏两口子呆呆地坐着，傻了一样。吕建国走过来：小魏，先给孩子看病，有什么困难下来再说。

小魏哭着说：吕厂长，说什么也不看了，我不能拿着大家的钱往坑里扔啊。我……

于志强火冒冒地说：混帐话。你怎么就知道治不好呢？

小魏泪流满面：我什么都明白。大家的心意我领了。真的，厂长，您就别让我难受了。

吕建国拍拍小魏的肩，叹道：别这样。治一定要治。只要咱厂子不垮，毛毛的病就得看。别说十万，就是二十万，厂里也会想办法。

小魏拼命地摇头：厂长，厂长。不能这样，真的不能这样。

齐志远眼泪落下来：小魏啊，你就别再乱说了啊。

小魏和他爱人就扑通跪下了。

吕建国心里一酸，怒声吼道：你这是干什么，混！你给我起来！起来！一把扯起小魏。

吕建国的声音颤抖：要骂，就该骂我，打我，我这个厂长无能啊。

走廊里哭声大作。

吕建国中午饭也没吃好，跟刘虹吵了几句就出来了。刘虹一劲追问他志河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吕建国恨不得狠狠骂妻子几句，他感到这帮人十分可恨，在自己倒震的时候，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还一个劲的找事儿。他突然觉得自己挺没劲的，来到办公室，就坐在沙发上闷头闷脑地抽烟。

袁家杰走进来，看看吕建国，就重重地坐在沙发上，不说话。

吕建国笑道：又怎么了？看你样子怪怪的。掏出一支烟扔给袁家杰。

袁家杰接过吸了，吐出一团雾，叹道：我知道你挺恨我的。

吕建国抬起头：你说什么呢？我凭什么要恨你啊？

袁家杰苦笑笑，没说话，呆呆地抽烟。抽完了，又伸手朝吕建国要了一支。

吕建国叹道：我想通了，你还是走吧。在哪下好了都是国家的。

袁家杰一怔，迷茫地看着吕建国。吕建国也苦脸看着他。

两人一时没话可说了。风从窗子缝中溜进来，发出滋滋的响声。袁家杰呆呆地说：我不走了。今天把我那个专利卖了。

吕建国一怔：卖了？卖给谁了？

袁家杰苦笑道：卖给那个乡镇企业了，一百三十万。我跟他们要的现金，我怕钱汇过来让银行给截住抵了利息。

吕建国心慌地问：那你？……吕建国知道，袁家杰这个项目搞了好几年了，本来厂里想上这个项目，可是前任许厂长跟袁家杰闹不来，就耽误了。吕建国上台后想搞，可是厂里又没钱，银行一个子也不贷给了。

袁家杰脸色苍白地站起身：他们两天就来谈。你接待一下吧。

吕建国站起身，声音有些发涩：家杰，这事是不是你再想想？这可是你十几年的心血啊！

袁家杰苦笑道：还想什么啊？厂里都到了这份上了，唉！转身就走。

吕建国猛地喊了一声：家杰……声音就哽住了。

袁家杰回过头来，也呆呆地看着吕建国。一时屋里静得能听到两人的心跳声。

太阳明晃晃地照进来，吕建国脸上滑下几滴泪，在阳光中跳跃着。

袁家杰涩涩地笑笑：建国……就再无话了。

两个人都呆呆地盯着窗台上那盆月季，浇过水的月季，叶子已经悄悄舒展了。

有人把门撞开了，吕建国一惊，就见章小龙脸色灰灰地跑进来，进门就哭：厂长，我爸过去了。

吕建国一惊，袁家杰颤声道：昨天不是还挺能吃的吗？怎么这么快啊？

吕建国难过地对袁家杰说：咱们去送送章师傅吧。

章荣真是死了。等吕建国几个人赶到医院的时候，章荣已经给推进了太平间了。章荣静静地躺着，眉头却紧紧皱着，似乎有无限的心事还没有放下。吕建国心头一阵凄楚，泪涌下来，就闷着头出来了。走廊里已经站了一

大片厂里的工人。十几个过去给章荣当过徒弟的，呜呜乌哭着，哭声在医院里低低的传远了。

门外，春雨下得正紧，啪啪砸在台阶上，让人感觉心里冰冷。吕建国抬头看看，天空白茫茫的，院中的几棵杨树绽出星星点点的绿，就要抽出新条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吕建国接到了陈局长的电话。

陈局长在电话里笑道：老吕，人今天就放，你们派人来接一下吧，写个保证，罚五千块钱，不能再少了。

吕建国高兴道：谢谢陈局长了。我什么时候请您喝酒啊？

陈局长哈哈笑道：行了行了，你那个破厂能给工人开支就算念佛了，别把工人们逼得上街就算照顾我了。最近怎么样啊？

吕建国苦笑道：挣扎吧。

又说了几句，陈局长放了电话。吕建国就打电话喊方大众来。方大众进来问：厂长，有事？

吕建国骂道：你一会儿去把姓郑的那个王八蛋接回来，刚刚陈局长打了电话，说今天放人，你去财务拿上五千块钱的罚款。

方大众笑道：厂长，还是您亲自去一下吧，显得重视啊。

吕建国恼了：你让我重视什么？我坐着车去接那个流氓？我没心思。

方大众笑道：算了算了，看您这么多话，我去吧。在哪给他们接风啊？吕建国想了想：你随便找个地方吧，就说我不在家。方大众笑了：那好，反正明天您得见人家啊。就转身走了。

吕建国就去告诉贺玉梅。进了贺玉梅办公室，就看出不对劲了，贺玉梅眼睛红肿着，好像是刚刚哭过。

吕建国就问：又打架了？

贺玉梅恨恨地说：厂长，你别劝我了。我要跟谢跃进离婚。

吕建国惊讶道：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到底怎么了？

贺玉梅叹口气，摆摆手：不提了，我不想说。

吕建国就暗暗想：这个女人挺不容易的啊。就不再问，闷闷地坐着。

吕建国突然又想起志河的那件事来，就对贺玉梅说：有件事我一直忘了跟你说了，我下乡插队的那个村来人找我要几吨废钢材，我不好推出去，先给你打个招呼，日后我老婆要是来问你，你就说党委不同意。

贺玉梅苦笑道：你要是推不开就给人家几吨吧，好歹你在人家那里下过乡呢。

吕建国说：我那天喝酒喝多了，就随口乱答应了。不说了，今后你是不愿办的事，就往我这儿推，我要是不想办的事，就往你这儿推。

贺玉梅笑道：行啊，互相背黑锅吧。

吕建国看看表：下班了，走吧。

贺玉梅说：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再呆会儿。

吕建国苦笑道：别有什么想不开的吧？

贺玉梅突然问：厂长，都传说我跟梁局长有事，你相信嘛？

吕建国一怔，哈哈笑了：你说什么啊？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啊，别瞎想了。就出来了。

走出几步，听到贺玉梅在办公室呜呜地哭了。吕建国心里一酸，仰天长叹了一口气，大步走出楼去。

吕建国站在厂门口，突然发现厂门口的树一夜之间，已经绿绿的了，恼人的春寒大概就要过去了。

的爷

作者：谈歌

的爷：S城对出租车司机的称呼。

的爷刘振龙昨天夜里看世界杯睡晚了，早上一睁眼已经7点多了，他忙着爬起来到厨房里冲了把脸。儿子刘蒙早就上学走了，老婆何芳还睡着，嘴里还打着小呼噜。刘振龙一直纳闷，结婚前何芳文文静静的，这几年怎么学会了打呼噜还会骂大街。以前那个何芳哪去了？他总感觉何芳什么时候偷偷让人给换了。何芳最近还当上了球迷，比刘振龙还迷，世界杯场场不拉，嘴里还骂“傻逼”“臭逼”什么的似乎特专业。刘振龙觉得很可笑，何芳知道个屁啊，连越位也看不出来跟着瞎哄。刘振龙忙着冲了一碗方便面，胡乱吃了。何芳这时候醒了，打着哈欠眯着眼说：“昨天那场球踢得太臭了，早知道就不看了。困死了。”刘振龙没说话，抹抹嘴就出门。何芳突然又想起什么：“振龙，你小心点张秘书那个王八蛋啊。”刘振龙愣了一下，笑了：“他能把我生吃了啊？”就打着哈欠下楼了。

何芳说的是昨天晚上跟张秘书打架的事。张秘书是刘振龙原来厂的秘书，昨天晚上突然来找刘振龙。刘振龙没想到张秘书会来找他，他瞧不起这个人。张秘书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厂里的，分在技术科不愿呆，愿调到办公室写材料，写了一年多，就提拔了办公室副主任，跟吴厂长搞得热乎极了。刘振龙觉得这个人特别贱，可人家上了门，面子上还要说得过去。何芳什么事都挂在脸上，看张秘书来了，就躲到里屋看电视。张秘书坐下寒暄了几句，就说：“后天吴厂长的儿子结婚，想出几辆车。你给组织一下怎么样啊？现在市里抓得挺紧，不让动公车。电视台还总偷着录像给曝光，真气人。”刘振龙皱眉问：“给多少钱啊？”张秘书一怔，笑了：“就不提钱了吧。吴厂长也是你的老领导了，你找几个人帮帮忙嘛。完了在海鲜城撮一顿。”就掏出盒大中华扔一支给刘振龙。刘振龙摇头道：“我戒了。不抽了。”把烟扔回给张秘书：“这事还真不好说。现在都得往钱上看，这钱你要不出，就得我出，可我跟吴厂长不来往，我替他出钱肉疼。”张秘书眉头皱起来了：“那就算屁了。振龙，真想不到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啊。”刘振龙嘿嘿笑了：“张秘书，我真是不能给你面子。吴厂长？他算个什么东西？如果是哪个工友用车，我刘振龙没有二话。我要有二话，我就是个大个的王八。”刘振龙用手比划了一下，他突然瞪起眼睛，近乎咆哮道：“姓吴的不行。你告诉他，刘振龙连杀他的心都有。他天天花天酒地的，弄得厂里几年不好好开支了，还弄得好多工友下岗，他算个什么东西？”张秘书脸上就不是色了，摆摆手：“算了算了，你说这种淡话有什么用。你不就是不肯出车吗，有什么了不起啊？”刘振龙脸就暗下来了：“张秘书，你说话可留点德啊。我可没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躲在屋里看电视的何芳实在听不下去了，蹿出来指着张秘书嚷道：“快走吧。你这种人也是，人家儿子结婚，关你屁事啊。走人走人。”张秘

书站起身冷笑一声：“刘振龙，你不就是个破开车的吗？算个什么啊。”张秘书话音没落，刘振龙的拳头已经砸过去了。张秘书捂着肚叫了一声，就像一口袋土豆重重地扑倒了。何芳一把拉住刘振龙：“振龙，算了算了。”转身对张秘书嚷：“你他妈的快滚蛋。”张秘书爬起来，咬牙切齿地说着狠话，忙着跑了。刘振龙不解气，骂了半晚上，还差点忘了看足球。

刘振龙打着哈欠下了楼，发现车窗上有一片腥气的污物。他苦笑着骂了一句。知道又是楼里哪个人喝多了，吐的。刘振龙擦净了车窗，心里闷闷地发动了车。这一阵儿生意挺不好做，城市的出租车已经饱和了，市政府早就不让再办新证了。可听说出租车公司今年还是偷偷摸摸办了一千多个本。还常常有一些不上户口的黑车到处跑。狼多肉少马路上光是跑空车了。前些时候刘振龙总是呼呼地跑到半夜，也就挣个二、三百块钱，乱七八糟的刨了去，最多也就落个百十块钱。这些天他干脆早早收车，回家看球赛。

拐出家门口的小巷时，刘振龙看到他爸爸刘占山骑着一辆三轮车正往早市上骑呢。老爷子骑得挺急，猫着腰，挺用力的样子。刘振龙叹了口气，放慢了车速。

刘占山现在牛子的饭馆当采购呢。刘占山退休后到处找活干，老爷子太倔，经常跟人家吵架，所以几个地方都没干长远。老爷子闲不住，后来又找了一家企业给人家看大门值夜。

刘振龙也不反对老爷子找点活干，活动活动也好。可别人值夜都睡大觉，老爷子负责，晚上两眼瞪得跟小灯笼似的，拿着个手电乱转悠，熬得太苦。那家企业总表扬他，越表扬刘占山越来劲。刘振龙劝他：“爸，你别干了。这不成了熬鹰了吗？您换换地方，要不就在家养着，我给您钱花。”刘占山眼睛一瞪：“混蛋话。老子不用你们兄弟养活。老子还能干呢，我又不是没上过夜班。”可这一段市里的治安不太好，总有半夜偷东西的，前些日子还有个出租车司机让人给杀了。刘振龙担心老爷子出事，暗中托人让那家企业把老爷子炒了鱿鱼。

刘占山挺生气，找那家企业的老板说：“我看门挺负责的，又没丢过东西，怎么好好的不让我干了？”老板笑嘻嘻地说：“您说得都对，可我不用了。”老爷子没辙了，刘振龙乘机把他介绍到牛子的饭馆来帮工。

牛子是刘振龙的朋友，过去也是出租车司机，后来出了一次事故把腿给弄折了，就改行开了个饭馆。牛子人缘好，司机们总到他的饭馆吃饭，生意挺红火。刘占山负责早晨帮忙买点菜，活挺轻。老爷子觉得牛经理是照顾他，牛经理就说：“我跟振龙是朋友，让您来我这里我放心。再说这活也得有人干，您不干我也得雇别人干。”刘占山心里还是嘀咕，找刘振龙问：“这活是不是太轻了点，是不是为了照顾我才安排了一个这样的活啊？”刘振龙皱眉：“您心眼多得累不累啊？给您找个活，您看您这套事啊。”刘占山笑骂：“操蛋，还嫌我烦了。”就安下心来在牛子的饭店干了。

刘振龙姐弟三个。姐姐刘玉华大学毕业出了趟国，回来嫁了一个研究员。两个挺自私，关上门过日子谁也不招惹。每年春节象征性地回来一次，屁股坐不热就走。弟弟刘松林在百货公司当业务员，怕老婆，也不愿跟老爸在一起过。刘振龙不怕老婆，可老婆也不怕他。何芳跟公公闹不来，刘占山只好自己过。想到家里这些窝心事，刘振龙就头皮发麻。

刘振龙慢慢吞吞跟在爸爸后边，等老爸骑着三轮拐了弯，才把车开过去。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背影，心里陡然酸了一下，一股挺不是滋

味的东西涌上来，眼睛就有点发潮。妈妈死得早，老爸现在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前些日子老爸想找一个老伴，跟孩子们商量，刘振龙赞成，可是刘玉华刘松林死活不同意，老爸也就没再坚持。想到这事，刘振龙就恨刘玉华刘松林，又恨老婆何芳。

太阳蒙蒙地升起来了，土气黄黄的让人眼涩。街道在软弱无力的阳光下显得很古旧。早晨上班的车流高峰刚刚过去，街道一下子又宽绰些了。刘振龙一路乱想着，半道拉了一趟活儿，就不敢再拉，忙开到了出租汽车公司。今天公司开例会，经理老苗要亲自训话。

前天，公安的从赵和平的出租车里搜出好几包毒品来。赵和平脸黄黄的连喊冤枉，可还是让公安的带走了。老苗吓坏了，挨班在例会上给司机们训话敲警钟。

大家都知道赵和平的老婆周菁一直在外边靠着一个小白脸。周菁是舞厅里唱歌的，其实那歌唱得跟喊街似的，可赵和平听着硬说像毛阿敏，崇拜得要死要活，死乞百赖地跟老婆离了婚跟周小姐结了婚。周小姐比赵和平小十几岁，早在舞厅泡得风情万种了。赵和平干活干得很苦，每天发车早收车晚。等他发现周菁外边有了人，两个人就叮叮当当的总干架。赵和平的存折都在周菁手里捏着呢，这下子赵和平出事，周菁一定得卷着赵和平的值钱家当跑了。刘振龙想到这就泄气。他想如果自己有一天出了事，何芳也得学了周菁。

刘振龙进来时，会议已经开始了。老苗盯了刘振龙一眼，示意他坐下，然后接着说毒品的事，说大家都要注意点。有人跟刘振龙开玩笑：“振龙，你小心点，现在可正在风头上呢，能不干了就别干了。”老苗当真了，目光僵硬地看着刘振龙，结结巴巴地问：“大刘，你，真干这个啊？”刘振龙哈哈大笑：“我穷死也不敢干这个呀。别人先不说，我们家老爷子知道了，还不得生吃了人啊。”

刘振龙哈哈大笑的时候心里挺难过。他跟赵和平关系挺好，他没看透，赵和平怎么干开了这个了。他越想越觉得赵和平冤枉，不定替谁背了黑锅了呢。开完了会，他开车去了公安局，找他的战友王大鹏。王大鹏在治安处刚刚提拔了副处长。听刘振龙说想见赵和平，就一劲摆手：“行了行了，你甭想见他。这案子是重案，局里正审呢。你怎么交这种哥们啊？留神哪天把你沾上。你躲远点吧。”

刘振龙看他那一脸惊慌的样子，不禁笑了，心说，犯了国法，该枪毙枪毙，朋友归朋友啊。这时就有人呼他，他摘下BP机看了看，是关小丽。刘振龙就对王大鹏说：“我跟你讲真的，赵和平不像干这种事的人。我猜不定谁拉他下水呢。”

王大鹏撇撇嘴：“这年头，知人知面难知心。人们挣钱都招红眼了，杀人的事都敢干呢。你又不是赵和平肚子里的蛔虫，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干这种事的人。我发现你是越来越傻了。行了行了你走吧，我还有个会。”

刘振龙泄气地出来，心里对王大鹏的态度挺上火，什么战友啊，狗屁，这人要是当个小破官，就牛逼上了。王大鹏过去和气着呢，现在见了战友都一脸的不耐烦。刘振龙开着车到了报社门口，就看见关小丽那辆红色桑塔纳。关小丽跳下车来皱眉说：“这半天，去哪儿了。”

刘振龙就说了赵和平的事。关小丽说这事都传开了，她刚刚问了当记者的姐姐关大丽，关大丽说准备写报道呢。刘振龙刚想问问详细情况，关小

丽却问刘振龙那张画找到买主了吗？

关小丽问的是哥哥关亚平的一张画。关亚平办着一个建筑队，有家客户欠着工程款给不了，就把一张名画抵了，说是值几十万。关亚平不懂，让关大丽找人鉴定了一下，说是真画，值一百多万。关亚平不爱这种东西，就让关大丽想办法卖了。那天正好关小丽在关大丽那里，就揽了过来，她听刘振龙说过认识几个倒古董的，她想让刘振龙挣个中介费。谁知道刘振龙找不到那几个倒古董的了。听说是刚刚犯了什么事都猫了。这张画就一直出不了手。

上个月刘振龙把这事托给了姜得奎，可现在姜得奎还没给信呢。刘振龙倒没有想挣什么中介费，他是想这件事办成了还关亚平一份情。去年刘占山老家来了几十个老乡，让刘占山帮忙找工作，说现在村里人多地少分的那点地还不够种的。刘占山爱管事，就让刘振龙帮着找活。刘振龙心里烦老爷子管闲事，可知道老爷子跟老乡吹牛了，只好去找关小丽，关小丽就都介绍到他哥的建筑队去了。刘振龙就觉得欠了关亚平的情。

刘振龙摇摇头：“我上个星期托姜得奎找了个买主，画都拿去了，可还没回话呢。我这些日子乱忙，脚都朝天了，没顾上找姜得奎问，一会我呼他。”

关小丽嗔道：“鬼知道你一天忙什么呢？忙女人呢。”说这话的时候，关小丽笑眯眯嘻嘻地用眼神撩拨着刘振龙。

刘振龙心里有些难以把持了，他很难抵挡关小丽这种笑容。这种微笑像一个张开盖子的陷阱，自己总是睁着眼睛往里边跳。刘振龙拍拍关小丽的肩，说道：“上车吧。”关小丽很默契地一笑，两辆车就一前一后去了友谊宾馆。\$

刘占山去早市买了五十斤水萝卜，回到饭店用秤称了，结果少三斤还多。刘占山气得嘴唇乱颤，连声骂着：“日他先人，乱了乱了。”牛子直劲劝他算了，刘占山不干，又蹬着三轮车去早市找那个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的菜贩子。

早市早就散了，几个戴大盖帽的驱赶着那些不愿意离开的小贩们。早市的税比正常的税要低些，贪便宜的小贩们总是要在这里多流连一会。刘占山找不到那个两只眼睛不一般大的菜贩子，心情登时灰暗起来。他推着三轮车一时想不起该到哪里去，正犹豫着，听到有人叫他，他转过脖子，就笑骂道：“你老鬼，怎么干起了这个了。”

喊他的是工友秦天初。秦天初胳膊上绑着一块红布，上边写着城市卫生检查员。”刘占山说：“你这家伙，这几天总也找不到你，我有事哩。”秦天初走过来，笑道：“你这老东西，找我能有什么好事？”

刘占山把三轮车停在道边，说厂里的几个老工友想让秦天初联系一下练气功的事。上次那个大师嫌大家钱交得少不来了，让秦天初再找一个大师来。秦天初想了想，说：“行。上次那个人功倒是练得不错，可功德太差。”秦天初退休前就练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也算得上半个大师了，他跟市里的一些什么张大师李大师的挺熟。秦天初答应完了就疑问：“你又不练我管这事干什么？”刘占山笑道：“我这人不是爱管闲事吗？都知道咱两个关系好，人家就让我跟你说啊。”秦天初又问刘占山蹬着三轮乱跑什么，还东张西望的，要是让车撞了怎么办？刘占山就来了气，讲了买菜让小贩坑的事。秦天初听他讲完也生气了，下巴撇着说：“不治治不行了。现在卖东西的总给少分量。明天我跟你一块去逮那小子。”刘占山看看秦天初：“你瞎转悠什

么啊？咱们一块回去吧。”

秦天初就跟刘占山回家。路上，秦天初问刘占山：“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老伴怎么样啊？都一个多月了，你也给个信啊。人家那边催呢。”刘占山一下子就蔫了：“算球了。孩子们不同意。”秦天初火了：“你怕他们啊。都他妈的不过来跟你住。谁不同意？是振龙啊？我找他。”刘占山摆摆手：“振龙倒没事，这仨孩子还就他惦记着我。不说了不说了。”

我还能活几年啊，闹得孩子们心里不痛快。”说着，挺苍凉地叹口气。

秦天初泄气地说：“你啊。神神气气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让孩子们给治了。”

刘振龙跟关小丽在宾馆上床的时候，他妻子何芳正在他家楼下骂糊涂街呢。何芳骂街骂得十分精彩，什么脏话也敢出口，句句不离下三路。整个楼里没有人敢出来劝她。有好几次谁劝她她跟谁来。

何芳这几天打麻将总输，每天都输一百多块，一直转不过手气来。今天上午四楼的王嫂悄悄告诉她，孙麻子跟许梅串通了在牌桌上治她，她还有个赢吗？何芳一愣，回忆这几天牌桌上是有不对劲的地方。孙麻子总跟许梅互相点炮。怪不得呢！妈的，有这样打牌的嘛？何芳越想越气，肚子里一股恶气出不来，就在楼下乱骂开了，也没指名道姓，可把许梅和孙麻子都骂明白了，俩人都没敢露头。

许梅的丈夫老罗也是的爷，月月给许梅一把钱常常不回家吃饭。传说老罗在外边有个相好的，在夜市上卖羊肉串，老罗总去吃羊肉串，吃着吃着就吃到一张床上去了。风言风语许梅听了不少，可老罗死不承认。许梅也抓不住证据，一赌气就跟孙麻子靠上了。孙麻子是机床厂的下岗工人，在马路边摆摊修理自行车，能说会道被街道看上了，聘请他帮忙收电费。

后来熟了就常跟许梅何芳她们凑手打麻将。许梅背着老罗炒股孙麻子也炒股，许梅搞过传销孙麻子也搞过传销，两个人就有了共同语言。渐渐地两个人通过炒股建立了感情，又通过各自骂自己的老婆和老公加深了感情。据说许梅家的电灯空调都没日没夜地开着，可电费总是少拿。

何芳骂了一气觉得心里痛快了些，就回家淘米洗菜准备做中午饭。儿子最近吃东西跟狼似的，看样子要长个，何芳打算炖点牛肉。何芳原来是棉纺三厂挡车工，前年厂里不景气，减人，何芳就下岗了。何芳下岗没一个月刘振龙也下岗，急得何芳乱骂，两个人全没了工作，吃西北风呢？刘振龙也不理她，东挪西凑了几万块钱，买了一辆夏利车，当了的爷。后来刘振龙挣了些钱，何芳干脆也不给饭店洗盘子了，在家当起了太太。去年她跟人搞了一阵子传销，卖保健品，开始赚了一些，今年政府不让搞了，何芳的几个下线都失踪了，以前传销出去的东西，自然要不回钱来，何芳心里挺烦，就天天在家里搓麻将。可现在麻将也不好打了，许梅过去是何芳的下线，现在也敢坑何芳这个上线了。什么事啊。

何芳刚从冰箱里取出一块牛肉就听到门铃唱歌，她以为是楼上的王嫂找她打麻将呢，就骂着去开门：“不打了，让那对狗男女气死我了。”

门口站着个壮壮的汉子，粗声粗气地问：“刘振龙是住这里吗？”

何芳不认识这汉子：“你是谁啊？”听口音，这汉子像是演小品的赵本山那地方的人，浑身脏兮兮的。好像走了很远的路，干了很卖力气的活。

汉子打量了一下何芳：“你是他爱人吧？我叫王海全，是沈阳来的，他的战友，我们一个连的。”汉子的目光就高过何芳的肩往屋里看。

何芳忙笑道：“快进屋。振龙不在家。你坐一下，我给您呼呼他。”

王海全随何芳进了屋，朝何芳笑笑：“都说振龙娶了个漂亮媳妇，真是漂亮啊。”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抓起桌上的红塔山就点着了。

何芳听得挺受用，笑道：“漂亮啥啊？都成老傻瓜了。您喝水。”给王海全沏了杯茶，就去拨电话。

刘占山和秦天初说着闲话进了宿舍院门，见几个老头坐着小木凳闲扯，听了听，是正在议论厂里不发钱的事呢。厂子不景气，退休费也常常拖欠，这帮退休老头们天天发牢骚。刘占山秦天初也放下车跟着乱骂起来。老李头儿愤愤地说：“凭什么不给咱们开钱啊？现在这电费煤气费一个劲地看涨，工资倒往回缩了。”老李头儿拄着棍子把地 得乱响。老成头儿笑道：“老李，你着急老刘可不着急啊。刘振龙一个月不得挣几千啊，你要有这么个儿子也就不惶惶了。管他什么涨不涨的呢。”刘占山听得不是味：“老成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儿子挣的是血钱，不像有的人当着破官能贪能占的，半夜三更还有人往家送。”老成脸一红不吭气了，他女婿在税务局当副科长，每天送礼的人排大队，成了大院里的一景儿。刘占山还想说几句解气的。秦天初拉了他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就气呼呼地不说话了，把脸扭向了一边。这时老工友吕一民从院外急急地走过来。

吕一民看到刘占山和秦天初，喘着气说：“老刘老秦你们过来，我跟你们说个事。”说着一把扯住刘占山到了一边，低声说：“老凡快不行了。咱们去医院看看吧。”刘占山一愣：“真的？”刘占山总觉得自己当年对老凡有些太过了。这些日子总想去医院看看老凡，可一个人不好意思去。他看看秦天初，秦天初说：“去吧。人都快不行了，你还记着旧账呢？我看你是越老越小心眼了。”刘占山不高兴地瞪老秦一眼：“谁小心眼了？”

凡也强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 10 点多了。太阳光很强，他觉得有点头晕，这些日子实在是缺觉了。老爸凡山月脑溢血后偏瘫已经三个多月了，他和老婆一直在医院陪床。大哥大嫂总说忙，头一个月还时不时地来看看，最近也不怎么露面了。小妹两口子忙着跑生意也说顾不上。倒都是给凡也强扔下点钱，说也强你就多费心吧。凡也强熬得抗不住，那天在电话里嚷完了大哥嚷小妹：“你们都是泥捏的，就我是铁打的。你们能不能来看护几天？老爷子也是你们的亲爹啊。”他扔了电话，想起百日床前无孝子这句老话，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老爸小心眼了一辈子。大学毕业之后就小心翼翼干工作，调来调去后来在工厂当了个车间副主任，偏偏又碰上了刘占山这个死对头。刘占山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凡山月不好管理。那些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刘占山牛得很，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凡山月管不了刘占山还总挨批判，回家就生闷气，竟落下个头疼的毛病。退休后这头疼病一直没治好，后来就脑溢血偏瘫了。凡也强总觉得老爷子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刘占山身上了。小时候他还总跟刘振龙在一起玩，后来长大了，对刘家有了一种仇恨，就不跟刘振龙来往了。有一回他在街上见到刘振龙，刘振龙嘻嘻哈哈地说：“强子，当上警察了，牛了。也不搭理我了。”凡也强恶恶地说：“我就是不愿搭理你。”说完就走，走出很远觉得自己挺没劲，回过头来见刘振龙还站在那里发傻。今天父亲的一帮老工友来医院，没想到刘占山也来了。他更没想到父亲握着刘占山的手两个老头儿对着掉眼泪，哭得连鼻涕都出来了。凡也强一时弄不懂这两个老头是怎么回事，看来人要是老了就什么都看淡了。

凡也强刚刚上了摩托车腰里的呼机就响了，他停下车看看呼机，是局里呼他，忙掏出手机回电话。是李处长那粗猛的声音：“也强，那个司机被杀的案子你那里有线索了吗？”凡也强苦笑：“这几天正查呢。闻着点味了。”李处长说：“你赶快回来，到局里开个会。算了，你先回家睡两个小时吧。老爷子那里，你还是雇个人看着吧。”凡也强说：“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雇人？我还吃不吃饭了。我老婆那厂子也快黄了。”凡也强关了电话，想起了老婆。老婆真是不错，陪了这三个月的床，一句牢骚也没有说过。凡也强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心想今年老婆过生日一定得给她买点礼物。

刘振龙正在宾馆里睡着，听到BP机响了两次，睁开眼打开一看是何芳呼他。他怕是家里有事就忙着回了个电话，前些日子老爷子总嚷嚷不好受刘振龙担心出事。何芳接了电话就嚷：“刘振龙你快回来，你来了个战友。”

刘振龙没好气地说：“什么战友？你问清楚了没有？”刘振龙总觉得何芳脑子里缺根弦。上次来了个找刘师傅的，来谈一笔钢材生意。何芳也不问清楚就忙着让人家吃饭。那人也不客气，结果饭吃着半截，才知道人家找错了，是前楼一个姓刘的，闹得好没意思。

何芳好像也想起了那回事，就哈哈笑着说：“这回没错，叫王海全，沈阳来的。一口赵本山的味儿。”刘振龙脑子就乱了，就问：“他现在在哪呢？”何芳说：“在家等着你呢。”

哟，怎么睡着了。你快点回来吧。不然他总在沙发上睡觉算怎么回事？”

刘振龙答应一声，放了电话忙着穿衣服，他后悔不该打这个电话，何芳这个傻娘们，也不问问清楚就呼自己。王海全在战友里名声挺臭，已经骗了好几回了，借了一屁股钱从来不还。刘振龙觉得脑袋有点大，他猜想着王海全这次找他来干什么，去年他往东北贩了一车西瓜，王海全一分钱也没给说赔了，其实刘振龙一点也不相信。他曾想王海全这辈子不会再找自己了，谁知道他找上门来了。刘振龙从心里不想见他，可终归是战友一场，再说不就是一车西瓜吗？

刘振龙穿好衣服，扭头看看仍然赖在床上的关小丽，关小丽也醒了，正在笑眯眯地看着他。刘振龙笑道：“还不起床啊，一会你老公该来捉你了。”他仔细打量关小丽，关小丽头发乱乱地摊在枕头上就像画里的睡美人。这女人好像不怕老似的。刘振龙心里动了动觉得情欲又涌上来了。他忍了忍，点着一支烟。

关小丽伸了个懒腰坐起来，也点着一支烟，笑了：“他捉我？他活该，谁让他的家伙不好使呢？”就吐了个烟圈，挺圆。她把烟掐了，吊住刘振龙的脖子，脸贴上来笑道：“你还真行。”

刘振龙跟关小丽是一个中学的，他比关小丽高两届。那时的关小丽长得真跟一朵花似的啊，她是篮球队的中锋，在球场上跑起来轻盈得像只燕子。不少人迷上了她，可那时漂亮得像朵花似的关小丽傲慢得像个公主，凡人一概不理。关小丽的爸爸那时是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如日中天，谁敢跟她近乎啊。据说参加工作后，有个胆大的同学死乞百赖地追过关小丽一阵子。关小丽开始还应酬了几天，后来翻了脸，把那同学骂了个狗血喷头。刘振龙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他竟跟关小丽睡在一张床上了。这人真是命，不该是你的时候，任你弄得头破血流怎么折腾也没用。该是你的时候你不用费劲就归你了。

关小丽的男人叶明山是市土地局副局长。刘振龙见过，牛哄哄的。刘

振龙总觉得自己跟关小丽是缘分。如果不开出租，他和关小丽也许到现在还走不到一起呢。前年，刘振龙刚下岗，东挪西借买了一辆夏利车要开出租。出租车司机关小丽拉着当记者的姐姐关大丽找上门来采访，想写一篇下岗再就业的报道。关小丽见到刘振龙就笑了：“怎么是你呢？”刘振龙愣了愣，也笑道：“关小丽！”后来接触多了，刘振龙才知道关小丽原来在一个厂子当干部，厂子效益不好，就辞职开了出租车。

刘振龙把关小丽推开，说：“你也该跑跑车了吧。”关小丽笑：“我跑什么啊？最近我这车就没人坐。这城里人还是穷的多，都坐你们这种夏利。我跟我老公说了，赶紧给我换一台车。我这两天就是休息放松。”关小丽摆了个大字展在床上。

刘振龙笑笑：“真是打草的比不起放羊的，我得走了。你开出租纯粹是玩票，我们一家子可还指我那四个车轱辘吃饭呢。”关小丽扫兴地说：“行了。你忙吧。跟你这人在一起真没大劲，每次都跟吃快餐似的。对了，你抓点紧把那画给出手了，我哥光催我。出不了手，就给他要回来算了。”刘振龙有点不耐烦地说：“你哥那么个大款，还在乎一张画的钱啊？”关小丽说：“越有越抠门。他上个星期请我吃饭，我还以为吃什么呢，你猜是什么？涮锅子。没劲。”关小丽哈哈笑了。

刘振龙走到宾馆门口，阳光很亮，正好有一个小姐从宾馆出来要车，他觉得今天挺顺。

他拉上这个小姐刚要走，碰上姜得奎刚刚拉一个客人收完了钱。姜得奎向他招招手，刘振龙忙停车。姜得奎从车上拿出一本书来，跟刘振龙骂：“真他妈的太黑了。”刘振龙笑：“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姜得奎挥挥手里那本书：“我刚刚去交税了，杨主任让咱们一人买一本书。23块钱。倒不在乎钱多少，你说这书咱们买得着嘛？大家都等着你拿主意呢。

一会儿老张老李去牛子饭馆，找你去商量呢。”

那个小姐在车上喊刘振龙：“我说师傅，你还走不走了？”刘振龙忙回头赔笑说：“就走就走。”他转身从姜得奎手里接过书来看，是一本诗集，就皱眉说：“咱们又不看这路东西，让咱们买这个干什么？又不是李白杜甫的，咱不买。”姜得奎骂：“不买不行，杨主任说了，这是上边派下来的任务，他也没办法。全市出租车司机一人一本，一共六千多本。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要咱们好好学习呢。刚才我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工商局王局长的老婆写的，为了评职称买了个书号，自己印的。”刘振龙的粗眉毛拧起来：“操蛋的，怎么是人不是人的都想朝咱们下刀子啊？上个月订报纸的事还没弄清呢。”

上个月，省里一家经济报通过工商局，强行要每个出租车司机订阅一份。为这事司机们都骂大街，有一帮子人还找到市委去了。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里边就有吃不住劲的，悄悄自己订了。那报纸就在工商局的传达室堆着，谁也不去领。隔一段时间，就让看传达室的老头卖一次废品换酒喝了。今天又碰上这件事，刘振龙觉得应该闹闹了。他倒不是心疼这几个钱，实在是觉得一些人不拿出租车司机当人看。

姜得奎为难地说：“老袁让买呢。好多司机都顶不住了。”老袁是出租车司机们的自然领袖，当着出租车司机协会的副主席，许多的爷都听他的。

刘振龙骂道：“老袁算个什么东西。他让咱们尿几下咱们就尿几下啊？”他皱眉想了想，对姜得奎说：“得奎，老张老李说得对，这事是得商

量一下。让大家都去串串。告诉弟兄们，除了中央发文件，否则咱们一律不买。他们还能把咱们的车扣了不成。我有个战友来了，正呼我呢我得去一下，一会儿咱们在牛子的饭馆见面。”

车里那小姐又喊起来：“我说你还走不走了？有你这么开车的吗？”刘振龙答应一声忙上车，想起那张画的事，又伸出头来喊了一嗓子：“得奎，那张画能不能卖啊？卖不了算了，那边催得急呢。”姜得奎皱眉道：“你不提我差点忘了，我找那人说是假画。”“什么？”刘振龙愣了一下：“不可能吧。关亚平可是找行家鉴定过的。”姜得奎摆摆手：“人家就那么说，我也不懂。一会我把画拿回来。”刘振龙皱眉说行，回头看看那小姐一脸不高兴，刘振龙连声说着对不起，就忙着开车走了。

姜得奎也上了车，他急着去白云宾馆。他的一个中学同学裴天明正在那里躲着，刚刚呼他来着。姜得奎正是找的裴天明，裴天明做过古董生意。在姜得奎眼里，他一帮同学中就是裴天明有学问。

裴天明开的公司垮了，债主子们撒开大网找他，火车站汽车站都盯了人。裴天明面也不敢露了，跑到姜得奎这里说找个地方躲躲。姜得奎想了想，自己的小舅子在白云宾馆当经理呢。就跟小舅子说了说让他住到宾馆来了。于是裴天明总是半夜出去活动，白天睡大觉。

有人说笑话，这个城市每天都有一百个公司开业，每天都有一百个公司垮台。三个月前，裴天明还在得意楼摆了几十桌酒席庆祝开业大吉呢，还没一百天呢，就赔得底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老婆也跑了。这事。

一路上碰到了三个红灯。姜得奎直骂晦气，三站地他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赶到。进了房间，裴天明正狼着一张瘦脸吃方便面呢。姜得奎笑道：“行，苦也吃得，福也享得，像个干大事的主儿。”裴天明扒拉完最后一口，抹抹嘴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吐出来：“我算明白了，这人到了什么份上说什么事。过去我见着方便面就恶心，现在吃得香着呢。”姜得奎问：“呼我什么事？”“没什么事，就是闷得慌，想找个人聊聊。”

裴天明瘦了。这一个多月他跟贼一样东躲西藏，他想逃离这个城市可是一时走不脱，债主子们特务似的到处搜。他打电话找过几个过去的朋友，可是无一例外地碰了钉子，谁也不肯借钱给他。气得裴天明直想打架。这些人过去没少占他的便宜，可现在都翻脸不认人了。

他们怎么也不想想，日后他裴天明重新立起来，还好意思跟他见面吗？他气呼呼地把这想法跟姜得奎说了，姜得奎哈哈大笑，说：“你觉得你还能站起来吗？我告诉你，差不多每个趴下了的人都咬牙说一定要重新站起来，可没见过一个站起来的。天明，不是我劝你没出息。

这人得认账。”

裴天明把烟头摁死在方便面盒子里，长叹一声：“得奎，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走也走不脱，一天跟老鼠似的，连阳光也见不得了。”

姜得奎掏出烟来点着一支，又扔一支给裴天明：“行了，你就猫几天吧，我看那帮小子再撑个几天也就撑不住了。谁光捉你啊？还干不干别的了。”

裴天明没抽姜得奎的烟，从枕头下面取出自己卷的烟，点着一支，用力吸起来。姜得奎直皱眉，他知道裴天明有抽大麻的毛病，摇着头说：“你真戒不了吗？”

裴天明吐出一口烟，有些凄凉地说：“我有时也恨自己，可我现在就怕一个人独处，真是受不了。如果不抽，我想我会自杀的。”

姜得奎闷了一下，就问刘振龙那张画的事：“你给你朋友打个电话，我去取。既然是假画，咱也别费劲了。刚刚振龙又催我呢。”裴天明一愣，笑道：“明天吧。晚上我去取一趟。”姜得奎说：“算了，还是我去取吧。振龙等着呢。”裴天明似乎犹豫了一下，笑道：“好吧，我打个电话，你去拿吧。”说着，就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然后告诉了姜得奎地址。

姜得奎撕下桌上的一张台历，掏出笔记下了，装进兜里。又盯着裴天明，叹口气：“天明，我真是不了解你，好好的工作怎么扔了呢？咱们一个班，也就你是个材料，还考上了大学，当了工程师。不像我，没文化也没出息，只能干出租车。你缺钱？不缺，你缺好工作？不缺。你在设计院干得正火爆。你走到这一步……”姜得突然懒得再说，扭头盯着墙上的一幅画。那画画的是一个女人，赤裸着身子向田野走去。

姜得奎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扔在桌上：“这是一千块钱，多了我也没有。你再忍几天。”裴天明点点头：“行。我下个星期去北京，找我二叔去。他如果能帮我一把，我就能东山再起。”姜得奎看看表，站起身：“那我走了。我可伴不起你。一家子还等着我吃食呢。”

裴天明看看桌上的钱，眼睛里有了泪，他叹口气：“得奎，这些日子我总是花你的钱了。我……”

姜得奎皱眉道：“你怎么跟老娘们似的了。行了行了。”

裴天明说：“等日后翻过身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姜得奎放下脸来，恼了：“天明，你说的这叫屁话啊。我姜得奎可没图你报答我什么。

咱们是同学又是朋友。今后这种生意场上的淡话，你少跟我讲。”

裴天明笑了：“好了好了，我不讲了。看你。快走吧。”

关小丽从宾馆出来，就开车回了家，她最近干活有一搭没一搭的，每天就是开着车上街兜兜风，能拉几个算几个。丈夫叶明山也不指着她这几个钱。

关小丽一直觉得自己跟叶明山结婚是个大错误。叶明山结婚不久就干不动床上的活了。

关小丽也知道，像叶明山这样工于心计的人，一天到晚的心思根本不在床上。叶明山对关小丽很体贴，体贴得让关小丽觉得他是在“做”。叶明山对谁都永远是一副笑脸。关小丽曾经试图破坏叶明山的“笑脸”，可是，不管她怎么闹，叶明山也没有发作的时候。关小丽泄气了，跟叶明山生活，好像呆在一间四面都是橡皮的房间里，你永远不能碰到坚硬的东西。或者说你恼怒得想一头撞死，却也找不到撞死的地方。她觉得跟刘振龙在一起，才能感觉到那种男人的虎虎生气。而叶明山是一个失血的纸人。

关小丽进了家叶明山还没有回来。她打开冰箱喝了一点冷饮，就坐在电脑前看VCD，前几天她从同学那里找了几部外国大片，已经看了一遍了，可还是看得挺上劲。正看到一个劫匪抢银行的时候，电话响了。

关小丽接了电话，是个男声，听了几句才听出是梁子。关小丽心里乱了一下，就笑了：“好些日子没见你了，干什么呢？找到那个肇事的了吗？”她一边跟梁子瞎支应着，一边接着看片，那个劫匪挺帅气的。

梁子电话里笑：“在这个城市里找一个人，比在垃圾箱里找一只苍蝇还难呢。不说这烦心的事了。小丽，能出来一下吧？我挺想你的。你别生气，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我挺闷的。”

关小丽很想说自己现在正忙着，但梁子那张焦灼的孩子气的脸在她眼前晃动，她笑道：“行吧。过二十分钟在长安影院门口见面。”

关小丽是通过作证认识梁子的。那天梁子开车在中山路上，迎面一辆车撞倒了一个老头就跑了。梁子下来扶起老头，这时巡警来了，逮个正着。当时关小丽正和梁子并排开着车，事情的全过程全看在眼里，她过来作证说不是梁子撞的。交警不相信，让梁子先送老汉上医院。老汉一下子住了三天院才醒过来。老汉醒过来对交警说不是梁子撞的，交警这才放了他。梁子后来对关小丽讲，他只模模糊糊记得那个肇事的司机是个小胡子，额头上似乎还有块伤疤。梁子好些日子在街上找这个小胡子。后来他恍然明白自己太傻了，那个小胡子一定会刮了胡子的。后来他就在街上盯着每一个司机的额头，但怎么也找不到那块伤疤。

阳光暴烈，关小丽觉得挺晃眼，就掏出墨镜戴上。她也说不清楚自己跟梁子怎么回事。

她挺喜欢这个梁子，关小丽觉得梁子跟刘振龙那批人不一样。梁子是透明的，像一张白纸。

而刘振龙总是心事重重的，让人看不透。

关小丽有时真想跟刘振龙结婚。她也知道刘振龙并不喜欢何芳，但是刘振龙从不在她面前提及何芳。有一次，关小丽在刘振龙脸上看到血拉拉的几道口子，关小丽火了：“你有毛病啊？怎么不跟她离婚呢？”刘振龙当时一愣，随即笑了，拍拍关小丽的肩膀：“你是不是特别想让我离婚，然后嫁给我？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婚，如果你就是为这个，今后咱们不来往了好不好。何芳再差劲，我也不能让我儿子没有妈啊。”关小丽咬牙切齿恨道：“刘振龙，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关小丽转身走了。她眼睛里全是眼泪，忍着没掉下来。她觉得刘振龙伤害了她，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可是三天过去，关小丽骂了自己几句没出息，又给刘振龙打电话。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时她恶狠狠地骂刘振龙是魔鬼。

梁子也知道关小丽跟刘振龙好，可是他直言不讳地对关小丽说，他喜欢她。他不在乎关小丽喜欢不喜欢他，他说他有时就是想跟关小丽呆一会。关小丽后来把这事告诉刘振龙，刘振龙哈哈一笑，说：“这个梁子真有点意思。”关小丽就有些伤感，她发现刘振龙真的并不是很在意。她动过念头，真想跟梁子好上一回气气刘振龙。但是梁子后来总来电话，关小丽竟有些烦。她凭一个女人直觉知道梁子陷入情网了，她开始躲避他。梁子似乎知道了关小丽的心思，有一段时间竟也不来找她了。关小丽又觉得心里缺了一些什么。她有时想，为什么不能把跟梁子这种纯友谊的感情保持下去呢？

长安影院门口没有什么人。太阳光下面，路面显得灰灰乎乎的，像一条长长的许久没有洗过的破布带子。关小丽把车开过去的时候，见梁子的车已经停在路边了。她突然有些后悔，后悔不该答应梁子出来。

刘振龙送了那个小姐，半道上又拉了一个活儿才回家。一进家门，何芳就朝他撇撇嘴，只见王海全躺在沙发上呼呼睡得正香。刘振龙捅醒他。王海全不好意思地打着哈欠说：“这些日子在南边光跟几个外商谈判了，回来坐软卧也失眠。就是缺觉。”说着就朝刘振龙傻笑。

刘振龙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王海全跟真事似的说：“振龙啊，我正搞一笔进出口的大生意，已经搞到了批件。这是刚刚从海南回来，没想到钱包让扒手掏了，十几万块钱没了。只好来找你，真是给你添麻烦了。我也不多借，

够回去的路费就行了。”说着就傻傻地看着刘振龙，刘振龙感觉到王海全目光中有一种胆怯的东西让人挺不好受。

刘振龙摆摆手：“你客气个屁啊。”他心里苦笑。去年去北京参加战友们的聚会，大家谈起王海全，大概有一半多的人都说王海全丢了钱包来借钱。大家就笑，都觉得王海全挺没劲，总在战友里边骗。也有人同情地说王海全也挺倒霉的，老婆死了孩子又小，还有一个老爹躺在床上。他做了几笔买卖都赔了。大家还是装傻吧，坑就让他坑一次吧。大家又回忆起王海全在部队时的旧事，觉得真是可惜了，混到了这个份上真是挺惨的。

刘振龙问王海全借多少。王海全皱眉说，还得去北京办点事，得大几千吧。刘振龙想了想就进里屋取出三千块钱。何芳忙跟进去低声问：“这人是不是去年倒腾西瓜坑你那个人啊。可别再借给他了。”刘振龙不耐烦地小声说：“你别管好不好。”

刘振龙拿着钱出来，笑道：“多了我现在手头也没有，折子上都是死期的。就这三千块钱。真不好意思了。”他心里直犯堵，这三千块钱虽然不是个大数，可这样被人诳了走真是挺别扭。

王海全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马上又说：“振龙，这三千块钱我到家就给你寄过来。”刘振龙笑道：“不急，不急。”心想，你要是还，我就是你孙子。

何芳一脸的不高兴，扭身出去了。刘振龙看看表：“都快中午了。走，咱们吃饭去。”王海全说：“我吃完饭就得走。”刘振龙说：“来了就多呆几天吧。我陪你转转。”王海全摆摆手：“不行，我生意上也忙着呢。”刘振龙暗笑，心说你忙个屁吧。就一脸遗憾地说：“那就下次吧。”然后打了个电话说了车次，让车站的朋友给买一张卧铺票。朋友说，现在没票了只能买黑票。刘振龙不耐烦地说：“黑票就黑票。”王海全忙说：“不用，有张硬座就行。咱当兵的出身，没那么娇贵。”刘振龙说：“你不用管，到我这来了，就听我的。”王海全笑道：“那我就宰你吧。”刘振龙看看表：“走吧，还有一个多小时，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完了送你上火车。”王海全突然问：“王大鹏在不？喊过来一块坐坐？”刘振龙迟疑了一下，他脑子里又闪过王大鹏那种小人得志的样子，张嘴就说：“王大鹏不在家。”王海全遗憾地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两个人一出门，正碰到楼上的老罗打着哈欠下楼。老罗过去跟刘振龙一个车间，三年前也下岗开了出租车。刘振龙笑道：“老罗，怎么了？晚上走长途了？”老罗睡眼朦胧地看看刘振龙：“振龙，你说我这几天怎么这么不顺啊？”老罗似乎还想多说几句什么，看到刘振龙身后有客人就没再说，开车走了。刘振龙笑笑，他猜老罗可能又跟老婆干架了，就对王海全说：“上车，咱们走。”

老罗是窝了一肚子气从家里出来的，他刚刚跟老婆许梅干了一仗。许梅买了一件毛衣花了一千多块钱，早上起来穿上对着镜子照来照去，还一劲问老罗好看不好看。老罗还没睡醒呢，一肚子不耐烦就骂开了：“老子一天在外边血奔，你在家一劲穷花。一千多块？你疯了！长得跟老傻瓜似的，还美呢。”许梅愣了愣，嚷起来：“看你凶的，我不就是买了一件衣服吗？你就心疼成这样了。你给你那相好的小妖精们花过多少钱啊？”老罗火了：“放你妈的屁。”就起身出来了。

老罗在街上开着车，一劲骂晦气。已经转了半个小时了，还没有遇到一份生意呢。这些日子怎么这么不顺呢？

老罗前天在街上拉了一个嗙声嗙气的小姐没给钱，说是钱丢了。还一劲拿媚眼对付老罗，弄得老罗没脾气算是白拉。昨天碰到了一件更让人蹿火的事，他没想自己这么猴精猴精的一个人让个老乡给涮了。

昨天下午要收车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个老乡样的汉子在拦车。老罗停了车，汉子说去郊县。老罗不想去，他真有点累了。可汉子哭丧着一张脸说：“老兄，去一趟吧。我不少给钱。”老罗就去了。

路上两个人聊起来。汉子挺诚恳地说，他是急着给朋友办事，已经一天没顾上吃饭了。

老罗说那要不就先找个饭馆吃点再走。汉子看看表说到了县城再吃吧。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郊县，在路边一个饭馆停下车。汉子非要拉老罗一块吃点。老罗说我不饿也不能喝酒。汉子一脸热情地说，我今天实在是闷得慌想找个人聊聊，就耽误你老兄一会儿。山不转水转日后咱不定在哪碰面呢，就算老弟我今天请你老兄吃顿饭。老罗看那汉子一脸的义气，就锁上车进了饭店。

两人进了饭店，一个胖汉迎过来，朝汉子笑道：“来了。”汉子也笑道：“来了。”转身对老罗说：“这是经理。”老罗朝经理点点头。经理笑道：“坐吧。”汉子就拣一靠窗的桌子坐下，老罗觉得这个位置很好，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车。汉子拿过菜谱就呼呼地点了一桌子菜。老罗笑道：“行了行了，吃不了的。”汉子说：“甭客气。吃。今天我请你。”老罗不好意思地说：“这多不好。咱们是头一次见面。”

菜不一会就前前后后涌上桌子。汉子大口喝酒大口吃菜，看样子真是饿了。他一边吃一边对老罗说：“吃啊吃啊。不吃一会儿后悔。”十几分钟之后老罗才知道汉子这两句话实在是可恨。

汉子喝了几杯酒就起身去厕所。老罗心里动了动没说什么，放下筷子不再吃，他点着一支烟想等汉子回来就走。可他一支烟抽完了汉子也没回来。老罗心里就有些慌，起身去找汉子，可厕所里根本没有人。老罗拔脚要出门，却被经理挡住。经理笑道：“刚刚那位讲了，说你老兄请客。”老罗急了，大着嗓子嚷道：“凭什么让我掏钱啊？”老板眼睛一瞪：“你不掏钱谁掏钱啊，刚刚那位说了，你是个大款，你成天请客。”老罗破口大骂：“真是活见鬼了，那个王八蛋去哪儿了？我的车钱他还没给呢。”老板阴着脸：“我不管，你赶快掏钱。”

老罗气呼呼地坐在那儿生闷气。

老板鄙视地看着老罗：“怎么着，非得让我通知派出所？”

老罗看看老板身后站着好几个横眉立目的汉子，心就虚了，就掏出钱来算账。一下子结了八百多。老罗心疼得要冒血。

付了钱出门，老板送他出来，说了一句：“我看你也像个老实人，我告诉你，这家伙在我这里骗了好几回了。”老罗火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老板哈哈笑道：“我做的是生意，谁来吃都行啊。”老罗咬牙切齿地说：“你不怕我告你串通一气坑蒙顾客。”老板笑道：“你告我也行，可我得承认啊？你只是一面之辞。派出所先把你关起来问一宿再说。”老罗恨道：“行，算你们狠。我认栽了。”老板不屑地看看他说：“这怪你贪便宜。这还算不错，他如果再手黑点给你弄点蒙汗药，你的车都得归他了。”

老罗气呼呼地往回走，半道上车又抛了锚。修了几个小时，回到家都后半夜了。他心里有火睡不着，爬起来喝了半斤酒，才算昏过去了。

老罗早晨没睡醒，又窝着一肚子邪火跟老婆干了一架，饭也没吃，觉得身上没劲。他晕晕的又开了一会，还是没生意，想了想就把车开到了火车站的街角上，等主顾。他不想进广场，那些人都是袁志发的人他惹不起。他把车熄了火，眯起觉来。他梦见自己新买了几种股票一劲疯涨，一下子乐醒了，就想起自己去年买的股票真得割肉抛了，光傻等着不行。心念一动他就调转车回家，准备一会去趟股市。

刘振龙耐着性子把王海全请到一家中档饭店去吃饭。他本来想去牛子的饭馆，然后可以在牛子那里等姜得奎商量事情。可是想了想还是没去，他怕王海全跟牛子认识了，将来敢骗到牛子头上去的。

王海全喝了一瓶子白酒，看看表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对刘振龙说：“行了行了。我今儿真是喝多了。咱们该走了。”刘振龙笑道：“你喝多什么？你的酒量我不是不知道的。”王海全嘴里含糊不清地嚷嚷：“振龙，我今年一定能干大了。你信不信？”刘振龙苦笑：“我怎么不信，你老兄命里有财运。”王海全听了眼睛一亮：“真的，你怎么看出来的？”

刘振龙心里一阵发酸，他知道现在王海全的心理已经脆弱得很了，他想起了秋天在风中一吹就落的树叶。刘振龙哈哈笑道：“我当然会看了。我还学过几天相面呢。”王海全突然有些羞涩起来：“如果我今年真能发财，我得好好请请战友们。”刘振龙站起身说：“行，到时候，你得请大家喝路易十三。好了，走吧。小姐，结账。”

刘振龙送王海全到了火车站，那个朋友正在广场上等着呢。刘振龙交了钱，拿了卧铺票塞给王海全。王海全忙着做掏钱的动作。刘振龙拦住他：“干什么啊？”王海全不好意思地笑道：“让你破费了。”刘振龙拍拍他的肩膀，无奈地苦笑：“谁让咱们是战友呢。行了，快进站吧。”

王海全提起那只空空的提包，刚要进站，刘振龙突然又喊住他。刘振龙跑到食品摊上买了一只烧鸡、两瓶啤酒和一大袋面包，颠颠地跑回来塞进王海全那空空的提包里，笑道：“车上吃吧。”

王海全怔了一下，眼里就有了泪。刘振龙心里难受，装做没看到，跟王海全握握手，笑道：“走吧，一路顺风啊。”

王海全的眼泪就噗噗地落下来了，他握着刘振龙的手不放，颤声说：“振龙，我也是没办法。”

刘振龙忙摆摆手：“说啥呢。”他觉得应该安慰王海全几句，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有一块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眼儿。

王海全苦笑一笑：“我知道你挺烦我的。这钱，我有了就马上还上。”

刘振龙拍拍王海全的肩膀：“算了，你发了财再说吧。”刘振龙一时有些后悔，本该多给他一些钱的。他看着王海全那一头已经半白了的头发，想起当年的王海全是多么争强好胜的一个人啊，日子把他磨成了这个样子。

王海全进了检票口，又回过身来。刘振龙目送着他。王海全就转身走了。刘振龙望着他的背影，看着王海全那乱草一样的头发，心里重重地酸了一下，他觉得王海全不会再来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王海全了。他突然向前跑了几步，高声喊了一嗓子：“海全！”

王海全惊得猛地颤抖了一下，脸黄黄地回过头，怯怯地问：“有事？”

刘振龙长叹一声：“好好保重。”

王海全呆呆地看看刘振龙，木木地点点头，转身没进了人流。

刘振龙只觉心里一派苍凉。他呆呆怔怔地站了一会才转身上车。他

去了牛子的饭馆。

半道上突然接到了何芳的传呼，他不情愿地回了个电话，何芳说老罗让许梅杀了，没杀死。

刘振龙一下子蒙了，问清楚老罗在哪个医院，就忙把车往医院开去。

许梅和孙麻子把老罗杀了，没杀死。老罗差一点让他们把动脉给割断了。原来孙麻子撺掇许梅偷偷把老罗的存款取了都买了股票，还把老罗的股票偷着抛了。老罗今天回来发现不对头，立时就跟许梅火了。两个人吵起来，老罗打得许梅鬼叫，孙麻子正好来找许梅，在门外听得又清楚又心疼，就蹿进门来帮着许梅跟老罗打起来，老罗一人难敌四手，被许梅在身后用椅子砸昏了。孙麻子说，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算了。杀完了咱就远走高飞，做个长久夫妻。许梅蒙蒙地就跟着孙麻子用菜刀割老罗的脖子。割了半截，许梅明白过来点了，吓得手软，割不下去了，正好赶上楼上的王嫂来找许梅打麻将，发现门缝里有血流出来，吓得赶快报了警，警察来了砸开门，把发呆的许梅和孙麻子逮个正着。

刘振龙到了医院，老罗已经醒过来了，脸色白白的，目光发直。他反复就是一句话：“这娘们怎么敢杀我啊？这娘们怎么敢杀我啊？”老罗的女儿放学回来也赶到医院，看着老罗吓得直哭。

刘振龙心里挺不是滋味。他听何芳说过许梅跟孙麻子的事，可这两个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许梅那个女人平常没什么胆啊，怎么敢下毒手杀人呢？这时他的呼机响了。他摘下呼机看看是牛子打来的，他回了个电话，牛子说老张老李他们在饭店等他呢，商量买不买那本破书的事。刘振龙说马上去，又安慰了老罗几句就出来了。

梁子把夏利开到长安影院时，他看了看表，早到了5分钟。他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行人和车辆，等着关小丽那辆红色的桑塔纳进入视野。

梁子从省体育学院毕业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他在大学学的摔跤。回来他想进体委当教练，别的他觉得都不适合他。他有个本家叔叔是市政府一个副秘书长，安排他进体委也不该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事情大出他的意外，这个叔叔不办事。拖来拖去，一起毕业的同学都安排了，有的到了学校也有进了体委的，独独剩下了他。后来梁子明白了，这个叔叔忙着准备提拔，一点私事也不敢办，怕给对手留下话柄。最后分配他到郊区的一个小学当体育老师，梁子就去了，谁知道这学校的体育老师有五个，根本用不过来。梁子一去就干呆着。他呆了几天觉得实在没劲，后来又听校长说根本就不欢迎他来，是上边硬性分配的。梁子一生气就辞职了，先到驾校学了三个月，考了个本，然后就找亲戚同学借了点钱买了这辆夏利，当了的爷。

梁子体力好车开得也挺好，一天有时跑十五六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他想早早把账还清爽了，挣了钱把车换换。他喜欢在路上看车，也喜欢看车上的人。那天出事也是因为他看了关小丽。关小丽刚刚拉了一个客人从百货公司出来，和梁子并行开着，关小丽想拐弯直恨梁子不让道，气得一劲摁喇叭。梁子第一眼先看到了关小丽那辆红色的桑塔纳，第二眼看到关小丽就心跳了，他感觉自己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女人，他被关小丽的漂亮击中了。他呆呆地看着关小丽，把关小丽看乐了。关小丽笑道：“你到底走不走？”梁子忙说：“走，走。”就在这时候前边肇事了。他被指认肇事后关小丽为他作证，两个人就熟了。从此梁子就想上了关小丽，他知道自己可能是坠入情网了，可他不想拔出来。他也知道他跟比他大将近十岁的关小丽并不可能发生

什么事情，但他喜欢跟关小丽在一起聊天。喜欢看关小丽说话的姿势、神采。

梁子眼睛突然一亮，关小丽已经走进了他的视野。梁子笑着喊了一声就迎上去。关小丽款款地走过来，笑道：“你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找我瞎耽误什么功夫啊。怎么，想请我吃饭啊？我可是不饿呢。”

关小丽现在心情很好。

刘振龙走进牛子饭馆，见几张餐桌上都有生意了。牛子正趴在柜台上跟几个司机聊天，抬头看见刘振龙，牛子就拄着拐过来，笑道：“老张老李他们早来了，等你拿主意呢，对了，刚刚老姜来电话，让你等他一下，他在新市口堵车了。”

刘振龙点点头进了雅间，跟老张老李几个司机打过招呼：“咱们再等一会老姜，来了一块商量商量。”那几个司机说不急。刘振龙又出来问牛子：“牛子，我老爸这几天干得怎么样？没跟你闹脾气吧？”

牛子笑：“老爷子脾气好着呢。你总跟我说老爷子脾气大，我还真不相信了。你别是在外边恶心你们家老爷子吧？”

刘振龙苦笑：“我老爸跟外人和气着呢，对我像个凶神。跟后爹似的。”

门一推，进来一个人，刘振龙认识，是司机齐大嘴。齐大嘴现在可红了，去年还当了一回优秀市民。他跟袁志发好，从不跟刘振龙这些人来往。

现在这里的出租汽车基本分成两类。一类是早些时候买车的司机们。再一类就是刘振龙这些下岗后来开出租车的的爷，后一类的爷还算正派，不像前一类，大都黑得很，每月都有打架或者宰客的事。前年成立了出租车司机协会，袁志发当了副主席，是前一类的爷们的头儿，好多人称他袁爷。袁志发过去是一家国营菜店开车的，后来就出来自己干。当时市里的出租车还很少，袁志发是第一批，慢慢地有了一大帮徒弟徒孙，市里都知道袁志发是出租车一霸。齐大嘴就是袁志发手下跑腿的，屁颠屁颠跑前跑后跟孙子似的。

袁志发真正在出租车司机们心里树立起威信是前年的事。公交办要给出租车安装报警电话，价钱五千块。司机们都火了，许多人在例会上提抗议。公交办说，现在常常有谋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安装电话是为了安全。都得安，不安就停运。于是就有几个胆小的交了款。可大多数还是不愿交。那时袁志发跟刚刚结婚的又一任老婆到南方玩去了，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就在出租车协会的理事会上拍了桌子。他那天喝了点酒，借着酒劲嚷嚷：“我老袁有钱，五千块钱算个屁。可弟兄们好多都是刚刚干上这一行的。他们为了买车东挪西凑，现在瞪着眼让他们掏五千块钱，安这么个不顶事的玩意，他们能乐意吗。我反对！要是硬安，闹出乱子算谁的？我反对。坚决不安！”他借着酒劲把桌子拍得乱响。

传说袁志发那天真是火了，眼睛瞪得跟小灯泡似的。闹得那些理事们都顺着他说话，公交办的也含糊了。这事就让袁志发搅得真没弄成。袁志发的威信一下子就起来了，手下就有了齐大嘴这样一帮小兄弟。

牛子不知道齐大嘴今天想起什么跑到这里来了，迎上去。笑道：“齐师傅，今天怎么有空了。”齐大嘴没理牛子，看到刘振龙就嚷：“我说刘师傅，你可让我好找，袁爷找您呢。”

让您去四海茶楼坐坐。”刘振龙一愣：“老袁找我干什么？”齐大嘴笑了：“当然是好事了。袁爷现在可是咱们的头儿啊。”牛子听得挺不是味，冷笑一声：“刘师傅，他袁志发是你的爷，可不是我们的爷。”齐大嘴一点也不生气，哈哈笑道：“牛经理，你这生意现在不错嘛。”牛子笑道：“不错个屁。”

咱不是没摊上你袁爷这样一个靠山吗。”刘振龙说：“老齐，你先去吧。我还有点事。完了我就去找老袁。”齐大嘴点点头：“那你可快点。袁爷是个急脾气。”就转身走了。

刘振龙看看表，觉得姜得奎该来了。就点着一支，跟一个司机下象棋。还没下完一盘，姜得奎就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用布包着的画轴。刘振龙把象棋一推，接过那画轴，对姜得奎说：“到雅间来，老张老李他们等半天了。”

梁子没想到会是这样个结果，他跟关小丽一下子闹崩了。梁子晕菜了。

梁子刚才提议去看一场美国大片。关小丽却说看过。梁子一下子傻了，他知道关小丽爱看外国大片，为这场电影他已经策划了一天了。关小丽看出梁子挺难堪，就说自己还想再看一遍。实际上她也真挺喜欢这部片子那火爆的枪战场面。梁子一下子高兴了，两个人锁上车，就去买票。进了电影院，还没入场呢，梁子突然跟关小丽说：“我今天买的情侣座，你不介意吧？”

关小丽突然停住了，眼睛瞪着梁子。梁子笑道：“我还真没坐过情侣座呢。”关小丽冷笑一声：“那你去找个小姐陪你看吧。”梁子一愣，他一时没听明白关小丽讲的什么意思。

关小丽猛地火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气呼呼地往外走。梁子追出来，关小丽指着他嚷：“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去找个三陪小姐去吧。”

梁子愣愣地看着关小丽：“我……”

关小丽开着车一溜烟儿走了。

梁子沮丧极了，他看看当头的太阳，一股无名火鼓鼓地涌上来，扯开嗓子吼了一声：“我是个王八蛋！”立刻招来一帮人凑过来看他。梁子恶恶地瞪着周围的人群嚷起来：“看什么看？”就大步走下台阶，打开车门钻进去，逃似的开走了。

袁志发稳稳地坐在四海茶楼，喝着盖碗茶等刘振龙。袁志发身材胖胖的，一副很愉快很幸福的表情。他已经有两年多不开车了，在出租车协会挂着个副主席的职务，自己开着几家买卖，生意很好。

袁志发等得有些心躁，他等刘振龙想商量一件大事，这件事有关他的威信。

这些日子出租车这一行人心挺乱。起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被人害了，凶手把司机杀在了城外把车抢了。市里当成个大案来抓，到现在还没弄出凶手来呢。许多出租车司机找他，说袁爷这事您得出面问问了。袁志发就以出租车司机协会的名义打电话催了一下。公安局一个接电话的挺横，在电话里嚷：“你以为这是什么事呢。总不能随便抓一个人顶上吧。”袁志发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把名字报了。可对方不买账，还是横横地说：“你姓圆姓方我不管。案子现在破不了。”就把电话放了。这事把袁志发气坏了，他觉得自己的面子被人伤了，有了一种将要被人忘记的感觉。他想了两天决定得闹点动静了。他要让人们知道他袁志发还是一个跺脚地面上要颤一颤的人物，不是吃干饭的。他知道刘振龙在一些司机里的威望，今天找刘振龙是想商量一下在市委门口示威的事。

从心里讲，袁志发不想找刘振龙，他觉得这是在抬举刘振龙。可他知道他自己已经不能在出租车行业里一统天下了。想到这个，他心里就生发出一种不是滋味的酸涩。他突然听到一声喇叭响，他探头看看窗下，刘振龙来了。

刘振龙在四海茶楼的门口停了车，经理大赵就跑过来，一脸不高兴地说：“刘师傅，您架子也太大了吧。袁爷等了老半天了。”大赵黑乎乎的身子，

平常总阴着张脸，像个黑社会。他过去也是的爷，现在也不怎么开车了，开了这个四海茶楼。刘振龙笑笑：“赵经理，袁师傅找我什么事啊？”大赵摇摇头：“不知道，袁爷只说请你来。”

刘振龙把车锁了，跟着大赵进了茶楼。他这是第二次进这个茶楼。城里的茶楼有几个，四海茶楼是装修气派的。他听人讲，四海茶楼名义上是袁志发开的，可是里边也有袁志发几个人的股份。茶楼一共有四层。下边一层卖小吃什么的，坐了几个出租车司机。有几个他认识，都是袁志发的小兄弟。刘振龙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就跟大赵上了三楼。

到了三楼，刘振龙感觉到一阵凉爽，空调嗡嗡开着。大赵把他引进雅间。刘振龙一进去，就见袁志发正一个人坐着呷茶呢，见他进来，也没起身，就点点头：“刘师傅来了，坐吧。”大赵给刘振龙沏了杯茶就出去了。

刘振龙在袁志发对面坐下，看着袁志发，笑道：“袁师傅找我有什么事？”

刘振龙看出袁志发胖了。他有时弄不明白，袁志发早就不开车了，干嘛还在这出租车这一行乱搅和，还把他的几个哥们弄进出租车司机协会当了什么理事，像要当霸主似的。

袁志发“哦”了一声就继续呷茶。刘振龙明白，这袁志发是要摆谱，他要的是这个劲儿。刘振龙是觉得挺可笑，这什么年代还摆出一副旧社会码头老大的派头。他总觉得袁志发旧小说或者港台电视剧看多了，看出毛病来了。

两个就这样对坐着。刘振龙掏出烟来点着一支，朝窗外看去。窗外是一片热烈的天气，马路边有一对情侣似乎在怄气，背着背谁也不理谁。刘振龙看着挺好玩，想起自己当年搞对象的时候，何芳也常常闹小性子。女人好像都有一个撒娇的年龄。可现在却跟个母老虎似的，什么时候变的啊？刘振龙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袁志发咳嗽了一声。刘振龙回过头来，淡淡地看着他。

袁志发慢条斯理地说：“刘师傅，我们想有个行动。我们的一个弟兄被人杀了。这事情你知道。现在公安局办案不痛快，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得让他们有个准话儿。”

刘振龙点头道：“您说怎么办呢？”

袁志发突然骂道：“公安局的都是一帮草包饭桶，快一个月了还破不了案，干什么吃的。我想咱们要集体罢工，给他们施加点压力。我手底下这些弟兄好讲。你身边那些人还得靠你组织一下。”

刘振龙摆手道：“不行。我们这些人还得靠每天干活吃饭呢。”

袁志发笑道：“这事我想过了，我算了算，你们一百多人的每天的工钱我掏了。不行我还可以多拿一些，不会让弟兄们吃亏。”

刘振龙笑了：“老袁，不是我扫你的兴，咱们这些的爷干这种事好吗？公安局还没破案，咱们不好再给政府添乱了啊。”

袁志发一下子闷住了，他没想到会被刘振龙拒绝，脸上就涨红了，嘿嘿恶笑着站了起来：“刘师傅，没想到您还挺进步的哟。袁某走了眼了。”说罢，手里的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抬腿就走。

刘振龙突然哈哈笑了，笑得袁志发身上挺冷。他停住，回头看着刘振龙。

刘振龙收住笑，眯起眼睛盯着袁志发，淡淡地说：“老袁，我知道您在

这街面上的威风，我刘振龙是凭力气吃饭的，不会看谁的眼色行事。您要是一好说好商量地谈这件事，咱们还能说说，一个同行被不明不白地宰了，我心里也难受得很。可就您这副口气，您把我当成什么了？”他突然火了，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桌子痛苦地颤了一下，茶杯惊慌地跳起来，险些跌落下去。

袁志发也笑了，朝刘振龙点点头：“好小子，是挺横的。可你别忘了，老袁在这街上混事的时候，还没有你呢。你问我把你当什么了，我看得起你，你就是个什么；我看不起你，你在我眼里就什么也不是，屁也不是！嗯？你以为你是谁啊？今天老袁请你来，就是给你面子了。我告诉你，我姓袁的还没求过谁呢。”

刘振龙盯着袁志发：“您说得对，咱们谁也求不着谁。咱们就各人干各人的活儿。我不想跟您怄气。您不是早就不开车了吗？您还操这份心干什么啊？您不累吗？”

袁志发狠狠瞪了刘振龙一眼，摔门走了。刘振龙抓过桌上的茶杯，一口喝尽了，抹抹嘴起身下楼。

到了楼下，正碰上一个人去玉兰香酒店的胖男人。刘振龙忙开车走，胖男人一劲跟他搭讪，刘振龙有一句没一句地瞎对付着，就看到了放在身边的那轴画，忙掏出手机呼了一下关小丽，说画拿回来了，在玉兰香酒店门口等她。玉兰香酒店离关小丽家很近。

到了玉兰香，胖男人下了车，扔给刘振龙二十块钱说不用找了。刘振龙看着胖男人进了酒店，又看着酒店里出出进进的人，心里感慨了一下，能进出这个豪华酒店的，一百个人里边他也认识不了一个，看起来这人真是拉开档次了啊。这时有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拍着他的窗子问：“走吗？”刘振龙忙摆摆手，小姐嘴一撇走了。刘振龙突然发现这样等关小丽挺麻烦，一会肯定还得有人喊他出车。他正想把车顶的出租标志拿下来，就看到关小丽的车开过来了。关小丽神采奕奕地下了车，招得几个男人直看她。

刘振龙拿着那张画下了车。关小丽接过画，笑笑：“怎么到这来接头？跟特务似的。想请我吃饭？”

刘振龙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个很愚蠢的错误，不该来这个地方等关小丽。他没说自己已经吃过饭了，笑道：“真是想请你吃顿饭了。”

两个人进了饭店，小姐把他们引到靠窗的一个火车座上。刘振龙把菜单扔给关小丽，关小丽笑笑：“不怕我往死杀你啊？”刘振龙笑道：“举起你的屠刀吧。我是挨宰只当风吹帽，喝死只当睡着了。”

关小丽笑了：“什么时候学得壮怀激烈了。”就点了几道菜。小姐走了。关小丽对刘振龙说：“明天我想去 D 县玩一趟，你跟我去不？那里有一个水库，还能游泳呢。”刘振龙想了想：“算了，改日吧，我还有点事。又要让咱们买书了，大家都不想买。弄不好又要跟工商局干仗了。”刘振龙一阵心烦，他想今天真是杂事特别多，都没拉几个活儿。

这时菜就开始上了，关小丽抄起筷子嘴一撇：“你就是爱出风头，这种事碍着你什么了？”刘振龙笑笑就给关小丽的杯子里倒饮料。这时他的呼机响了，他看了看不知道是谁，想不理又放不下，就去服务台回话，却是老张打来的，老张急火火地说，刚刚田小克的车在火车站停了一下，就被袁志发的人打了。老张气呼呼地说：“真他妈的不讲道理，怎么能随便打人呢。”刘振龙问：“田小克现在怎么着呢？”老张说：“没事，在火车站派出所解决呢。”

那帮人还骂呢。”刘振龙说：“我去看看。”他知道袁志发跟车站派出所的关系搞得很好，平时常常送个锦旗什么的，去年还通过搞警民共建赞助过车站派出所一些钱，田小克这件事，肯定派出所得向着袁志发那些人。刘振龙放下电话，回来对关小丽说：“真不巧，我得去趟车站，袁志发的手下把田小克打了。”关小丽不高兴地说：“你算什么啊？怎么什么也管啊？”刘振龙苦笑：“你一个吃吧，今天算我小请一回，改日一定好好请你。”说完就掏出二百块钱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他听到关小丽在后边直骂：“混蛋，谁用你请啊？把你的破钱拿走。”

刘振龙赶到了火车站，袁志发手下那帮人已经走了，田小克跟老张几个刚刚从车站派出所出来，刘振龙看田小克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心里就火了：“怎么解决的？”老张说：“派出所和稀泥，说下来再调查调查。”田小克对刘振龙说：“刘哥，你别闹事啊。就让派出所调查调查再说吧。”刘振龙瞪眼：“派出所？他们调查个蛋啊？事情明摆着是袁志发占地盘。”老张问：“怎么办？”刘振龙咬牙恨道：“我这就去找姓袁的说理，他凭什么占着火车站。”

刘振龙开车到了四海茶楼，大赵阴着脸说袁爷没在。刘振龙猜袁志发可能就在楼上，正想着怎么上楼去找，就接到了关小丽的传呼。他以为关小丽准是为刚刚吃饭的事生气呢，就没回电话。他心里想着就在楼下等姓袁的，今天一定要把话讲清楚，不能随便划地盘。刚刚坐在车里等了一会，关小丽又呼他。他就有些动摇了，掏出手机回了电话。关小丽在电话里一说，刘振龙只觉得脑袋一下子跟洗脸盆似的了。

关小丽说，刚刚关亚平来过了，说那张画是假的，让人给换了。刘振龙脑袋蒙蒙地说：“关小丽，我刘振龙从来不干这种坑人的事。是不是你哥哥搞错了？”关小丽冷静地说：“我知道你不会干，可你托的人是不是可能干这种事。反正画是换了。”刘振龙忙说：“你过半个小时再打，我现在就去找人。”说完就呼姜得奎，让他尽快赶到四海茶楼门口。刘振龙关了电话，心里就乱成一个疙瘩。

过了几分钟，姜得奎来了。刘振龙跳下车把假画的事说了，火冒冒地问：“得奎，你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姜得奎脸都白了，赌咒发誓说：“振龙，我姜得奎穷死，也干不出这种没屁眼的事来。”刘振龙生气地说：“你跟我赌什么誓。我要是怀疑你我当初就不用你了。我是说谁在里边做手脚了？”姜得奎想了想。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好心不得好报，走，找裴天明去。”二人上了车，直奔白云宾馆。

到了白云宾馆，姜得奎开了裴天明的房间。可是没有人，房间里的东西好像也没动过。

姜得奎在写字台上看到了裴天明留给的条子。裴天明走了。去哪儿了？也没有说。两个人泄气地坐着，对着闷闷地抽烟。姜得奎抽完了一支烟，苦着脸说：“怎么办吧？振龙，我可以陪你。可我一下子拿不出这几十万啊。”刘振龙瞪了他一眼：“你赔得起吗？把你我都砸了骨头，也凑不出这些钱来啊。也怪我，当初太不小心了。”姜得奎发愁地说：“怎么办啊？”刘振龙想了想说：“你继续找你这个同学，搞清楚是他做了手脚，还是他让别人坑了。我去找关小丽，再往后拖几天。走吧。”

二人闷头闷脑地下了楼，在宾馆门前分了手。刘振龙忙着去找关小丽。车刚刚开到关小丽家门口，他发现有两辆车跟着自己，他心里起疑就在路边

停了车走下来。后边的车也停下了，张秘书走下车来，后边还跟着两个人。张秘书走过来，脸上红扑扑的，一身酒气，他冷笑一声：“刘振龙，今天路真窄啊。昨天在你家，你挺威风啊。”说着就一拳打过来。刘振龙一闪，张秘书打空了。他身后一个人蹿过来，照着刘振龙的肚子就是一拳。刘振龙被打得退了几步，险些栽倒。张秘书哈哈笑了：“怎么样啊？”

刘振龙笑笑：“真是不错。”说着话猛地出拳击中张秘书的脸。张秘书痛苦地叫了一声，仰面朝天跌出去了。

张秘书的门牙给打下来了，嘴里血乎乎的。他爬起来看看刘振龙，含糊不清地嚷着：“你敢打人啊？”一挥手，他身后三个汉子就冲过来。刘振龙猛地拉开车门钻进去，窗玻璃就被一个汉子用砖头砸碎了。刘振龙觉得头上一阵发烫，骂了一句，调转头踩油门朝张秘书压过去。

张秘书一闪，也钻进了车里，开车就跑，刘振龙追上去，把张秘书的车撞到了马路边上。这一幕，看得行人都呆住了。刘振龙跳下车来。把一脸是血的张秘书拖下来，也不管后边几个大汉拳打脚踢，只是痛打身下的张秘书。就听到一阵尖锐的哨响，两个巡警跑过来，扭住了发疯了一般的刘振龙。

刘振龙给抓起来了，有路过的出租车看到了，告诉了姜得奎。姜得奎慌慌着拉着老张几个人来找何芳，他听刘振龙说过有一个战友在公安局，想让何芳去找关系。可不知道何芳去哪儿打麻将了，门锁着。几个人又慌着去找关小丽。姜得奎急着说先找熟人把刘振龙保出来再说。

关小丽脑袋静了静，就想到了关亚平的同学凡也强。她打电话一问，这案子正好归凡也强管。关小丽说凡大哥你得先把刘振龙放出来，凡也强闷了一下说，那得罚款。关小丽就问罚多少。凡也强说五千块钱，那个姓张的还在医院里赖着呢。关小丽从家拿了五千块钱，几个人就去治安处保刘振龙。

到了公安局，关小丽让姜得奎几个在外边等着，她一个人进去，直奔凡也强的办公室。

凡也强看看关小丽放在桌上的钱，笑道：“小丽，你还真上心了。”就喊人把刘振龙带来。

过了一会，刘振龙带来了。凡也强说：“振龙，有人保你出去。”刘振龙看看关小丽，就苦笑：“我猜就是你。”凡也强讥讽地笑了：“振龙，今后别再逞强。让大家为你着急。

今天你破点财，五千块钱，算买个平安吧。”刘振龙看着凡也强，冷笑道：“五千块钱？强子，你还真下得了手治我啊？”凡也强说：“振龙，你说谁治你？是你撞到网里来了。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五千块钱？这还算便宜你了。你刚刚说我下手治你，其实我要是真治你，你今天就出不去。”刘振龙怒火从心里烧起来：“强子，别废话了，我要是不掏这罚款你能怎么样我？”

凡也强掏出烟来，扔给刘振龙一支，自己也点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吐了个烟圈儿：“你要是不认罚就得认打了。”刘振龙冷笑一声：“怎么个打法？”凡也强笑笑：“打嘛？只一条故意伤害罪，就关你个一年半的。”刘振龙摇头：“那得误事，那就罚吧。可五千块钱真是多了。”凡也强淡淡一笑：“五千块钱真是不多。”刘振龙一听就跳起来了：“你说什么呢？不多？五千块了！你要杀人啊？我得跑多少天才挣五千啊？操！”凡也强笑笑：“五千真是少收了，你较劲，那你就掏一万。”关小丽瞪了刘振龙一眼：“算了，钱都交了，你还废什么话啊。”刘振龙盯着凡也强，泄气地笑笑：“好，

我服了。”

凡也强点点头：“这就对了。”就趴在桌上写收据。

刘振龙恨得牙疼，他恶笑着：“也强，我今天真想揍你。”

凡也强抬起头，笑笑：“是嘛？那你不仅要被罚款，至少还得进局子呆十五天。”说着，就把收据撕下来，递给刘振龙：“你那车刚刚撞得不轻，也得修修了，该着你今天破点财。”

刘振龙接过收据，撕了，扔在桌上：“我能走了吧？”

凡也强喊住他：“别急，等我点完再走。”就坐在桌前点钱。终于，凡也强点完了钱，笑道：“你走吧。”

刘振龙拉着关小丽转身就走。

凡也强在他身后说道：“振龙，我一直恨我爹，他老人家当车间副主任，你老爹在他手下当工人。按说我家老爷子管着你家老爷子，可事情倒过来了，他倒是拍了你家老爷子一辈子马屁，未了，还让你家老爷子整了个头疼病。你说这事合不合理啊，我家老爷子贱不贱先不说，可你家老爷子也太牛了。现在你来找我，按说咱们两家的事就不该说了，可我这人是个小心眼，总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现在你也跟你老爸一样，在这街面上耍牛，我就是看不惯你这样的。所以今天我就得罚你了，让你长点记性。我也算给你说到明处了。”

刘振龙回过身硬硬地一笑：“强子，我以前总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想不到你跟我也一样。也是个王八蛋东西。”

凡也强仰靠在椅子上摇头笑了：“别把自己说得那样贱，我从来没说你刘振龙是什么东西。你走吧。我现在说什么也没劲了。你心里是想杀我的念头都有了。我看得出来。”

刘振龙苦笑一声：“你知道那个张秘书是什么东西嘛？你小子今天是不是帮着他出气，才……”

凡也强皱起眉头摆摆手：“少跟我提他。我烦那条狗。说句心里话，换上我也得……算了，不说了。”

关小丽实在忍不住了：“行了行了，快走吧。”拉起刘振龙就走。

刘振龙把车开出了公安局门口，姜得奎几个人长出一口气。刘振龙跳下车来没头没脑地说：“别以为我们这帮的爷是好惹的。”姜得奎忙说：“算了算了。”关小丽嘿嘿一笑：“瞧你叫得那个自豪。什么的爷的爷的。还挺拿自己当回事啊？狗屁。”

刘振龙不高兴了：“你说什么呢？”

关小丽说：“我说你们是狗屁。”

刘振龙大怒：“谁是狗屁？”

关小丽骂道：“不就是个臭出租嘛？神气什么啊？人家叫你们一声的爷，你以为你们就真是爷了？孙子一个。”

刘振龙眼睛一瞪：“你说什么？”

关小丽恨道：“臭开车的都是孙子。怎么了？包括我在内。”

刘振龙抬手给了关小丽一个耳光。

关小丽给打愣了，猛地哭道：“刘振龙，你神气个什么，你敢打我？你打死我好了。”

刘振龙火冒冒地骂道：“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骂我们，我就打折你的腿。”骂完，转身就走。

关小丽在后边喊道：“你他妈的给我站住，听到没有。”

刘振龙站住了，回过头来，恶恶地说：“关小丽，别以为你们家是什么贵族，就可以对我们神气，你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我们是靠力气吃饭，你开车是闹着玩。”

可我从没觉得我刘振龙低贱。你骂我，就是骂我们这些哥们。你今后再骂，我就还打你。骂一次打一次。”

关小丽木愣愣的看着刘振龙。她觉得刘振龙挺陌生。陌生极了。也凶极了。

刘振龙开上车走了，他还得为田小克的事去找袁志发。姜得奎几个忙过来劝关小丽。关小丽生气推开他们：“别理我。”也上了车追着刘振龙走了。

梁子今天碰到了两个混蛋小子，下午拉了俩小子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地方说是没带够钱，就扔给梁子十块钱。梁子苦笑：“哥们，如果天天都碰上您二位这样的，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这十块钱还不够油钱呢。”那两个家伙就坏坏地笑了：“就算我们哥俩欠你的了。”

要不你说这事怎么办呢？其实给你十块钱就不少了，我们常常坐车忘记带钱。”其中一个阴阴地看着梁子，手在兜里揣得鼓鼓的，好像装着什么家伙。梁子说：“哥们，我们这行也是挣的血汗钱，你们真要是坑了去，那钱上可沾着腥气呢，你们花着也不吉利吧。”那两个家伙哈哈笑了，其中一个拍拍梁子的脸蛋：“小兄弟，长得挺俊的，还用干这个嘛？找个款姐傍着，来钱容易多了。”两个家伙跳下车，扬着脑袋吹着口哨走了。

梁子一股恶火烧上来，忽地开车追过去想把这两个人放平再说。可他突然又踩住刹车，咽了口唾沫忍住了。他咬了咬牙把车头一转，开走了。

梁子觉得肚子饿了，想去哪吃饭。他沿路寻着饭馆，突然眼睛一亮，看到一辆丰田车从他旁边过去了，那个司机头上有一块月牙形状的疤。梁子心跳起来，低声骂一声：“可算逮住你了。”就开车猛追了上去。

刘占山没想到自己揽闲事落不是。下午他刚刚想到牛子的饭馆去看看还有什么事没，一开门他让刘振龙介绍到关亚平那里打工的几十个乡亲来找他了，说是关亚平已经有三个月不给开支了，一个叫黑子的老乡，还让关亚平的手下打了一顿。刘占山气呼呼地带着这帮人去找关亚平，可关亚平没见着，他倒让关亚平手底下的几个人给骂出来了。刘占山气得要死，想了想就去公安局找凡山月的儿子凡也强。

凡也强刚刚要去医院看老爸，就给刘占山堵住了。刘占山气呼呼地说了关亚平不给民工发钱的事。凡也强刚刚放走了刘振龙，心想这家子人事真是多。他冷眼看着刘占山，带搭不理地问：“刘师傅，这里有您什么事没有？”

刘占山愣了愣：“这些人都是我介绍去的啊！”

凡也强笑道：“那您就该负责把钱给人家追回来啊。刘师傅，别以为您什么都能管。这社会上的事不是在您车间里，有些事您还真管不了的。”

刘占山一愣，就张嘴骂上了：“小兔崽子，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当年我跟你爹有意见你就不管这事。你不管我找别人。”说着，刘占山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转身骂了一句：“小强子，你是小王八蛋。”刘占山突然觉得心里憋闷极了，脸黄黄地靠住了门框。

凡也强突然心软了，觉得自己真是有些小心眼了。他想起前天刘占山几个去医院看他爸的事，想起老爸跟刘占山两个人握着手落泪的场面。他苦笑：“行了行了，刘大伯您别骂我了。我去管。您脸色不好，回去休息吧。”

我这就去找关亚平。”

凡也强送走了刘占山，就骑着摩托去了民工的住处。他了解了一下情况，几个民工都说关亚平拖欠工资还打人。正说着，有几个刚刚又去要钱的人浑身是血跑回来了，说让关亚平手下的人给打了。人们炸了，要去找关亚平拼命。凡也强忙拦住大家：“你们别乱来啊。”众人看着凡也强，有人问：“您是公安局的，您说我们这事怎么解决啊？”

凡也强点点头，说：“大家如果相信我，我去找找关亚平。你们这样闹法，也不是个事，真要闹出几条人命来，大家都不好。各位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你们回去呢。你们总不能让家里人来认领你们的尸首吧？”

众人沉默了。凡也强点点头：“大家都冷静一点。这一块的治安归我管。我去找关亚平。”就出门推上摩托要走。

闷了一会，一个小伙子嚷道：“咱们都跟着去看看。姓关的要是连公安局的账也不买，咱们就砸死那个王八蛋。”

众人呼应一声：“走！”就都涌出去跟着凡也强走。

凡也强听到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就恼了：“你们都跟着干什么？打群架去啊。”

众人就停住。凡也强走了一段，回头一看这帮人还跟着。凡也强泄了气：“好了，你们跟着，可别闹事，再闹起来，我可真不管了。”

众人忙答应，都说不跟着上去。

凡也强就进了关亚平的办公楼，他心想这关亚平这几年是闹大了，这楼盖得也得值几百万。

关亚平正红着眼睛跟几个人打麻将。见凡也强进来，关亚平招呼道：“凡科长，别是抓赌来了吧？”凡也强笑笑：“我今天没这心思，要抓我早就抓你了。我今天来跟你说件事情。”说着，就看看那几个打牌的人。

关亚平摆摆手，那几个人放下牌，都出去了。

凡也强看着关亚平，说：“关亚平，你该把工资给民工们啊，人家给你干了一年，你不能一个子也不给啊。”

关亚平冷笑一声：“凡也强，我关亚平也没犯到你手里吧，这里边没你什么事，你该上哪凉快上哪凉快去。”

凡也强摇摇头：“恐怕不行，我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件事的。”

关亚平突然火了：“凡也强，你少管闲事。”

凡也强淡淡地说：“我今天还就管到底了。他突然笑了：“关亚平，你这样耍赖，能心安理得吗？你以为市里有人给你撑着，谁也治不了你？我想问你，你今天不把工资开给这些人，你晚上能睡好觉吗？你真不怕半夜三更你家进去人？”凡也强走过去扯开窗帘，打开窗子。

正在燃烧的夕阳轰轰烈烈地涌进来。

凡也强指指楼下，朝关亚平冷笑道：“你看看他们，你以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一群无知识的老百姓吗？他们是只知道傻干活的民工吗？他们是群软绵绵的让你随便可以下刀子割肉吃的羊吗？他们当中有人为你干活都弄残了啊！他们现在被你逼得已经不是羊了，他们现在是一群饿极了红着眼睛的狼啊。你坑了他们，你关亚平在光天化日之下坑了他们，你真的不怕他们往死里咬你吗？你真的不怕被他们撕成碎片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真的想试一试？”

关亚平探头往楼下看了一会，脸色有些发白了，他瞪了一眼凡也强：“老

凡，我不知道这里边有你什么事？你掺和到这里边来算什么？我没说不给他们钱嘛。我不是最近手头紧巴点吗？”

凡也强点点头：“关亚平，我要是成心想看热闹，想让这件事闹大了，我今天不会来找你的。”

关亚平笑笑：“凡也强，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你相信吗？”

凡也强笑笑：“我信。因为我也一样。”说着，猛地起脚踢翻了麻将桌子。一桌子麻将惊慌失措地满地乱跑。

关亚平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其实你何必呢？这几年你没少找我的麻烦。我真是让着你了。你也不能逼人太甚啊。”

凡也强面色铁青地看着关亚平：“别废话了，掏钱吧。”说完转身走了，他急着上医院。

关亚平苦笑一声，就喊会计给民工们算账。

梁子在玉泉商场追上了那个额头上有疤的司机，已经是日落的时候了。那个额头上有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下了车，梁子大喊一声：“站住。”那男人猛一抬头，就跟梁子的目光相遇了。他似乎惊了一下，把那女人一推，转身钻进车去。等梁子追过去的时候，那男人已经开着车飞也似的跑了。

梁子泄气地转过身，捉住那个想要溜走的女人，追问那男人是干什么的。那女人大呼小叫起来。就有几个行人围上来看热闹。这时两个巡警走过来，那女人就嚷嚷梁子调戏她。巡警问梁子是怎么回事？梁子就说了那疤脸男人去年撞人逃匿的事。其中一个巡警好像有印象，就回头找那个女人。那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围着看热闹的有个人悄声告诉梁子，刚刚那疤脸男人姓吴，是四海茶楼的副经理。梁子心头一亮，转身就走。

梁子把车开到四海茶楼，跳下车就往楼上走。一个汉子拦住他：“你找谁？”梁子笑笑，猛地推开那汉子就往楼上闯。那汉子大喝一声，楼上几个人堵住了去路。梁子骂道：“你们算什么东西，挺壮的身子，怎么给人家当狗用呢。”

一个黑胖子大喝：“小子，你今天找死呢！”就扑了过来，梁子一闪，一拳砸在黑胖子脸上，黑胖子叫了一声，像只口袋似的倒下。梁子刮风似的回过身，几拳砸过去，又放倒了两个。他在体育学院业余练过两年拳击，今天有了一种久违的快感。

梁子拔步冲上四楼，一脚踹开写着总经理的房门，就见袁志发坐在屋里，身后站着两个大汉。还有那个额头上带疤的男人。

袁志发看看梁子，笑笑：“想不到你小子还有两下子啊。”

梁子哼了一声：“姓袁的，你少来这套。你让这姓吴的小子跟我去公安局，老老实实承认人是他撞的。老子差点替他背了黑锅。”

袁志发冷笑一声：“你小子口气不小啊。”他一挥手，旁边两个汉子就扑了过来。梁子骂着，几拳就把这两个人打倒了。那个疤脸却夺门跑了。梁子一个箭步蹿上去，一伸手，就捉住了袁志发的脖领子，一声喝，就把袁志发给扛了起来，门外众人看得眼呆，就要往上涌。袁志发忙喊：“都别动手，这位兄弟，咱们可以好好说嘛。”

梁子破口大骂：“你现在才想起好好说了。去你的吧。”就把袁志发扔下了楼梯。袁志发顺着楼梯滚到了三楼，这时就听到楼下警笛长鸣。

袁志发已经摔得头破血流了，梁子过去踢了他两脚骂道：“姓吴的跑了，你跟我去公安局。”说着揪起袁志发就下了楼。

楼下涌上来一帮警察。一个胖警察上前扯住梁子把铐子给他戴上了。袁志发过来踢了梁子两脚骂道：“得好好治治这小子，太野了。”那个胖警察对袁志发说：“袁师傅，您也跟我们去一趟作个证。”梁子朝警察嗷嗷叫着：“你们抓住那个姓吴的，那个头上有疤的，他去年撞了人跑了。”几个警察拥着梁子和袁志发走出来。茶楼门口已经围了好多人，有人喊了一声：“梁子。”梁子一看，是关小丽。关小丽的目光非常伤感。梁子只是淡淡地看看她，就转身上警车。警车一路鸣叫着开走了。

关小丽呆呆地站在街上。热风低低地吹着，关小丽却感觉身上发冷。

身后有人重重地叹了口气。她回头一看是刘振龙。刘振龙皱眉说：“梁子怎么一个人找他们呢。这种事不是打架的事。你怎么不拦住他呢？”关小丽叹了一口气：“我也是刚刚来，梁子太愣了。今天的事情他要吃亏的。”刘振龙看了关小丽一眼，转身就上了车。关小丽怔了一下，喊了一声：“振龙。”

刘振龙探出头来：“什么事？”

关小丽走到刘振龙的车门前，看着刘振龙：“我想跟你结婚。”

刘振龙笑了：“你胡说什么呢？”

关小丽恼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刘振龙埋下头：“你怎么会嫁给我这样一个臭开车的呢。”

关小丽扬手给了刘振龙一个耳光。

刘振龙被打愣了，木木地盯着关小丽。

关小丽咬牙切齿地骂：“你混蛋。你刚刚可是自己骂自己呢。我看透了你，骨子里自卑。装出一副大男人的样子。小男人小男人。”

关小丽狠狠瞪了刘振龙一眼，拧身走了。

刘振龙刚想追过去，他的呼机就响了。一回电话是牛子呼他，牛子说了一句，刘振龙的脑袋嗡的一声就蒙了，赶紧调转车头奔了医院。

刘占山住医院了。\$

刘占山这几天感觉不大好，今天下午又让那几十个乡亲闹得有点头晕，傍晚的时候去买了一车菜，就往牛子的饭店骑，骑到半道，心里憋闷极了，眼前一黑就栽倒在马路上。

刘振龙赶到医院时，刘占山已经进了急救室输上液了。牛子一帮人在外边闷闷地坐着。

不一会，松林两口子和玉华两口子都来了。刘松林跟一个护士认识，借了一件白大褂进了急救室。何芳也来了，进了医院就指着刘振龙的鼻子嚷：“我跟你讲多少回了，老爷子有毛病，别让他出去干了。可你……”刘振龙不耐烦地摆摆手：“行了行了，现在说这个还有屁用啊。”

一家人就等在急救室外边。过了一会一个大夫出来了，对刘振龙说：“你们准备后事吧，怕是不行了。心梗面积太大了。”

这时就听到急救室里刘松林叫起来，叫得不是声了。众人跑进去，刘占山已经没有了呼吸。急救室里立刻哭声大作。

老爷子挺安详的。刘振龙看着姐姐和弟弟趴在床上痛哭，觉得心里挺乱。他也想跟着哭几声，可一点眼泪也挤不出来。他转身出来，站在走廊里抽烟。老爸一句话也没有放下，刘振龙只觉得心里疼得要冒血。

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他回头一看，是关小丽。

关小丽叹了口气：“我刚刚听说……”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就拥抱了一下刘振龙。刘振龙难受地说：“老爷子上午还好好的呢，怎么说没了就没

了呢……”关小丽流着泪说：“振龙，你千万挺住，还得办后事呢。”刘振龙缓缓推开关小丽。想了想说：“这里人手多，用不着你，你去看看梁子，给他送点吃的用的，我这几天肯定是抽不出身来了。”\$

晚上 10 点的时候，刘家开始忙丧事。一家子这才发现刘占山早就把放大的遗像准备好了，连老人衣服也早就买好了。牛子感慨地对刘振龙说：“你们家老爷子真是自觉啊。什么事都替你们想到了。”刘振龙呆呆怔怔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秦天初一帮子老工友也过来帮忙。刘振龙说叔叔伯伯们都回去吧。秦天初说什么也要留下给刘占山守一夜灵。刘振龙还要劝他，秦天初就掉泪了。这时关亚平进来了，随了份子钱，就跟刘振龙提了画的事。刘振龙说现在还没找到那个姓裴的。刘松林一旁气呼呼地说：“姓关的，今天我们家办丧事呢。有什么事你以后再说。”关亚平眼睛一瞪：“刘松林，这张画比你们一家子的命都值钱……”刘振龙苦笑：“亚平，反正事情已经是这样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张画在谁手里，裴天明也跑了。可我刘振龙跑不了，你放心，砸锅卖铁我刘振龙陪你。”

正在说着，姜得奎进来了，他看看关亚平：“关老板，这件事由我陪你，今天你就先别说了。你放心好了，我一年赔不起两年赔，我一个人赔不起借钱赔。放心，我不会做那种没屁眼子的事。”说着就从提兜里掏出一叠钱放在桌上：“这是十万块钱。本来我是想让振龙转给你，既然你来了，就先拿走吧。剩下的我再想办法。”刘振龙一惊：“得奎，你把车卖了？”姜得奎凄然一笑：“不卖车我从哪去偷这十万块钱？”刘振龙怒道：“卖了车，你拿什么过日子？”姜得奎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刘振龙喊道：“不行。这里边也得有我一份。”

屋里一时挺闷。关亚平皱着眉头想了想，又看看刘振龙，突然泄气地说：“刘振龙，算屁了，这几十万在我眼里不算什么，可放在你们身上就得破产。看在一个人的份上，我不要了。”刘振龙一愣。关亚平看着他摇头叹道：“我看谁的面子，你还不清楚吗？”说完瞪了刘振龙一眼开门走了。

姜得奎怔怔地。刘振龙叹口气：“这事回头再说吧。你先把这钱收起来。”

灵堂设在门口，刘振龙跪着，一边脸色黄黄的招呼着出出进进的吊丧的人们。

就听到牛子喊一声：“来了啊。”刘振龙抬头一看，来人竟是凡也强，登时愣住了，怔怔地看他，见凡也强臂上也戴着黑纱。凡也强朝刘振龙点点头，就趴在刘占山的遗像前重重地叩了四个头。抬起头，额上已经渗出血来了。谁也没想到凡也强会行这么重的礼。刘振龙怔了怔，就起身去搀凡也强。凡也强站起来，似笑非笑地说：“振龙，咱们之间有什么不是，就包涵了吧。”

刘振龙似懂非懂地看着凡也强，又蒙蒙地看着凡也强臂上的黑纱：“强子，你这是……”凡也强叹道：“我今天一来奔丧，二来报丧，今天傍晚，我家老爷子也过去了。”说着泪就淌下来了。

刘振龙呆呆地看着凡也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一阵阵地酸痛起来。他突然想起小时跟凡也强在一起爬楼梯的事，他从楼梯上摔下来，凡也强背着他往医院跑，凡也强一路上吓得直哭。刘振龙看着凡也强，又想起父亲和凡山月，心里涌起一股热辣辣的感觉，泪水夺眶而出。

凡也强说：“振龙，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是小哥们，生生让大人的事给搅

散了。现在老人们都没了，咱们还记个什么仇啊。这事我算是想开了，过去我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你就一并包涵了吧。人生其实很短。你把事情办完了，咱们一起坐坐。”说罢，眼睛一酸，泪就涌下来。朝振龙拱拱手，转身走了。步子挺涩重的。

刘振龙看着凡也强的背影，他感觉凡也强的背弯了许多，他一时心里乱乱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突然拔脚追出去，看到凡也强正要上车。刘振龙颤着嗓子喊了一声：“强子。”

凡也强站住，回过头来，朝刘振龙呆呆地笑笑就上了车。刘振龙看着那车子远远地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

闷闷的热风低低地在街上吹着。夜已经深了，远处隐隐地响起雷声，刘振龙抬头看看天，月亮和星星都逃得无影无踪了，天阴得很死，可能憋着一场大雨。

天下荒年

作者：谈歌

编者按：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 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当过工人、宣传干部、报社记者。1978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我曾让你傻半天》等。现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天下荒年》可以作为“大跃进”前后中国农村精神状况的备忘录，至少作者有这个意图。尽管小说的某些议论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质疑，但是作品的确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基层读者。

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它只是拼接了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并由他们引出各自的悲剧性故事——因为与上司争夺一个女人而舍冤自杀的父亲；被誉为“泥腿子县太爷”，却使全县饿死人数居地区首位的大伯；因为乱搞女人而被枪毙的有功之臣曹汉；宁可让孩子饿死也不偷吃公家红薯的杜二娘；带领群众打开公社粮库赈灾，引来杀身之祸的干部志河；为了修水库，活活累死在工地上的袁娘等等。这种结构可能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使小说超越虚构的特征，提升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能够使作者更直接自如地阐发议论和思想。很显然，作家试日弘扬一种精神，一种传统的民族的完美无缺的生存精神，并且将之与时下人们精神的迷失相对照。作家饱含感情地写道：对那个让我保持“惊恐记忆”的时代，我“始终高山仰止”，“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被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苦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在作家的心目中那个被我们普遍认为的愚昧和悲剧的年代已经“神化”了，我们并不怀疑作家的真诚以及他对世风日下、道德缺失的痛心疾首，值得我们寻问的是那个精神“绝对灿烂的年代”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事实上，蔑视人性的道德，其本身就是不道德，而对这样一种建立在泯灭人的个性与欲望基础上的秩序的“镇定自若”与自律，只能说明人们对自身权利的无知和丧失。

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因为一块红薯被母亲活活打死；还是因为一块红

薯，大伯挥手便打自己的妻子时，驱动他们的残忍本性的难道真是什么道德吗？

虽然，小说在阐发观念上令我们感到某些遗憾，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太需要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操守以便我们能够面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也许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启示吧。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们神坚强地再生。

——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风流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

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口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憎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憎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于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

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

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娶黄玲，豁出去这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旦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伯。大伯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此被停职检查。

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A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还产生出一种越批越香的效应。真是怪怪的。而在当时，父亲的恶行一经见诸报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了。很快，他的处理结论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书科长的职务，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

这一对曾有过片刻之欢的露水鸳鸯，就这样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没有最后结束，黄玲已引起政工部门的注意，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对黄玲历史的调查，调查很快有了结论：黄玲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和国民党特务有过接触。特嫌？

黄玲是在牛奶厂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她竟没能和我父亲见上一面。她和他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黄玲给我父亲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这是他俩苦恋一场的唯一收获。这个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来到人间，却有了一个十分光彩的名字。

二十六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我的母亲黄玲，她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当

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反目为仇的黄玲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小真是悲剧。

更可悲的就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自绝于人民的二十周年，这一对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着大风，天空被搅得昏昏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黄玲。我在那间插满了铁条的鸟笼子一样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十几分钟，一个表情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黄玲。

黄玲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夜，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那消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于帕捂住嘴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窗外是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备她对我父亲仇恨到这种程度，由此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没有攀附投机的成分呢？或许我大阴暗了，但反恩这件父母的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后，当我躺在A市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黄玲，她是我的母亲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父亲的死，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不能不说黄玲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后，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1979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到了生命尽头的。好比你穿着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后被人悄悄划上了一个丑陋的记号，你却一无所知，仍是向前走着，你看不到你身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你是多么的可悲和愚蠢啊。

父亲死于1960年。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炼铁厂的食堂管理员因为偷偷地多吃了一个菜团子，被下放回家了。据说，那个管理员也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如果不是为那一个菜团子，是决不会被下放口家的。一个菜团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了。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为当年没能管住自己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亲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

那年我九岁，每天放学回家，就等父亲回来熬菜粥。我永远记得那菜粥的制作工艺：抓一把混合面（高粱面玉米芯之类合成），放进沸水中，然后再加入野菜，再加入盐，等锅中的水再度沸起，即用力搅拌。约五六分钟以后，便熄火，可以吃了。

那天，父亲很晚了还没回来，我饿得顶不住，就自己动手做饭，就趁机多抓了两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我至今记得那顿饭吃得非常奢侈。结婚以后，我多次跟丈夫说起那顿饭，说很想再做一回吃吃。丈夫笑：那你就试试，你肯定会成了相声里的那个要喝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朱元璋。我也笑。就终于没有一试，我怕破坏掉记忆中那个奢侈而又香甜的记忆。那天我吃得很饱，吃完了就害怕，怕父亲回来教训我。每顿饭他是决不让多放面的。我越想越怕，后来大概是睡着了。大概还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

父亲那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一个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

只记得她的脸尖尖的，眼窝深深的，挺严肃的。阿姨送我去上学。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厂食堂吃饭。我问阿姨我爸爸去哪了？阿姨说你爸爸有事，让阿姨陪你的。几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死了。

食堂丢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惊动全厂。那是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啊。就成了厂里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怀疑我父亲偷了。因为那天是父亲值班。于是，厂保卫科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自杀了。他拔下墙上的一根钉子，刺断了动脉。血就像无数只红色的小虫，急促地爬出门去。

1964年四清运动中，那个食堂的一个姓张的炊事员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就交待了那J袋混合面是他偷的。

父亲真冤，当时厂里是以畏罪自杀报上去的。当时的市委书记贺二言听到消息就火了，一个电话把炼铁厂的书记厂长叫了去问话。那个厂长刚刚跟贺二喜说了两句，就被贺二喜扬手一拳打了个跟头。贺二喜破口大骂：我操你们祖宗，秦志训是那种人？于是，父亲就被以病故处理了。贺二喜亲自主持了我父亲的后事。那天，我是第一次见贺二喜，只知道这个络腮胡子的伯伯是父亲的战友，是个曾经骑马打仗的大官二却不知道他还是父亲的情敌。贺二喜看着我父亲的棺材，凶凶地盯着我说：哭哭你爸，他要走了。哭啊。

我就趴在那具黑色的棺材上哭。贺二喜一把搂住我，我看到他眼睛里大颗大颗的泪蛋子滚下来。我一直很被这种战友的感情所感动。我丝毫不怀疑这其间的真诚。

父亲死后，我被贺二喜接到他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的妻子袁桂兰就来A市接我。

我第一次见到了袁桂兰。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农村妇女，一说话先笑。她梳着短发，一双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脸贴着我的脸，任泪水流着，流到了我的嘴里。我至今记得从那双小眼睛里流出的那咸咸的泪水。贺二喜让我喊袁桂兰娘。我喊不出。贺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兰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兰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带着她的体温的菜馍让我吃。我就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兰就问我想不想跟她到乡下去？我就点头。贺二喜对袁桂兰说：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把老秦看管好，他不该死的啊。袁桂兰没说话，

眼里就又有了一闪发亮的东西。贺二喜说：这孩子你要不想带，就交给我来养好了。袁桂兰笑了笑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挺像她爹的。贺二喜也笑道：我也挺喜欢这孩子。你要是不想带她，我还真留下她了。真是有几分像老秦呢。

第二天，贺二喜送我和袁娘上了车站。我们上了车，贺二喜就在车下朝我们挥手。

我看到他那只独眼里淌下了几滴泪。贺二喜 1964 年病故，没有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我就随袁桂兰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我就跟袁桂兰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有了母爱，至今我也认为袁桂兰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始终不能理解上苍为什么要在她和我父亲之间安排一场悲剧的结局。恩恩怨怨生生死死，一切好像都在宿命里安排好了。

我也常常想，男女婚配，也许并非命中注定，实在是机遇的缘故。或者黄玲真该成为父亲的妻子，但却不一定非我父亲不嫁。袁桂兰也并非不可以同我父亲离婚。也许黄玲嫁给我父亲她会十分幸福，但焉知她与张三或者李四结合就是堕入火坑呢？或者大幸或者大不幸，谁又可知？但黄玲一旦钟情于我父亲，诸多可能便不复存在，又怎能逞论她与我父亲一定是爱情悲剧呢？幸与不幸，真是无法预料，推而广之，人世间大抵如此。

谁是明哲？人生由始至终，爱与不爱，无论悲欢，到头来都是茫茫白骨，一缕轻烟。如此说来，爱与不爱便无可无不可，无所谓真心或者假意，爱得过于沉重，一定要认真起来，便有些轻薄了，便让人不好承受了。黄玲如此，袁桂兰也是如此。

我叫袁桂兰娘，她是燕家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我和娘和大娘住在一起。

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在县里当干部。大娘那年在燕家村搞社教，就住在家里。大伯那时已经当了地委书记，很忙的，不常常回来。

大怕是我的家族中很了不起的人物。大怕 1958 年至 1962 年当过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

大伯最辉煌的历史就是跟毛主席合过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大伯死后，地区组织部的人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并收走了。1976 年毛主席逝世后，地区的日报上刊出过这张照片，只是被做了技术处理，上面只有毛主席，大伯不见了。1986 年，纪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这张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怕的形象。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的记者拍摄的，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衬衣，慈祥地笑着，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那种伟大的慈祥，白衬衣的时弯处，有两块补丁，很打眼。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大伯站在主席的右侧，穿得很整齐。是那种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山装，裤腿有笔直的裤线。头发刚刚理过，很整齐，发型很土气，没有留鬓角，样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个扣在头上的黑锅盖。大伯张嘴笑着，笑得很傻气，是那种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跃进，毛主席来这个县视察，在地头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时是苍山县县委书记。

大娘回忆说，当时地委通知，只说是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可谁也没想到会是毛主席来。大怕两天两夜没睡觉，白天下地参加劳动，晚上在办公室里点灯熬眼背材料，准备汇报，那无的上午，大伯正在地里浇水，弄得浑身

的泥水。很狼狈。地区的一个副专员风风火火开着卜辆吉普车赶到地头，扯着嗓子吼大怕。大伯就挑着水桶跑过来。这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连丢在地头的鞋也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一双泥脚上了副专员的车。谁也不曾想到，大伯这一双泥脚后来就有了名堂。那天，所有地委的干部和省委领导都在路边静候着。初夏的风暖暖地吹着，人们却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燥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啊，人们就看到远远地有几辆吉姆汽车沿着乡间的土道开了过来，扬起阵阵黄尘。车停稳，先是几个工作人员下来，然后就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在下来。有人惊呼一声：毛主席。省委的领导和地委的主要领导迎上去。毛主席和他们握了手，就用浓重的湘音问道：本方土地可在？省委书记就看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就低声喊：秦志达，秦志达快过来。大伯就忙从人群外面慌慌地应一声；我在哩。

众人就闪开一条道，大伯就战战兢兢走过来。地委书记见大伯一身泥水，裤子挽过了膝盖，没穿鞋，脚上都是泥。就低声埋怨：你怎么搞的嘛？大伯就尴尬地站在了那里。

毛主席就笑道：县大爷，毛泽东今日要打扰了。就仰出手跟大怕握。大伯两只手上都是泥，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就被毛主席握住了。大怕就口吃起来：主席，我这手脏啊。毛主席就笑：那你就是一个脏官喽。你刮地皮了吗？大伯一时怔住了。主席就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开句玩笑。大家就都笑了，大伯也就跟着笑了，心就松了一口气。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问：你是刚刚下田了？大伯点头：是的。主席问：你的鞋子呢？大伯不好意思他说：报告主席，刚才乱跑，忘到田边了，主席就笑着朝田里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后边。主席就问：你这个泥腿子县大爷；可知道贵县出过什么大人物啊？天宝八年，李大白曾路过此地，对贵县印象不佳啊。

把大伯问得哑口无言，主席就对大怕讲了一段李白的故事。又对大怕说，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读读中国历史，否则就当不好共产党的。后来，大伯让人给他买来内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还有《红楼梦》什么的。大伯死后，这些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过，书皮都已经泛黄，里边却都是新新的，书的主人肯定没有看过。一屋子书就那样神气活现地立在那里，我不解，大伯没有看这些书，却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了装袋样子，还是他根本就看不但这些书？他一生追随伟人，却无法效仿伟人。大娘曾苦笑着对我说：你大怕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觉的时候，地委书记让大伯赶快去理了发。并让大伯去到商店买了一件蓝呢子的中山装。毛主席一觉醒来，看到换了装束的大怕，就笑着摇头：不好，不好。不像一个泥腿子了啊。大伯当时尴尬极了，就穿着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麦田，就跟毛主席合了那张影。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区的领导开会，主席讲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到快天亮的时候，大家都饿了，毛主席就让大怕请大家吃饭，主席对大怕笑道：县太爷，肚子要闹革命喽，我出钱，你请大家的客。大怕笑着就要去安排饭。主席笑着喊住大伯：我出门匆忙，没有好多钱，就请大家每人吃一碗面条，大伯就愣了。主席又笑道：我是管了不管饱，就这样。结果大家都没有吃饱。吃罢饭，大家空着半个肚子继续开会。散会时大伯悄悄问主席，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饱？主席淡淡道：我就是要让大家饿饿饭的，你们都是一方诸侯，各有地盘，自然不会饿饭。饿一饿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就会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大伯怔怔的。

毛主席走后，大怕就把那件中山装锁了起来，到死再也没有穿过。而且再也没有穿过这件新衣服，大怕常常说：知道吗？毛主席的衬衣打着补丁啊。大娘说，大伯每每讲起这件事，眼睛总是湿湿的。

毛主席视察了之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大伯，说大伯是一个“泥腿子县太爷。”大怕由此大红大紫起来，很快就调到地委当了书记。于是，大怕就更加拼命地放卫星了。听大娘讲，大伯 1958 年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各县跑，亲自指挥上山伐木开山造田，大炼钢铁。有时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上转，像一头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就蜂拥而来，采访这位泥腿子书记。于是，中央省地区的报纸上，常常有大怕的名字和新闻照片出现。

然而，生活却无情地嘲讽了大伯。1960 年，我们这个地区在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是名列前茅的。苍山县的死亡率占全地区的榜首。1962 年，中央开会，省委书记去了，回来后，省委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对大怕说：主席要我替他问候你，他说要找你算账哩，你这个地区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啊？

大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回来后不久，就住了医院。再不久，就死了。一个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树叶，刚刚还是绿绿的，一阵风过后，却说黄就黄，说落就落了。而且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我常常想，大怕应该是吓死的，大伯临死前，对大娘说：不要给我穿鞋，主席说我是泥腿子县太爷。就让我光着脚走吧。于是，大伯就被光着脚装进了棺材。

大伯的儿子都在农村，直到大伯死。也没能把户口转到城里。大伯生前曾说：都想进城，那谁来种地啊？我是领导，我就要带头让孩子在农村扎根。大娘 1932 年离休，她曾在地区水利局当办公室主任，离休后，把户口迁回了老家。地区老干部局按政策给她一笔安家费，可大娘没要这笔钱，把这笔钱捐给了地区养老院。

大伯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当了爷爷，始终在农村务农。大伯的三个孙子这几年常常进城跑买卖，到我家里来过几回。喝多了酒，就骂他们的爷爷：那老爷于太死心眼。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把一家子丢在农村了。我听了，心里十分感慨：如果大怕地下有知，他该作何感想呢？

前几年，听说县里卖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大怕的几个孙子都买了户口搬到县城去了。只是大伯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进县城。大娘也没有进城。听说孙子们还和我那两个堂哥吵了一架。

1960 年夏天的叫个阴沉沉的日子，仿佛老天爷有着无限的心事。我被袁娘接回了父亲的家乡，那天我跟着袁娘在县城下了车，又步行十余里山路，才到了燕家村。我就看到了燕家村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黄土泥墙，远远地就像一群黄牛呆呆地卧在那里晒太阳。太阳光烈烈地泼下来，黄牛们便周身闪着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墙上的黄泥中拌有麦秸，麦秸在阳光下黄灿灿的。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村口迎住我们。袁娘叫了一声三哥，又对我说，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一声三伯，三伯哈哈笑了，我发现三伯长得很像我父亲。三伯就很亲热地背起我往村里走。我后来才知道，三伯是被罢了官，回乡养病的。三伯走了几步回头对袁娘笑道：天大热了，到村前的井上喝口水再走吧。

我们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庙。三伯苦笑道：

全村就这一眼井有水了啊。也许真是这庙里的灵气护佑啊。

村前这一座大庙，叫燕王寺。这座庙方圆百里有名，常常有人来进香。传说这座古庙是北魏时的建筑，很是有些来历的。也有的说，此庙是唐代一个一生坚持克己复礼的官僚的纪念馆。这位官僚姓燕，燕家村是他的封地，如此说来，燕家村都是他的后人。

可是燕家村三百余户人家偏偏就没有一个姓燕的。很怪的。

庙门前有一块石碑，上边刻写着密密麻麻的隶书小字，我到燕家村那年看到过。听大人们讲，上边刻着燕家村的村约。村约要求村民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做什么的。我看不懂，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等我能够看懂的时候，这块碑已经不在。

碑文规定，凡是违犯村约的，都要自缚在碑前，不进水米，暴晒三日。重犯者，还要在碑前给以杖责，以警百生。如此说，这座石碑又是燕家村人自设公堂的地方了。据老人们传说，燕家村百年间的记载中，从未发生过偷窃的事情。

1958年村上修水渠，要拆去这座庙。那年毛主席来县里视察，说这座庙是一个古迹，要保护。人们就不敢再拆了。县里还拨了专款修整了一下。到文化大革命，这座庙被从城里赶来的红卫兵给拆了。拆下的砖头，被村里人弄回去或垒了圈或砌了鸡窝。“文革”后，乡里几次提议重修燕王寺，可是县上没有钱，只好作罢。前年，燕家村里的几家富户，私下核计重修燕王寺。于是，村里的大户纷纷解囊捐款。其中包括大伯的两个儿子。

于是，重金从城内请来了几个高级工艺美术师，先画图，再设计修改，反反复复弄了小一年的光景，才定下稿子。然后就从城内请来包工队，叮叮当当干了三个多月，一座华丽的寺庙重新盖了起来。听说竣工那天，县里的干部们都来剪彩，还请了县里的剧团来唱了两天大戏。唱的是《二进宫》、《捉放曹》什么的。寺庙前还立了一块石碑，本来说要重新刻写上燕家村的村约的，可是村中竟无一个人能背下那凡百字的村约了。石碑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上边就只好刻写了捐资修庙人的名单，大伯的两个孙子显赫地写在了前面。

当时，村里也给我写了信，让我回去助兴。我因为到外地采访就没有回去。过了些日子，我口去看看，燕王庙真是成了苍山县的一景，首先方圆百里前来烧香许愿的就摩肩接踵，庙前庙后都是集市了，叫卖声轰轰乱响。县委宣传部的李部长陪着我，笑道：这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现在乡里发展经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我笑笑，没有说话。李部长就挺于的。就扯我去乡里喝酒。

那场酒喝得昏天黑地，李部长喝得烂醉如泥。大怕的两个孙子一劲猛灌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请他放一个什么人出来。我没听清楚。好像是那个人是燕家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因为偷了什么被抓起来了。那个副局长一口答应。于是，又是乱喝一气。

我觉得没趣，就走出来。又来到燕王庙。时值黄昏，集市已然散了。燕王庙前只有两个老者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庙前的那块碑在飞扬的尘上中，显得脏兮兮的，还有一些好像是鼻涕之类的浑浊的粘液被人涂抹在上边，显得十分尴尬。

我久久站立在这座华丽堂皇的寺庙前，暮色已经涌上来，我的视野里袭来一阵阵凄凉，我的心也随之一分分地下沉，我感觉我在咀嚼一种文化的

苦涩。田野里寂静无声，暮色中的村庄浮动着一片浑浊的哀切。我终于明白，岂只是那座石碑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座古寺也确实确实不存在了。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精心装饰的仿本。

那场大饥饿来得的确太突然了。

我随袁娘回到老家的这一年，县里几乎是绝收。先是大旱，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张张着。太阳烤上去，滋滋地冒烟。紧接着是一场蝗灾。据说旱灾蝗灾已经像风一样呼呼地刮遍了北方几个省份。

这一年，公社的食堂还没有解散，但也已经是冷锅冷灶了。大跃进那股狂热已经降到冰点。

真像是一场有噩梦，田野里什么也不长，老天爷不下一场雨，只有村东那几十亩地种上了地瓜，半死不活的地瓜秧，跟四类分子一样的表情。四面的山上和沟里，已经见不到绿色，凡是果腹的东西，统统被人们用作了代食品。

我每天要走五里路，去公社办的小学校去上课。我那年上小学三年级了，至今记得我们的老师是一个面色黄黄的年轻女教师，姓苗。她天天给我们讲课，晕倒在课堂上好几回，每天都空出两三节课的样子，苗老师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挖野菜，因为全公社已经因误食有毒的野菜，死了很多人了，所以只能让教师带着去挖，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记得有种叫作“月儿”的野菜，名字十分好听，毒性却十分厉害，人吃下去后三两个时辰，浑身奇痒，就出现豆粒大的紫水泡，抓破了之后，身上就溃烂，无药可医。人死之后，骨头都是黑色的，可见奇毒无比。我的两个同学，都是眼睁睁地被“月儿”毒死的。当野菜被人们挖光的时候，我们便去跟老师捋树叶，最好吃的是榆树叶，还有杨树叶和柳叶，要用水浸上几个日夜，去掉那种苦涩的味道，再稍稍放上一片面，上锅去蒸。树叶很快就吃光了，就吃树皮。树皮中最好的是榆树皮，扒下来，晒干，放到碾盘上碾成粉状，掺上野菜，就算作是上好的食品了。还有杨树皮，柳树皮，味道就差多了。很快，学校里的小树林里的树皮都被剥光了，月光下，就像一群赤身裸体的人站在那里，有时猫头鹰就在那白光光的树林中哀哀地叫上一夜，听得人心颤颤的。这种感觉我至今还有，我从不养猫，我不知道猫与猫头鹰是否是一类，但我怕猫，很怕。尤其是怕听猫叫。

苗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述共产主义的远景。我至今记得这样几句：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每顿吃苹果，每天每顿吃鸡蛋。我记得每次听苗老师讲这些美丽而又幸福的远景时，我的口水便悄悄淌下来。

村里已经听不到鸡鸣狗叫，也看不到炊烟。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生气，只剩下了难捱的日子、天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拖出村去，埋在村东面的坟地里。人们整日都是傻傻的表情，两眼灰蒙蒙的；空空洞洞，木了一样，没有了哭声，或者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哭。

整个村子陷入一种死静。

三伯终日闲在屋里写他的书，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三伯原来是一个挺大的干部。

父亲一共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五。因为我的爷爷与村中的举人有仇，爷爷被举人害死，于是，父亲五兄弟都参加了红军。二怕和四伯先后都在战争中牺牲了。

三伯进城后，在北方一个城市当了市委书记。三伯很能干的，据说他

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可以一口气处理上百件案子，且不出差错。现仍健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夸奖三伯，说他非百里之才。三伯本可以升到更高官位，可惜他被一个战友拖累得断送了前程。

这个战友名叫曹双。曹双当时是那个城市的副书记兼公安局长。我曾听三伯说曹双是个独眼龙，那只眼睛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瞎了。曹双爱喝酒，爱说下流话，爱发火。解放那几年工作十分出色，镇压反革命，惩治不法资本家，干得挺带劲，很受市民们的欢迎。曹双还好色。据说，当时市委有几个女干部都跟他有染。如果曹双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一个有着很大权力的市委领导，于是，这一个天下男人几乎共有的毛病，就给他带来了危险。

曹双先是看上了一个姓于的中学女教员，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发现了于教员长得漂亮，就动了心，就指名要于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当秘书。那个于老师就神气气地到曹双的办公室上班了。三伯知道了，不同意，三伯说那个于老师过去是个交际花，在日伪时期有劣迹。三伯就把于老师调了回去。理由是教育部门缺人。曹双不高兴，说三伯不支持他的工作。曹双资历比三伯老，不怕三伯。三伯这一回却发了火：老曹，你是有家室的人，市委几个女的已经让你给搞得乱了套，你还要怎样搞？曹双只好悻悻地作罢。

市里有个名角，叫边彩玉，唱青衣的，唱得绝好。曹双喜欢得不行，每每边彩玉演出，曹双都要去捧场。有些戏迷就看出了名堂，私下说曹书记要栽倒在边彩玉的脚下了。

果然就出了事。

那天，曹双吃了酒，就带着警卫员去听戏。戏散了，曹双就上台跟演员们握手，还邀边彩玉到公安局去演一个夜场。边彩玉就去了。

到了公安局，天已经很深了。边彩玉唱了一出折子戏，就要回去，曹双就让别人先走，要留下边彩玉谈谈话。边彩玉陪笑说：今天太晚了，曹书记要休息啊。曹双就黑下脸来：我找你谈工作，晚什么晚。边彩玉就不敢再说，就跟曹双到了一间办公室，曹双进了门就笑，你要是不想谈就不谈了吧，你再给老曹我唱一段吧。边彩玉就唱了一段。

唱着唱着，曹双的酒劲就涌上来，就扑过去抱住了边彩玉，边彩玉吓得喊起来。曹双就更来了劲，笑道：别叫别叫。就按住边彩玉脱衣服。值班的副局长就闯过来，劝开了曹双，边彩玉已经让曹双扒得只剩下内衣了。曹双正在兴头上，破口大骂副局长：你给老子滚出去。副局长给边彩玉递一个眼色，边彩玉抓过衣服跑了。曹双的好事就没有做成。

第二天，曹双的酒醒了，就有点后悔，让警卫员去给边彩玉道歉。警卫员去了口来说，坏了，边彩玉罢演了。

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城内的艺人们为此事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共产党刚刚进城就这样了，跟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啊。就有人给边彩玉出主意，不能这样就算了，告！

就告到三伯那里，三伯就让曹双写检查，让他公开向边彩玉道歉。曹双自知理亏，就到边彩玉那里去道歉。本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算了。可是有人背后给边彩玉出主意，让她继续往省里告。于是，边彩玉就不见曹双，往省里告了曹双。

到底是谁给边彩玉出的主意，这件事一直到了“文革时抖落出来，边彩玉的后台就是当时的副书记。因为平日曹双跋扈得很，在市里除了三伯之

外，谁也不放在眼里，据说各个市领导都挨过他的骂。那个副书记是个知识分子，脸皮很薄，曾让曹双骂过几回。

曹双说过就完了，副书记却记在了心里。抓住这件事情做开了文章，给边彩玉出了许多欲置曹双于死地的办法。所以说，边彩玉的事件，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带有了阴谋的色彩。

省里派来了人，调查曹双的事情。问过之后，也认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省里的同志和三伯一同找过边彩玉几次，请她接受曹双的道歉。

但是，边彩玉不依不饶。

三伯火了，对着边彩玉嚷开了：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莫非还要把老曹的脑袋掀给你才解恨吗？省里的同志也认为边彩玉有些过分了。边彩玉就有些吃不住劲了，就表示不再告了。省里也准备给曹双党内处分。事情就要结束。

谁知这时候又出来个姓于的女人告曹双。这个女人就是曹双要调来当秘书的那个中学教师。”这个女人告状说曹双强奸过她。

平地一声雷，省里的同志和三伯一下子都懵了。

三伯就去找曹双，问他是否有过此事。

曹双涨红着脸，闷下头不讲话。

三伯大怒，把桌子拍得山响：老曹，咱们都是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的人，大丈夫敢做敢当，你到底怎么那娘们了？

曹双咬牙切齿道：操他娘，老子让人涮了。她那回找我睡觉，我意志不坚定，就跟这个臭娘们睡了，现在又来咬我。算我倒霉。随组织上怎么处理吧，我已经犯到了这份上，就没得话说了。

三怕恨得跺脚：老曹啊老曹，你怎么这么糊涂，这种人最难办了。你好好想想，莫要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哟。

三伯就有指点曹双赖账的意思。三伯后来说，他当时已经感觉有人在这个女人身后当孔明，否则一个那样的女人是绝不敢来告曹双的。而且这种事情，只要一方咬住牙不认，谁也没有办法的。不幸的是，曹双是一个热血汉子，不肯当缩头乌龟。这就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曹双眼一瞪：我老曹敢做敢当。没得改口。

三怕一阵头晕，张张口，再也无话可说。

省里的同志就认为案情重大，不敢再保护曹双，就把情况带回省里去了。

没过几天，省公安厅就来了人，抓了曹双。曹双不是一般干部，案子就报到了中央，据说就报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四个字：杀一儆百。

三伯不知道这事情已经惊动了中央，听说曹双判了死刑，大吃一惊，曹双毕竟是南征北战的老干部。跟边彩玉没有做成事实，跟那个女教师纯属乱搞，双方自愿，强奸从何谈起。三伯就上书到省里，替曹双喊冤。

三怕哪里知道，省里也正在调查他的材料。那个副书记早就写好了材料递上去了，说曹双是在三怕的纵容下才无法无天的。三伯很快就被省里来人宣布停职了。

一位副省长亲自来到A城，监斩曹双。

这期间，曹双被判死刑的消息就传开了。A城的市民就惊呆了。人们纷纷上书，要求保释曹双。这就是A城建国初期“万民上书保市长事件”的

来龙去脉。

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持着近万名市民签名的折子，我到市委招待所，求见那位副省长，说曹双为A城做了不少好事，还年轻，请求让他戴罪立功。几个老人就齐齐地给副省长跪下了。这一跪就惊天动地。副省长泪就往下淌、颤巍巍伸手扶起几个老者，叹道：共产党不能让共产党给毁了啊。

箭在弦上，已不可逆转。

经省委研究，执行曹双秘密进行，不开公判大会。公费安葬。子女由国家抚养到参加工作的年龄。

枪毙曹双的头一天，副省长代表省长来看曹双。副省长递给曹双一支烟：省长让我来看看你，问你还有什么事情？

曹双闷闷地抽烟，最后把烟屈捻死，抬头道：请告诉首长，我没有什么事，我曹双给组织丢人了。该杀的。只是，秦市长不该吃我的牵累。

副省长道：老秦的问题你不要管了。

曹双停了一刻：我能喊几句口号吗？

副省长想了想：不行。

曹双就落了泪：请告诉战友们，莫学我曹双。

逼省长道：省委已经发了通报，让大家记住你的教训。

曹双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

副省长退出来。回到招待所，打电话喊来三伯：曹双明天就要执行了，你去送送他。

他喜欢喝酒。

三伯想了想：影响好吗？

副省长好久没有说话，好一刻才重重地吐出一句话：不声张。

三伯就买了几斤好酒，夜里就去了看守所。

曹双看到三伯，就红着脸道：老秦，我带累你了。

三伯摇头道：不提这个了，我今夜来跟你痛饮几杯。

曹双笑道：你怕不是我的对于。

三伯也笑：莫吹牛。

二人就划拳行令，直到天亮，二人旨喝得大醉。

毙了曹双，边彩玉和那个女教师在A城呆不下去了。市民们不能容忍两个女人毁了一个挺得人心的副市长。边彩玉的家门口常常被人倒粪便。她在台上演出时，也常常有人往台上扔砖头，闹得很不像话。公安局竟抓不住这些闹事的。

边彩玉只好离开了A市，去了北京。她在北京唱得挺红。但她再也没有来过A市。

她死于“文革”初期，传说是让红卫兵拉去批斗时，给剃了阴阳头，她气愤不过，一头栽下台子，登时毙命。那个女教师就在学校教不下书去了。总有人骂她是破鞋。有一天，有人在她的家门口挂了一只旧鞋，她气恼地揪了下来，然后就破口大骂。骂到后来，就哈哈乱笑，笑完了，就疯了。后来就在城里乱跑，再后来城里就不见她的影子，不知所终，

四十年之后，我曾到A市采访这件事。几个老人淡淡他说：当时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很高，两个女人生生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谁能不恨啊，那时共产党严厉得很啊，现在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就好了啊。

这是一种沉重的牢骚。沉重得让人不好承受。

曹双只有一个儿子曹迪，曹双被杀之后，一直由政府抚养，后来上了大学。我前年在海南见过曹迪，长得五大三粗的一个中年汉子。我没看见过曹双，可仍旧相信他身上有着曹双的影子，曹双应该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曹迪在一家合资公司任总经理，我见到他，提到了我三怕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后，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他的公司，说得兴致勃勃，却只字不提他的父亲。

临别那天，他为我饯行，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摆了一桌豪华得让我眼花缭乱的酒席，他只带他的一个女秘书陪我吃饭，曹迪那天喝得醉了，问道：你是要写我爸爸的吧？

我听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实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枪口上了。你想想，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不那样干行吗？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个罪过就枪毙，我还不知道已经被枪毙了几回了呢。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点头道：曹伯伯其实挺可惜的，我三伯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现在玩过的女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或许想也不敢想。他拍拍手，就有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当着我曹迪那个女秘书的面，毫不羞躁地坐在了曹的腿上，并在曹迪的脸上身上乱摸乱啃着。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个女秘书似乎司空见惯，毫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对付着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这已经是我玩过的第二百三十七个女人了。说着，就掀开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发出快乐的呻吟声。

我立刻头疼欲裂了，我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的。我回到宾馆，收拾了行装，当天就离开了海南。后来，我见到三伯，提起了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我有些醒悟，曹迪是在向我示威，或者是向那个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说，转身走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在宣纸上泼墨。我看着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已经打了几处补丁。三伯“文革”后出任某省的副书记，可他没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书立说，写字画画，悠哉游哉。

我总感到三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老了。历史已经把他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他在寂寞中守护着一种圣洁的东西，他不为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所动，他的生存本身就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三伯到死也不会有惶惶不安的样子，他应该是一个智者。领袖无有民众不成其为领袖，导师没有弟子不能成为导师，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个智者。

三伯至今淡泊地活着，今年八十九岁。（我这篇稿子杀青之时，传来三伯逝世的消息。

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写字时，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于休所的医生匆匆赶来时，三伯已经没有了心跳，真是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岁。）

这里还要交待三伯的一个情节。

曹双被枪毙后，三伯便赋闲在家。他身体不好，身上有三处弹片没能取出，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写书。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

上过师范，曾在延安抗大教过书，曾被视为我们党内的秀才。他还跟毛主席很熟悉。因为曹双的问题三伯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写书了，到了 1959 年，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已经出版了。

1962 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 A 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听：那个秦秀才哪里去了，我拜读过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很好。

A 市领导就谈了三伯的憎况。

毛主席就笑：脑壳顽固不化，找他来见我，我给他开通开通。

三伯就被引来见主席。

毛主席笑：听说你要当陶渊明，可惜你生不逢时啊。

据三伯后来回忆，毛主席跟三伯谈了他那本书，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毛主席后来就要三伯出来工作。三伯说，他要写完下一本书再说。毛主席就笑：我从不强人所难，或者你真会成为我党的司马迁。但是我还是要劝你研究一下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我们十分缺乏这样的专家，只有一个陈云同志，是很不够的，“仓廩实而知礼仪”。是不是这样？古人这样说，我不大相信。我想你还是研究一下农民的状况，农民的问题。你还是要出来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书本。你好像有什么情绪嘛？

三伯就旧话重提，讲到了曹双的事情，认为处理太重了。

毛主席静静地听完了，点点头，叹道：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做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主席的声音有些发涩。

三伯听得呆了。窗外的北风呼呼响着，锈铁般的枯枝发出海潮般的啸声。

毛主席看着三伯，缓缓地道：你研究历史，不知道你对明史怎么看的？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会，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就割若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三伯怔怔地。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感觉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样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后不久，三伯调 A 省任副省长。是时：1963 年春天，中国已经远离了那个可怕的荒年。但另一个可怕的时代正在悄悄向人们走来。

1960 年夏天，村里的食堂已经办不下去，只好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起了炉灶，只是稀少了炊烟。

每天都有人死去。时值盛夏，田野里已经没有了绿色的植物，以至连树根、草根，凡能够咀嚼的东西，统统被人们拿来充填了肚皮。可是村里的红薯地，却没有人去挖。

村里杜二娘七岁的儿子杜小山饿得搞不住，半到地里摸了一块红薯，就狼似的吞起来。

不曾想被偷偷跟踪来的杜二娘从后面一把夺过去了，一向温和的杜二

娘变得狰狞极了，嘴里骂着：你个崽子，几时学会偷了。就乱打起来，杜小山立刻鬼叫起来。等村人赶来拉开疯了似的杜二娘，杜小山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一张小嘴被二娘拧得烂烂的，昏死过去了。杜二娘凄惨的声音在村里炸响着：燕家村可从没出过啊，为什么就让我家遇到了啊，这叫我如何在村里做人啊。小山啊，你丢了祖宗的脸面啊。呜呜。

那天，大伯从地区回来，在地里转了转，就把村支书志河喊来了，听了志河的汇报，就让志河带着乡亲们把地的红薯挖掉。

志河惊讶地摇头道：还没熟啊。

大伯恼怒地骂道：你混了，真要到人都饿死的时候，才算熟了嘛？

志河也有些火了：哥，你是大官，要说你去说嘛。就转身倔倔地走了。

那天黄昏，大娘也从县上回来了，进了门，就软软地坐在院中的石板上，脸黄黄地喘着。大娘很少回来，我们几个孩子天天盼着她回来，因为她每次回来，总能给我们带回一些吃的。

我们几个孩子拥过来，饥饿的目光狼一样盯着大娘。大娘看懂了我们的目光，歉意地笑笑：这口没带回来吃的，玩去吧。

孩子们失望地走开了，大娘轻声地喊住我，等别的孩子走尽了，从怀里掏出一块烤红薯塞给我，我记得那块烤红薯是黄绿色的，其间有许多坏了的苦丁。我至今常常在梦中忆起那种诱人的颜色。

大娘对我说：吃吧，快点吃吧。

我晕晕地看着大娘，怯怯地接过来。刚刚咬了一口，突然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夺走了那块红薯。我回过头，竟是大伯，硬硬的目光盯着我。

你回来了，大娘朝大伯笑道。

大伯不理大娘，凶凶地问我：哪来的？

我的几个哥哥听到了大伯的吼声，都拥过来，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我至今记得那目光中有许多仇恨。

大伯骂道：是从地里偷来的吧，你这个贼崽子。

大娘急忙说：你怎么这样骂孩子啊。

你还护着他不成？大伯一扬手，给了大娘一记耳光。

大家都愣了。

大娘嘴角就冒出血来，跳脚跟大伯吼起来：你不问问清楚，就打人啊。

大伯骂：我打你给他们看的。看谁敢去偷。

我突然扑过去，狠狠咬住大伯的手。我恨透了他。大伯被我咬得疼了，一甩手，我就飞了出去。

死崽子，看我不打死你。大伯冲过来，扬扬手，威吓着我。

袁娘跑过来，拉住大伯：你也不问问明白，这块红薯是大嫂从县里带回来的。

大伯就怔住，看看大娘，声音一下子软下来：你说清楚嘛。

大娘一下子哭了：你容人讲话嘛？

大伯摸摸我的头。我抬手挡开了。

大伯叹口气，转身出去了。

三伯缓缓走出屋子，走到我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低低的声音道：孩子，别怪你大伯。说罢，再也无话，就踱出院门。

月亮胆怯怯地从云层后面露出头来，一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消瘦极了。很快又淹死在黑黑的云朵里了。

当天夜里，志河站在村委会的房顶上，拿着喇叭嘶哑地喊话，要社员们到村里的东大场上去开会，秦书记要讲话。村民们就去了，见大伯早早等在了场上。志河袁娘几个村干部呆呆地站在大伯身边。大伯身边放着一张木桌，桌上燃着几支昏黄的土蜡，受惊似的烛光在夜风中慌慌地窜动着。

大伯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夜开这个会，是告诉大家，村里已经决定了，让大家会挖地里的红薯。村民们听得愣住了，直直地看着大伯。

大伯说：咱们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都把地里的东西挖了，不能眼睁睁看着饿饭啊。

我听说杜二娘的孩子偷吃了地里的一块红薯，让杜二娘打得半死，这不好嘛，不怪孩子嘛，杜二娘来了没有，就有人喊：杜二娘，秦书记喊你哪，前边来。

瘦成一根柴似的杜二娘颤颤地走到前边，傻傻地看着大伯，社员们也都呆呆地看着大伯。大伯声音有些发涩，暗哑下来：二娘，我老秦替孩子给你道歉了。说罢，大伯突然弯下腰去，给杜二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已是满脸的泪。

杜二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猛转身跑出了会场。哭声在黑黑的旷野里响得烈。没有人去劝杜二娘，村里人知道、杜二娘的孩子，昨天下晚已经死了。

袁娘带头喊了一声：去挖红薯啊。就转身向田野里走了。社员们紧紧随着袁娘，拥进了田野，空荡荡的场里，只剩下了孤单单的大伯，在那里久久地呆呆地站着。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大伯变得十分的可爱了。我没有随人们去挖红薯，我坐在空室的场上，远远地看着大伯。大伯也远远地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三伯也来了。大伯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三伯拉起我的手，往村里走了。我感觉三伯的手冷冷地颤动。

黑黑的夜色像水一样在村道上沉沉地涌动着。

又过了两个月，就进入了 1960 年的冬天，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有多少生气的村子。村里已经没有炊烟。整日整日的没有一点声息，像一座古墓那样可怕的寂静。

扑天盖地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场大雪，雪厚厚地盖在了田野中。天晴了，刺眼的阳光在雪地里喘息着，让人听着心颤颤的。

那天，我一早醒来，见村里的人都拖着软软的身子去扫雪了，袁娘也拖着浮肿的两条腿去扫雪了。我吃了一碗用杨树叶子做成的饭，就去上学了。道路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几个男人和女人扶着扫帚和铁掀软软地站在路旁看着我们，我认出他们是公社的干部们。雪都被堆在了道路两旁，路面已经露出了于松的黄土，散发着黄土的泥香，诱发着人们的食欲。我一路上不时地抓着道旁的雪吃着，那天我吃了许多雪，我至今记得我那天的肚子像被人系紧了肠子一样，有些隐隐的疼痛。我感觉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果然，在第一堂课，就歪倒在了课桌底下了。紧跟着，就歪倒了另外几个同学。我是被苗老师背回家来的。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土炕上。袁娘正在喂我柴灰水，这是乡下治肚胀的一种上法。我想坐起来，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呆呆地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下来了。

袁娘把一碗柴灰水端给我，让我喝了，就问我：还疼不疼了，柴灰水涩涩的，我直想呕，不想说话，就点点头。这时就听到街门一响，院子里就传来志河的声音：五嫂在家吗？袁娘就应道：志河吧，快进来吧。

豆芽菜一样的志河就晃进门来，就在屋中的土炕上坐下，伸过于柴一样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问袁娘：大哥大嫂没回来。

袁娘叹一口气：听说苍南县好几个村子的人吃野菜中毒了，大哥去那里了，怕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大嫂过两天就回来，说是要在咱们村里下乡。

志河苦笑笑：五嫂，村里有人说要去逃荒哩。你看这事？

袁娘闷了一下：不行，县上讲了，眼下全国都是这年景。咱们去别人的地面上讨食，人家吃什么啊？让党员们去做做工作，一个人都不要去，不能给咱燕家村丢人败兴的。

饿死一条命，丢了子孙的脸啊。那天县上的方书记就在会上这样讲的话重哟。

志河叹道：都阎王喊门的年景了，还顾什么子孙的脸哟。乱扯嘛。

袁娘叹口气：志河，咱们做干部的，莫要对乡亲们乱讲的。

志河不再说话，就坐在院子里掏出一指用旧报纸撕成的烟纸，卷烟。然后就凑近土蜡点燃，屋子里就升腾起一股菜叶子的味道。那是用葵花叶子卷的烟。那年代，村里的许多烟民就用它来替代烟草。

志河默默地吸完那支烟，把烟头放到脚下踩灭，对袁娘说：五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袁娘笑道：你说吧。

志河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想好，那样做怕是要犯罪的。就垂下头。

袁娘怔了怔：我听别人说过了，你真敢想啊。

志河叹道：咱们当干部的，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这么死人啊。

袁娘点点头：是啊，再想想办法吧。那种事是万万不能干的啊。

志河说：我们当干部的，总不能让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啊。就说不下去了。

袁娘默然无语，呆呆地看着志河。

志河道：县里传来了活，地区要修水库哩。公社要咱们燕家付出三十名劳力哩。

袁娘道：我也听说了，村支部要去一个带队的哩，还是我去吧。你婆娘有病，脱不开身的。

志河闷闷他说：其实我是真想去哩，在家天天费心呢。你一个妇道家，怎好去干那种力气活啊。

袁娘笑了：你小看我哩。当年支前的时候，我一个人一口气背过一百多个伤号哩。

志河也笑：不敢小看嫂子哩。

袁娘说：就这样吧，我去水库。

志河说行，就抬起屁股走了。我肚子里一阵乱叫，大概是那碗柴灰水发生作用了。

就坐起来，袁娘扶着我，我扶着墙去大解。到了街上，就看到志河踢着疲疲塌塌的步子，消失在暗夜里了。街道上，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寒风呆呆傻傻地吹过去。

1961年冬天，县委指示各公社抽调人力去修朝阳水库。朝阳水库至今

仍是苍山县最大的一个水库，于 1963 年春天竣工。或者今天的人们不可能想象，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政府竟然还能有这种举措。燕家村抽调了三名民工，在西北风呼叫着的一个早晨，到公社集合了。

我那天正在公社的学校上课呢。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听不进课去了。一下课就跑到公社的大院里去看热闹。就看到公社的院子已经挤满了，各村来的民工都带着工具站在寒风里。还有几面旗子在风中猎猎飘动着，发出哗哗啦啦的雄壮的声音。院子的中央搭起来一个席棚子，算是主席台了。上边还挂着一幅大标语，红纸黑字亮人眼目：让高山开道，让河水让路。

天阴阴的，好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感觉有些冷，就想回去了。刚刚要走，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袁娘。袁娘笑道：援朝，你别走，一会儿我给你吃的。

我高兴地问：什么吃的啊？袁娘笑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人群一阵躁动，有人说：来了来了。袁娘也对我笑：你大伯来了。

我国头去看，见有几辆吉普车开进了公社大院，瘦干干的大伯跟县委的几个领导下了车，就上了主席台子。公社的干部们就忙朝会场喊话：大家静一静了，秦书记来看望我们来了。

天果然就下开了霏霏的细雪，我抬头看去，就觉得天上要是下白面该多好啊。我至今记得当时这一个念头。每当下雪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个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比喻来。

这时，大伯就上了台子，开始讲话。

大伯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他眼前是数千名面呈菜色的乡亲。小风呼呼地刮着，小雪花在人们头顶上落着。

大伯高声喊着：乡亲们，我老秦送你们出征来了。我们苍山县，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走了蒋介石。今天，共产党号召我们去修水库。我们一定不能让党失望。人定胜天。

愚公移山。

人群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我听到可怕的声音在满天的飞雪里像冻石头一样硬硬的。

开罢了誓师大会，各村出征的劳力到公社的食堂领取菜饼子，每人两个，还有一碗热汤。然后就出发。袁娘带着我去领了两个菜饼子，把菜饼子塞给了我，她喝了那碗热汤。她笑着对我说：娘去了，得走些日子哩。你就跟着你三伯吧。

我只顾狼吞虎咽着那两个菜饼子，一边吃一边乱点着头，竟没有细细看看袁娘。后来袁娘走了，大伯看到了我，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援朝，快去送送你娘。

我醒过来，把最后一口菜饼子吞进肚里，就跑出院子，就听到一片敲锣打鼓的声响。

只见黄土道上，漫天飞雪，红旗飘飘，民工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已经看不到袁娘在哪里了。

袁娘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只是那时袁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一丝笑容在脸上僵住，似乎她突然有了一个什么念头，而这如烟一样的念头已经飘散了。民工们抬回的是袁娘的尸体。听民工们说，袁娘是生生累死在工地上的，她事事干在别人前边，还把干粮给别人腻那天，她顶着寒风挑河泥，就昏倒在河坝上，再也没有醒来。

给袁娘下葬那天，我默默地淌着泪，固执地坐在坟地里不走，家里人劝不动我，就先走了，我听着田野里的风僻低地吹过来，听着风儿钻入坟土的声音。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袁娘了。我哇地放声哭起来。

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嘲笑精神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如果说我们用血肉筑起朝阳水库，那么凝聚血肉的则是精神的原汁。

袁娘走后的第十天的夜里，志河在他家里开了一个民兵会。第二天夜里，就胆大妄为地带着村里的民兵把公社的粮库打开了，弄出了九袋玉米。为此志河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常常感慨，或者那天志河真是晕了头了，已经被饥饿煎熬得耐不住他那焦躁的性子了。或者志河那天夜里跟几个民兵一定想了很久，终于他们做出那一项可怕的决定。

据村里曾经参与了那件事情的老人们回忆，志河叫他们去的时候，眼睛红红得像是冒血。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那时的志河，血管里的液体正在急涌奔流，志河已经决定了一件让全村人脸红至今的事情。

志河讲了想法，众人一下子都惊呆了，有人呆呆地问：这，可是犯法的事情啊。

志河惨惨一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人一个个就这样死去，咱们是借，借还不行嘛。那么多种子粮在粮库里闲下一冬也是闲着，咱们借借还不行嘛？他空空的目光四下看着，渐渐，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渐渐就红得像浇了鸡血一样，恶恶地盯着众人。

借。志河终于为自己这个决定找到了一个理由。凡事情如果不做，只有一个理由；如果去做，总有一百个理由任你挑选。

民兵们闷闷着，谁也不肯说话，满屋子里只听到一种犯罪前紧张的喘气声。

窗外，月亮被云彩掩死了，寒风嗷嗷地叫着，在村道上疯跑着。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志河抽了几口树叶子烟，大口大口地吐着浓浓的烟雾。他哑声道：大家就不要去了，我一个人去就是了，日后有了什么我秦志河担着吧。说罢，就跳下炕来，扯起几条麻袋，凶凶地走出门去。

终于，有几个年轻的民兵，跟着志河出来了。

屋里有人冲出来，低低地喊一句：志河，你们去不得啊。

志河听到这一声喊，脚步猛地停住。他回过头来，看到几张欲哭无泪的眼睛。志河叹了口气，就大步走了。

当他们走到村口那块石碑前，志河的脚步似乎迟凝了一下。但他没有去看那块刻写着约束着燕家村人行为规范的石碑。

公社的粮库只有一个粮食局的冯大水守着，大水已经被饿得头晕，早早躺在床上了。

对翻墙过来的这十几个人，竟是毫无察觉。

志河他们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把粮库的门弄开了。他们拥进去，满满

地装了几麻袋玉米，拖出了粮库。就在出大门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吼：站住。

志河一惊，回过头来，昏昏黄黄的灯光下，管粮的保卫冯大水黑黑地站在粮库门口，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志河。大水是县粮食局的。到燕家村收过粮食。大家当然认识他了。

无人知道是偷，有人知道则是抢。偷则还有羞耻之心，抢则把这种行为推上了赤裸的绝境。志河并没有想到抢。志河呆在了那里。几个背着粮食的民兵也愣愣地看着大水。

志河非常难看地笑了笑：大水。

大水骂道：秦志河，你怎地干开了这种事啊？

志河垂下头，许久，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了。就看着大水说：大水兄弟，我们不能看着村里人一个一个地死啊。

大水就湿了眼，声音像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就软下来：志河兄弟，这可是种子粮啊，有道是饿死爹娘，不吃种粮啊。你们都是当村干部的，这道理是该懂的啊。

一阵沉默。空气紧张得像拉满了的弓。粮库里只听到呼呼的喘气响。

志河猛地吼一声：大水，你给我滚开。吼罢，拖起一包粮食就走。

大水哗啦一声就拉开了枪栓：志河，听我一句，这粮食动不得啊，是要掉头的啊。

志河凄然他说：我什么都明白，可现在顾不得许多了。

大水硬硬他说：我不能让你们这样走的。

志河点点头：我知道。猛地抬手，打昏了大水。几个民兵就上去捆了大水。

志河把粮库的十几袋子种子粮弄到了村里。当夜就开了社员大会，让各家各户把粮食带回去。

于是，一个出乎志河意料的景观出现了。乡亲们眼睛里冒着一种就要燃烧的热烈，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搬那些已经分配好的粮食。志河去公社粮库劫粮的事情在村里已经传开了，人们惊得透不过气来了。燕家村从没人干过这种事情呵，真是胆大包天了。志河疯了不成？人们慌慌地拥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就看到志河几个人弄来的那十几包粮食。土蜡燃起昏黄的光，荡起飘忽不定的暗影，像鞭子一样在人们的身上抽打着。

志河干干地喊道：大家把这些粮食分一分吧。

没有人响应，志河的声音显得无力极了。像是很容易就能被人折断的枯枝。

志河又心虚虚地喊了一声，仍是没有人去动。一个老汉走过来，盯住志河：志河啊，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哀哀地看了志河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转身走了。于是，乡亲们就一个个走出了院子。最后，院子里只剩下志河和那堆粮食。

天空黑黑的，院子里点燃的那几支土蜡，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志河就木木地怔在了那里。他没有料到，他们几个舍身为乡亲的行为，他们对村民们的关怀，竟像是一颗挡在村民们脚下的小石子，被村民们轻蔑地踢飞了。志河突然觉得自己挺窝囊，挺没劲，挺操蛋的了：几个早就蔫头蔫脑了的民兵，突然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呜呜地。哭声在死墓一般的村中飘散着，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像残秋中田野里悲悲的虫鸣。

志河呆呆地走出院子，不禁抬起头来，仰天长啸一声。一口浓浓的热

血就喷出来。

其时，天寒彻，夜无声。

天蒙蒙亮时，志河让民兵把粮食送到了公社，自己去自首。几个年纪大的村民就趴在村头那块石碑前痛哭着，哭声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村中飞来飞去。整个燕家村陷进了惶惶不宁的气氛中，人们感觉到一种比饥饿更吓人的事情就要来临了。

1994年的春节，我面对着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把这段故事对女儿说了。女儿睁大眼睛，问我：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能够如此理性冷静。您讲的是真的吗？

我艰难地苦笑：是真的，的确是真实的，你的姥姥就是在那年饿死的。

女儿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真的是在编造一个神话。或者，她真的不相信曾经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女儿笑着说：我看过一部反映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可是带着愤怒的感情，带着红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粮库的。这篇小说还获了奖的。

我摇摇头：我也读过那部名噪一时的小说，但我总不肯相信作家写的那就是真实的生活，至少在苍山县里就没有发生过那种事件。也绝不会发生那种事件的。

女儿笑了：您别是把记忆中的东西艺术化了啊。您看看当代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您记忆中的是否真实了。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您见过有扫雪的吗？您这些年见过有扫雪的吗？这就是中国人啊。

女儿挑衅的目光盯着我、我哑然。的确，我已经记不清了，从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没有人扫雪了。每年下雪之后，都要出几起交通事故。市委大楼门前，雪仍旧堆得厚厚的，人们连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最为保守的格言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女儿看我怔怔的，就嘲笑着问我：既然那个年代那样饥饿，为什么人们竟能够自甘潦倒，聊以自毙呢？为什么竟没有人破门入户，抢劫造反呢？他们分明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却竟没有互相残害。真是还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

我点头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女儿感慨地说，那个年代的人真是老实啊。如果现在赶上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们还会那样吗？

我看看她：你说呢？

女儿一脸惶然：说不定，我也要加入打砸抢的行列呢。至少要把银行抢了。

我呆呆地，我的心疼了一下子，我看着女儿那张平静的脸，我知道女儿说的是真话。

一句非常恐怖的真话。

我再也无心吃饭了、转身去看窗外工窗外一片白茫茫，路上的雪还没有化。太阳光在雪地上波快地跳舞。果然是没有人扫雪，听说已经出了好几起交通事故了。昨天晚报上讲，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被人杀了，尸体被埋在了雪地里。丈夫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口气淡淡的，好像在说一件小孩子的游戏。我开始恐怖雪，皑皑白雪中竟掩埋着黑暗的凶杀。一种精神的民族的凶杀？

的确，对于这样一个年代，对于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以致于

现在我坐在书桌前，口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竟怀疑我是否真的在那样一个时候生活过。我怎样写那个年代、那些人物？好像真是很难的。那一个年代那些无恨无悔饿死的人们，能否代表中国？在当今热闹的现实景观中，我这样一个回忆，显得那样苍白，而且有毛病。

那一场饥饿，像一场风一样，早就刮得无影无踪了，却让我保持着惊恐的记忆。那一个没有诗情的年代，却让我终生高山仰止。

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破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详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不要总是指责那一个年代吧。不要总是对那一个年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和错误，但是它竟是充满了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以致使我们每每回忆起，总感觉像是敲打一块钢板，叮当作响，激越雄浑。

退一万步讲，我们恼怒那个经常充满了错误和悲剧的年代，但我们总不应该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憎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换句话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那一个人格灿烂的年代，错误地看成精神愚昧的年代啊。

或者那一个年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悲哀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是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今天能够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

或者说，匆忙的当代国人，早已经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已经丧失了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1993年的春节，我一夜无眠，我想了很多。这也许就是我这篇文章的最初冲动吧。

志河带上那些粮食去公社自首了。公社被惊呆了。当下就用麻绳捆了志河，又派人到粮库找到嘴里被堵了破布，被捆成一团的大水，一并解押到县里去了。县公安局就把志河和大水拘押起来，连忙向县委汇报。

县委方书记听到汇报，惊呆了。那是一个公社的种子粮啊，竟敢有人这么胆大妄为，而且还是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干的。反了反了。

方书记是大伯的老部下，当他听到是大伯的堂弟犯的案子时，很是为难地给地区挂了一个电话。大伯接了电话，听得呆呆的，电话里好半天没有声响。方书记颤颤地问：秦书记，您看这事……

大伯猛地火了：这还用请示我吗？这是反革命事件。懂吗，反革命。大伯把电话摔了。

方书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就对通讯员说：你把秦志河叫到我这里来。通讯员就去公安局带志河来见方书记。

两眼没有了一点光彩的志河被押进方书记的办公室。彼此都认识而且熟悉。方书记点点头坐着没动，浮肿的双腿已经很难使他站着说话了。他指指椅子：坐吧。

志河一脸惭愧之色：方书记？我……我真是昏了头啊。说罢，就垂下

头，傻傻地坐在椅子上，再无一句话了。

方书记闷了一会儿，就问了问村里的情况，特别问了问死人的情况。志河一一说了。

方书记不时点点头，最后看看表，就喊通讯员进来带志河回公安局。

志河站起身，闷闷地问了一句：这事我哥知道了吧？

方书记点点头。

志河又问：他说什么了？

方书记哀下脸，没有回答。对通讯员挥挥手。

志河低下头，转身要走，门就开了，就听到有人颤颤地喊了一声：志河。

志河口头看，见是大娘走进来，哀哀地看着他。

志河怔住了，干干地叫了一声：大嫂……头就低下去。

方书记跟大嫂点点头，吃力地站起身，走了出去。通讯员就站在了门口。屋里只剩下了大娘和志河。大娘叹口气：我刚刚听说了，你怎么会做下这等事啊。

志河低下头：我实在不忍看乡亲们饿死啊。

大娘说：你也不是在党一天半天了，现在什么形势啊，修正主义掐我们的脖子，老天爷闹自然灾害，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还不能饿几顿饭吗？挺一挺就过去了吗，总不会比咱们打鬼子那年月难过吧？可你怎么能……

志河垂泪道：大嫂。我已经知道做下错事了，现在悔得肠子疼哩。我对不住村里的乡亲，做下这等坏了村子名声的事情。把这事刻在村前的石碑上吧，让后人知道，饿死也不能去偷啊。就呆呆地转过脸去，看着窗子，有一只苍蝇软软地趴在上面飞不动了。

大娘叹道：志河，你何上是丢了村里的脸面啊，你糊涂啊，你是丢了共产党的脸面啊。

志河身子一颤，呆呆地看着大娘。

大娘看看志河：你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家里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嘛？

志河就湿了眼：日后就靠给大嫂你了。

大娘点点头，怨怨地看了志河一眼，就低头出来了。

志河回了县公安局的看守所。

案子就报到了地区、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开除志河的党籍。移交到法院。过了一个月，就判了志河的死刑，报省高院核准。

枪毙志河的那天，几个公社的人都拥到路边看热闹。人们在传说着一个可怕的故事，燕家村的支部书记砸了国家的粮库，共产党里边出了坏蛋。

老百姓们拥挤在路上，朝着志河指指点点，有人恶恶地骂着。还有人恨恨朝志河吐唾沫。以致开道的警车不得不几次停下来，驱散着人们。

没有开公判大会，原来是要开的。后来方书记说了一句话：乡亲们都饿得走不动了，再弄到一起开会，在冷天里冻着，怕是要死人的，于是，就没有开会。

燕家村没有几个人去看，他们头低着，觉得志河实在是给燕家村丢了人，燕家村的乡亲们日后怎样出去见人啊。有几个老太太那天就在燕子庙前跪下了，饶着香，嘴里喃喃着，似乎是在替坏蛋志河赎着什么罪孽。

燕家村陷浸在一片深深的羞臊之中，他们感觉他们的荣誉一下子被志河毁掉了。悲哀啊。

我没有去看志河，大娘不让我去，我至今后悔，我至今猜想，那天志河一定会在囚车上四下找燕家村的乡亲们。志河一定不放心燕家村的乡亲们的。而燕家村却没有一个去送他。

枪毙志河那天，村外的太子山上，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一直目送着志河上了刑场。看着志河在山下的河坡上跪下，被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又看着我大娘带了几个村里人去替死去的志河收尸。

那人就是我三伯。

志河在看守所里省下了十几块菜饼子和两块玉米饼子。两块玉米饼子是志河临刑前的最后晚餐。公安局的人按照志河刑前嘱咐，给大娘送了去，说是志河让大娘带回燕家村给孩子们吃的。大娘就带回了村子，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欢天喜地不知滋味地吃了个净光。我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吃的志河的上路饭啊。志河是空着肚子走上刑场的啊。

1960年至1961年的两度荒年里，全县共出过三起偷窃事件。除去燕家村这一件村干部偷窃粮库的事件，还有一件石家村的一个叫贺二虎的偷了生产队的几斤红薯干，被判刑五年。再一件是县城的售货员监守自盗，半夜值班时，偷吃了商店的饼子，大概一共吃了十几斤，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天被上班的职工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肚子像一个皮球一样鼓鼓的，他是胀死的，任何一个世界中，都有杂质的，但不能代表这一个年代的人们的精神。至少，我想志河也是没有划出这个精神目的。在那个饥饿作为第一特征的年代，这几起偷窃事件，实在是提不得的了。

近年来，苍山县偷窃成风，于是，防盗们成了抢手的产品。燕家村占河的儿子做防盗门成了大富。去年我回苍山县采访，参观了占河家的铁合会工厂。那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堆满了一律涂着血红色防锈漆的防盗门，上边还画着秦叔宝尉迟恭的神像。占河的儿媳告诉我，他们家已经开始设计装有防盗电子系统带音乐门铃的防盗门了，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订户。我问她价钱是不是很贵？她狡滑地笑笑说：当然很贵的，因为还要装非常豪华的进口锁。我问：真的有人买？她告诉我，这东西现在很走俏，苍山县共有十几家这样的工厂，没有不嫌钱的，很受一些有钱人的欢迎。她让我在报上给他们吹一吹。

就算做广告了。我点头答应了。

我回到报社，没有写这篇稿子，我想了很多。在那个荒年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防盗门这个东西的。那真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啊。那些精致结实的防盗门，能说明什么呢？

我不能不提及另一个数字。今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建国后的历史最好水平，而这个水平的背后，是全县偷盗成风，仅燕家村，就有二十余人因偷盗被逮捕。1993年，全县出现刑事案件两千一百多件。其中盗窃案一千三百起，包括入室抢劫杀人案37起。我从这些数字的背后，看到苍山县于民当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变得硬实了，凶悍了，骄横了，他们不要任何制约了，他们重新选择了一种行为准则，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带刀上路，大步疾行。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燕家村似乎一下子被泄了元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志河的事情，够燕家村人脸红几辈子的了。村头的那块石碑，不知道被谁涂上了一层黑黑。耻辱深深地击中了燕家村人的心脏。燕家村的人在饥饿面前的镇定，已经做

到了极致，村头的这一块石碑，为燕家村的历史提供了约定俗成的生命前提，没有这一个前提，燕家村便无以构成，燕家村便无以自存。而志河这个孽障，竟然背弃了这一个生命的前提，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扎了一刀啊。燕家村人的心里在滴血，这是比饥饿更加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啊。

志河死后，志河一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任谁去喊，也不开门。后来，大娘让人送去一些用树叶子做成的饭团子，送到他家门口，却也不见他家人出来取。半个月后，大伯回来，让人砸开了他家的门，就见志河的媳妇和三个孩子都死在炕上了，是活活饿死的，他们是默默地死去的。即没有一点点的表演的意识，也没有一点点抱怨的情绪。他们死得是那样透彻。

1988年，我回到S县采访，见到了县里著名的乡镇企业家日二喜。田二喜也是燕家村人，他盛情款待了我。酒席间，提到了那个可怕的荒年，田二喜向我说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那年志河弄回了粮食，他们也被喊了去，田二喜的父亲田成杰不敢相信，志河肯把粮食分给他们这样的地主分子。那时田二喜才十三岁，胆怯地跟在父亲身后，志河声音哑哑他说：拍你们家那一份拿去。

田成杰害怕他说：乡亲们都不敢要，我也不敢要。

志河叹道：你不要管他...，他们有原则的，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

田成杰声音弱弱地：我家是地主啊。

志河苦笑道，那是以俞的事了，你家现在也一样挨饿哩。娃儿还小，都是乡亲哩。

黑黑的夜色中，田成杰就贼贼地背回了那十斤玉米。

说到这里，田二喜嘎咽了：没有那十几斤玉米，他们一家人活不到现在：而且，他不敢相信，志河一家会活活饿死的。他说，他父亲回到家，整整哭了半夜，对全家人说，不要忘记志河，不要忘记.....

田二喜对我说：你要写写志河啊，那是二个怎样的年月啊。

我含了泪：我写我写。

1961年春天，灾荒仍旧威胁着苍山县。县委方书记万般无奈，咬咬牙，就到燕家村找我三伯，求三伯到省军区，找当时的省军区的司令员赵勇求救。赵勇是三伯的老战友，曾在苍山县打过游击。方书记是想动用三伯这个老关系，弄一些粮食回来。

三伯听罢方专年的意思，就叹道：部队的日子也紧得很啊。方书记垂泪道：我知道，我们是种粮食的，怎么好从部队的嘴里掏口粮啊。可是我真是看不下去乡亲们.....

三伯长叹一声，就随方书记去省军区。

赵勇黑瘦瘦的，显示着灾年的特征。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方书记讲述苍山县的灾情。

他的眉头一直紧紧锁着，一支接一支吸着特供的劣质烟，不时咳出黑黑的痰来。当听到县里饿死了那么多人，赵勇哭了，手颤抖着，猛地把烟在手心里捻死，唬地站起身，对方书记摆摆手：你别说了。来人。

一个警卫员走进来。

赵勇说：把军需处长给我喊来。

不一会，瘦得像豆牙菜似的军需处长进来了。赵勇没说话，示意他坐下。军需处长就坐下。

屋里很静。谁也不说话。赵勇就接着闷闷地抽烟。满屋子的烟雾，只听到赵勇不时的猛烈咳嗽声。方书记不安地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他看看三伯，只见三伯仰靠在沙发上，已经是珠泪滚滚了。

军需处长坐不住了，问道：司令员，有事吗？

赵勇不看军需处长，眼睛闭着：我私人跟你借些粮食，你要大方一些了。

军需处长一震，看看三伯和方书记，方书记埋下头，三伯一声不吭，似乎睡着了。

赵勇说：我请你调拨给苍山县五十万斤粮食。

军需处长身子一怔，忽地站起来，空空的目光看着赵勇，没说话。

赵勇睁开眼睛，看着站得笔直的军需处长：你听到了没有？

军需处长点点头：听到了。

赵勇声音于涩他说道：那你就去办吧。

军需处长脸色就白了：司令员，这，这，军粮动不得啊。

赵勇硬硬地扔出一句：出了问题我赵某去顶雷。

军需处长还是一动不动，额上逼出许多细汗，脸更加惨白起来。

赵勇声音就有些沙哑：国法、天理、人情啊。我赵勇今天至少占了后两条了。你应该记得，那里的老百姓当年是怎样支援革命啊。那年月为了部队，乡亲们死了多少人啊，现在解放了……赵勇说不下去了。

军需处长身子微微颤了，向赵勇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脚步沉沉的。

方书记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浮肿的双腿一软，就跪在了赵勇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赵勇腾地火了，骂道：你这是干球什么嘛？

方书记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连声喊道：谢谢了。谢谢了啊。

赵勇转过身去，眼睛盯着窗外，久久没有回头。窗外的树叶已经绿了，熬过了一冬的生命似乎正在悄悄地复苏了。

三伯看看方书记，站起身。方书记会意，低低的声音说：赵司令，我们回去了。

赵勇闷声对三伯道：老秦啊，回去代表问乡亲们好；把这个灾年过去，我赵勇要到苍山县去看望乡亲们。这五十万斤粮食，实在是不多啊，可是我赵勇就只有这一点能力了，让乡亲们咬咬牙吧。说着就转过身来，已经是满脸的泪了。

三伯凄然一笑，你已经尽力了。我听人讲，分家乡的人来求你，你一斤粮食也没给啊。

赵勇眼睛上红，泪又落下来，长叹一声：我这个官，不是为家乡当的啊。你们快走吧，不然我冷静下来会后悔的。

赵勇病逝于1982年，时年七十九岁。他至死也没有到苍山县来看看。

五十万斤粮食，对于几十万人口的苍山县，无异是杯水车薪。但是，它毕竟救下了几十万人的生命。那个瘦成豆芽菜似的军需处长，同时还调拨了三十万斤饲料。军需处长亲自押解着这批粮食，和方书记一同到苍山县。走到县里，把粮食卸了，军需处长眼睛潮潮地说：我回去了。

方书记和三伯跟军需处长握握手，目光哀哀地着着军需处长远远地去了。

后来听说那个军需处长在“文革”中该人整死，罪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军用粮食和饮料。他到底也没有出这一切都是赵勇的指示。而且这批调拨粮就没有赵勇的签字，或者那个精明的军需处长当时就想到了最后的结局，竟没有让赵勇留下一点痕迹。

五十万斤军粮和三十万斤饲料运到了苍山县，县委星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伯和几个地委领导也被请来，大伯听了方书记的汇报，就苦笑道：粮食是你们苍山县搞来的，可是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别的县挨饿啊。全局一盘棋嘛。

方书记点点头道：当然。

于是，重新划拨这五十万斤粮食和三十万斤饲料，最后分到苍山县头上，只剩五万斤粮食和三万斤饲料。后来有人感慨他说，苍山县在那个时候献出了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近乎贡献出了几千个生命啊。这是何等的气魄啊。这是一个处在极致，超越了界限，不近乎人情，近乎于愚蠢的故事，今天读来并不会使人快乐，让人听后有一种难言的悲怆，让人听后会永远感到今人的低下，我不得不在这个气壮山河的数字后边提及另一个让我气短的数字。1993年，苍山县工农业总产值，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而这一年，苍山县对希望工程的捐款，却平均每人不到一角钱。而这一年的公款吃喝费用，却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我富裕了的苍山啊，远远地走出了饥饿贫困的阴影，脱去了上布的衣着，换上现代的西装革履，却如何竟站在了一个十分弱小和蒙昧的人格水平上了。仓廩实而知礼仪。我几次想起这个古老的历史命题，果然是这样吗？我深深地困惑了。

大伯带着那四十五万斤粮食和二十六万斤饲料走了，只剩下了苍山县委一班人仍在连夜研究余剩的粮食和饲料如何划分。

方书记想了想说：县委县政府和各区乡的干部都划出去，一份也没有，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我。说罢，他那浮肿的眼睛，四下扫视着会场，扫视着那一个个脸上全是菜色的干部们。

会场上一片寂静，只听到一片沉重的喘息声。

窗外，早春的寒风扑打着窗子，发出尖尖的啸声，揪得人心紧。

方书记艰难地笑笑：散会。

1960年至1961年，县委和各公社的干部们没有吃一点额外的粮食，是否绝对，至今苍山县的老百姓都这么说。西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刘春华的老婆玉秀，是刘家村的妇女队长，到公社开会时，因为惦记丈夫，就把自己早上的口粮——两个菜饼子省下，给刘春华带来了。刘春华带咽得下去嘛。

玉秀看着丈夫，转身流着眼泪走了。刘春华的老娘和不满一岁的儿子，就是那一年饿死的。刘春华却硬是从每月已经减到了20斤的口粮里，每月都省出几斤，给了村里的五保户张寡妇。张寡妇由此又活到1976年。临死前，她仍喊着刘春华的名字。是时，县办公室主任刘春华正在戴着高帽被红卫兵押着批斗呢。

1989年，任县委书记的刘春华，因为贪污公款三十八万元，被判刑二十年，给他送过菜饼子的玉秀，在县煤建公司当副经理，也因受贿索贿被判刑七年。据报上披露，刘春华家的一间空房子里，堆满了成箱的罐头，高级营养品，成条成捆的高级香烟和成箱的名酒。一个为了解决工作的临时工，为了转正，家里的房子拆掉变卖了，给玉秀送了礼。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曾去狱中采访过刘春华，他不认识我，我讲了他当年的事迹，他突然埋下头，

无声地噤了。两肩颤拦着，像两片寒风中的枯叶。我发现刘春华的头发已经白了，我一阵恍惚。想象不出当年那个每月从嘴里省出几斤粮食的刘春华是什么样子的。

狱中的控视室里，不时有风悠悠地吹过。我抬头看看，是那扇小铁窗开着呢。几根锈蚀的铁条威严地竖着，让人感觉思维在这里会变得单调乏味。我再看看刘春华那一头白发，知道这个老人将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了。我希望他能对我讲点什么，或者说，我暗暗希望他能对那个年代再说些什么。

刘春华突然抬起头，挥挥手，无力地说，你走吧，我什么也不想讲。说罢，就转身回号子去了。我起身盯着他那有些驼背的身形，恍惚间似看到一片精神的废墟。这似乎不应该是刘春华一个人的变节，一个人的异化，而是一种当代文明对生态愚昧意义上的可悲的认同与回归。我不禁心中一阵慨叹。昔日的光荣已经成了嘲弄。文明的精神已经被这种回归打得落荒而逃了，苍山县已经开始容忍邪恶，已经无视暴虐，那一度辉煌的精神已经被撕成了碎片，任大大小小的刘春华们搓捏着和践踏。

这似乎不是刘春华一个人性格的转变，背景竟是相当的深刻。深刻得让人心中滴血。

那天，苍山县委宴请了我这个记者。我是被一群政府官员拥簇着进了一家豪华的饭店的。我记得那天上了许多我没听说过的菜，鸡鸭鱼蛋都被做成了我很少见过的表情和姿态端上了桌子。五粮液和外国洋酒也前呼后拥地挤上了桌案。我看看那些红光满面的官员们，我估计如果再发生什么荒年，他们是绝不会在吃上出问题的。我那天喝得多了些，席间去小解。路过后堂的时候，见到两个老乡正在拉泔水，整盒的米饭和肉食就呼呼地倒进了泔水桶了。其中一个年长一点的老乡把一些整盘的米饭和馒头倒进了一只门袋中，我问他这样分开做什么用。他笑道：拿回去让家里人吃呢。

我好奇地问：现在吃的还紧张吗？

老乡苦笑一笑：我是那年月饿怕了，见着这糟蹋东西，心疼哩。

我怔怔地看着他...

老乡自嘲地笑笑：我这人没出息哩，没出息。

采访完了刘春华，我离开了苍山县。路两边盖起了一排排的商店和饮食店，一些招客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路边拦截着来往的车辆。我听说这一带卖淫的事情很多，还常常发生抢劫的案件。这些商业建筑的后面是田野，田野里麦浪滚滚，我打开车窗，深呼吸着浓郁的麦香。我竟嗅出了一种腐烂的气味，我闭上眼睛，车子已经走出苍山县很远，我暗暗叮嘱我不要回头去看，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了，当我扭过眼睛的那一刹那，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我蒙蒙的泪眼中，似乎看到了一片昨天的废墟，我耳边传来路边酒店中放出的摇滚的强劲音乐。是一个时下很是走红的歌星在呼嚎着。我突然想到，也许就在这种现代人醉生梦死的喧嚣中呼嚎中，昨天的废墟才显得雄浑，那是辽阔，那是久远，那是高贵而悲壮的光芒，那是一片由骇俗的美引起的久久震撼的遗址。

